華人的公民教育手冊 (從中國統治體制開始) (臺灣版)

(VER: 2013041700)

作者:鄭立(chenglap)

網友「明日之後」…

編者:另有其人

目錄

中国	國篇	基	本政治運作篇	
中國	图的統治方式 頁數	公		頁數
- 5	图的統治方式 頁數 利用民族差異性維穩1	-	· 氏義務 國家的定義	29
_	中國的共和政治與民族同質性2	-	政治的定義	29
- 3	愛國主義的愚民模式3	-	民主的作用	30
		-	選舉青仟	30
政治	計的專制	_	政治冷漠的災難	31
- 7	權力與專制4	_	理性的選舉原則	31
- 3	專制與民族主義5			
- 3	專制的共產黨6	民	主社會的特質	33
龐大	、領土的政治結構	귮	治發展要素	
-)	龍大的中央集權特徵7	-		34
	晃力统── 7		政治人才的基本條件	
_	中國民主化問題8	_	以/11/2/11/空平际门	50
- 3	獨立的或然性9	纽	袖模式	36
		梅	力運作	37
國家	?、文化與國族主義		/J/座 F 黨輪替	
-]	血統論與國族主義10		.主運作	
- 1	中華文明的真義11		二连[F 會運作	
- ,	身份認同的轉變12	政	曾進下	40
- /	愛國精神的真諦13			
大中	¹ 華主義	華	人社會	
-	大中華的地理政治結構15	_	官僚制度	41
-	大中華的文化策略15	_	人才與官僚 改革與官僚	42
-	大中華的破壞性17	_	改革與官僚	43
-	新的中華論18	_	經濟觀的思維改革	
			• 經驗主義主導的經濟觀	44
	雄性力慾		• 錯誤經濟觀與就業問題	44
- 1	個人崇拜與精神信仰19		• 傳承創新觀念	46
- 5	科舉與權力慾20	_	華人的養老觀念	
- 4	統治非自治的社會21	_	華人的教育觀念	49
- 7	權力的咒詛22	_	社會運動及憤青	
	. P.P N. Halle P.E. area.		英雄主義的禍害	52
東方	页的文藝復興		 革命與憤青的破壞性 	
- ;	黑暗時期的中國24			
	西方的分裂26			
-	正面歷史觀對文化進展的重要性28			

目錄

臺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學篇 人的歷史與身份認同 臺灣的身份認同 一 臺灣人的身份認同 一 國民黨時期的皇民化運動 國民黨起源、奴化教育及統治 國民黨與原住民關係 一 國民黨與原住民關係 一 實例:南北韓身份認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58 - 59 - 61 - 63 - 63 - 66 處 理 - 67 - 67 -	臺獨與民進第臺獨與港獨記臺灣與港獨立國與港獨立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	基 取向 外界支援 以釣魚臺為例) 彎的價格 問題的方針 巷的關係 巷共同利益	85 86 87 88 90 91 92 93
- /	的勞動力及生產力 產業的保護主義 工業化教育的問題 西方的創意教育	70 - 71 -	盟友的選擇	的感情 (日本) 取的	94
- 臺灣 - □ □ □ □ □ □ □ □ □ □ □ □ □ □ □ □ □ □ □	的多元化產業 臺灣產業需創新 重拾對創新冒險家的信任 的保衛意識 臺灣的優先主義 中國經濟崩潰所帶來影響 中國戰爭 中國戰爭 臺灣的軍事防衛策略及方針 關係	74 75 76 76	日本憤青與《 臺灣與香港的 泰國的外交》 美國與中國的	論 浸華戰 的誤會 策略 的經濟分別 的流動性	99 104 108 109
十室	爾尔 臺灣的大陸策略8	80			

中國的統治方式

利用民族差異性維穩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 他的運作方式和民族國家是不一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帝國, 跟俄羅斯帝國, 大英帝國的本質一樣。

中產階級興起之所以能爭取政治權力,是因為那個地方的經濟本身依賴中產階級,一個國家 同質性高,夠小,才會變成這樣的經濟。而這樣的國家,早在變成民主之前,社會早已接受了民 權等概念,在走向民主之前,便先進入開明專制的時代。

但在一個帝國,中產階級本身的同質性不高,那意味著,根本就不會形成一個所謂的中產「階級」,會有很多中產人仕存在,但他們之間互不認識,思想南轅北轍,往往只是一些權貴的附庸,這根本就不會形成任何力量。

帝國的皇牌是在於「地大」,你一個民族國家,可以產生一次全國性的動亂,癱瘓政府的經濟和軍事迫他們讓步。但帝國卻永遠有一些地方,還是能調動軍隊和維持經濟,他們大可以調一支遠方跟你語言不通,文化不同,毫無感情的軍隊來鎮壓你,因為地大,所以中產階級是永遠不可能產生足夠動搖體制的力量的。

帝國為何對於改革總是那麼困難,那是因為帝國「永遠有些地方是落後」,而落後的地方作為帝國的一部份,必然是帝國對抗改革的堅定支持者。帝國的邊緣總是面對惡劣的環境,強大的敵人,這些邊緣地區需要一個強大的帝國作為靠山去對抗他們的近鄰,所以一旦帝國內部產生變化,這些地方就會變成反對改革的先鋒。

所謂中產階級,興起的是哪裡的中產階級?廣東的中產階級興起了,能夠令北京民主化嗎? 北京的中產階級興起,能夠令北京的解放軍不敢鎮壓當地的中產階級,但卻完全不妨礙四川 的解放軍來鎮壓天安門。

今天也許四川的解放軍也不行了,但如果今天再有一次天安門,你調新疆的軍隊來鎮壓,他們絕不推辭。他們可能也會懷疑殺民眾是不對的,但對比起讓帝國政府倒臺,新疆失去後援的風險比起來,殺一群北京的民眾絕對是小事。

帝國就是靠這樣不同地區的利益衝突去統治的。

民族國家只有「一個世界」,帝國卻是「多個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部並不是一個世界,而是多個世界。不同世界的中產階級是聯合不起來的(雖然今天有網絡這玩意),所以體制要從這方面瓦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你會發覺歷史上的帝國,面對的都是長久的衰亡過程,而帝國的改革成功,往往是在被剝手剝腳,剝到只剩下少量領土的情況下才成功。

因為那個被分割的過程,其實是增加帝國中央中產的力量比重,減少那些可以從帝國其他部份拿來對抗改革的資源。帝國本來就是「不屬於人民」的,維持帝國的是威信,人民崇拜的是帝

國無可置疑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所以,要動搖這些帝國,唯一的方式就是動搖帝國人民對這些 實力的信任。就像香港人對英國人的想法一樣,我們不會很喜歡英國人——不過我們信任英 國那些討厭的傢伙可以保護我們,那就變得不那麼討厭了。

所以你**要動搖中共,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讓他們去打一場境外的戰爭,然後輸掉。哪怕這場戰爭當中,國家不丟一土,**帝國不像民族國家,民族國家可以連戰連敗,但帝國的威信一旦受到損害,就很難復原。

帝國的國民永遠是高估了帝國的政經實力的,但只要不被考驗,帝國的真正實力永遠是謎。只要維持那是謎,就可以繼續安然統治下去。

簡單來說,如果二十一世紀是個和平的世紀,一黨專政就不會結束。那你覺得二十一世紀是和 平否?

中國的共和政治與民族同質性

至於民主之所以從未萌芽的原因,在於中央王朝一直都是龐大的帝國,管治多個地理、語言、文化都不同的族群。

大家的利益和身份認同全部都有衝突,他們寧可聽從一個強大寡頭的中央去保護自己,山高皇帝遠,如果是任何形式的共和政治,前提是民眾和政治者之間能互相認識,這對於同質性極低的中華王朝來說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英文的話,加拿大和澳洲同質性高於南北漢人吧!

大陸比臺灣大得多,同質性也低很多,經驗不太一樣。有很多地方是絕對不能用我們身處地的 常識去理解。比方說我們所處的地方宗教衝突很弱,某些地方卻是死人。高原的生活頭腦昏沉 迷糊,世界觀也跟我們有很大分別。我們這些「海岸居民」是理解不了高原的世界的。 同樣,他們也不會很理解我們,要時刻記著這一點。

有些地區的居民,連虜色瞳色也不同。 再加上大**陸有很多人的意識形態還停留在十九世紀。 這會使問題變得更複雜,更容易涉及暴力。**

愛國主義的愚民模式

愛國主義乃至高道德觀,只要你愛國,強姦搶劫偷竊欺騙殺人皆小事也。

因為相信愛國是最高道德。社會道德層次低下的人,最喜歡自稱愛國,和把自己的行為稱之為愛國。用愛國這種最便宜的道德(不用出錢不用出力,罵人就可以達成),試圖去抵消他們自私,貪婪,橫蠻,霸道,心胸狹窄,無知。

愛國是指愛這國家每一個個體的生命、文化和尊嚴,而不是愛那個虛幻的巨大權力。可惜的是**愛國這個字可能太早進入中華文化**,它只得到其外形而沒有內涵,大家愛的東西跟「大清」「大明」沒甚麼分別,那就是一個強大的帝國影子。

愛國是有用的,但不用鼓吹愛國或不愛國,愛國就自己默默地去付出,做了之後國家是受惠了但自己則沒重要性,沒必要自己稱自己愛國或者說自己是愛國者,也不必說自己的行為愛國。 另外,也不會批評別人的行為就是不愛國,或者用愛國迫使別人做事。

愛國並不是一文不值,只是愛國跟一切道德一樣,只是用來實行,不是用來說的,<mark>更不是拿著來要求其他人服從自己命令和主張的。</mark>

未有國家之前已有人類,未有國家之前已有正義之心,但是,未有國家之前卻不會有愛國主義。

把(愛國)這變成全人類都必須接受的第一信仰,那就是宗教化。

國家只是人類的工具而已。像電腦,手錶,廁紙和安全套差不多,安全套是很有用,但不要跟安全套戀愛。

政治的專制

權力與專制

很多人理解中的專制是:

一個不可動搖,只要最上層的人下命令,全個體制裡上中下遊的人只要不宣告「叛亂」這指令都會如命令實行。好像玩文明帝國或者三國志那樣。

現實的專制是:

一群人數上不多,而利益一致的團體(例如王族,貴族,政黨,教會,軍隊等),透過掌握委任公職的權力而集中全社會的權力,體制因為一直能保障這些人的利益和權力而被支持及存在。

專制並不是一個單體意志的無限伸張,專制還是建基於「群體利益」之上,只是那不是「所有人」的群體利益而已,大家會支持專制是因為專制同時也在保障自己穩定的權力,收入和社會地位。只要這條件對當事人來說不成立,專制就會立即分裂瓦解。

而這些利益一致的團體,往往是源自建立政權時有貢獻的人,讓他們成為特權階級並不是因為當事人的興趣,而是「報恩」,比方說政黨或者軍隊,別人流血流汗幫你打江山,結果就是要在成功的時候把成果分享給他們。例如封地,授田,地產,戰利品等,不然軍人為甚麼要打仗?

專制可以從特權階級中,一群打倒另一群,或者特權階級本身隨著時間慢慢被不同思想和利益團體滲入而分裂。

卻不是你說要踢走他們就能踢走的,權力不是你說交給誰就誰,你敢亂動別人的「報酬」,結果 就是你第一個被踢走。

為了維持權力,很多事情是必要的,問題是,維持權力本身是否必要的?

背後的邏輯是,沒有這樣強大的權力,世界就會亂,所以必須維持一個巨大的權力,避免世界變亂。但令世界變亂的人,通常就是想要掌握更多的權力的人,所以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所有政權都不是善男信女。

自己的國家的統治者,和外來的干涉者,都是一樣。沒有分別。不會因為他在統治你,就變得比較親。沒有這回事。對我來說,雙方都是陌生人,都可能是盟友,可能是敵人。

只要我們有價值存在,所有利益相關的人都會來干涉,跟民不民主沒有關係。

專制和民主之間有一條很明顯的分界,而且是兩條互斥的。

如果心底裡認為人民屬於國家的,而國家則屬於某個定義下的菁英,只有少數最聰明的人(不論這是否客觀事實),才有能力和資格去看到正確的事情,而其他人全是盲目的蠢蛋。

那麼,那個人就算生於民主社會,最終他也會認同專制。

如果心底裡認為國家是屬於人民的,而菁英也不過是凡人,他們在個人而言也許有專業所長,但是沒有一個單一的個體,有能力知道最正確的方向是甚麼,最正確並不存在,再聰明的人都有錯的可能性,我們能選取的並非最正確,而是最少人反感的方向。

那麼,即使那個人生於極權社會,他未受任何民主教育,他早晚也會產生民主或類似民主的思想。

所以即使有一個民主制度,也不會妨礙希特勒的產生,當一個社會普遍相信大家都是愚蠢的,依賴菁英的話。這個社會無論在甚麼制度下,都必然走向某種專制。

專制主義者不在乎參與一個有選舉制度,但是他們認同的菁英永遠勝利的選舉體制,那就算有選舉,也跟民主沒甚麼關係。而最理想的是他們也可以對外宣稱他們有選舉,有民主,只是那是一種「和別的國家不同的民主」而已。

專制只能夠指導一群不清醒的民眾去依自己方向做事,卻使民眾更為沉醉於不切實際的國家主義當中。

專制與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本來就是為了「分裂多民族帝國」而弄出來的思想,換句話說,民族主義等於分離主義。

這是我一向都不說「中華民族」的原因,我覺得這是一種欺騙,總會有人了解到這概念本身的矛盾。我寧可開宗明義的說,我們之所以應該是兄弟,是因為我們都繼承了古中華文化的美好遺產,而因為這種遺產令我們更能互相理解,文化上大部份共融,而使平等合作變得可行而且合理。

我從來都沒有用「民族」這個大旗,去申張別人必須要跟我成為盟友,服從我們的命令,我認為這不是王道,而是霸道。我認為同樣繼承中華文化的其他人,並沒有必須服從的義務,但如果我們相信中華是美好的文化,則大家一直繼承了足夠合作的義理和感情。而不是宿命與義務。

特別是,當這說成是宿命論,義務論時。最後的結果,就是很多人要無條件的貢獻自己的財產和故鄉,最後自身的尊嚴卻被出賣和摧毀,然後淪為某些權力者令人側目的巨大利益。因為我

們對貧者和弱者講他們無條件的奉獻,而對強者和權力者,則不斷鼓吹他們神化式的偉大,我對此抱很大懷疑。

若人與人是平等的,人應該自願和在對對方有情下,與其他人類合作共存,而不是運用信仰的 大旗去壓迫他人成為自己的手下。

若愛國是一件善事,則行善不欲人知,因此,所有高調的愛國都是偽善。

因為這世界有「統治的權力」這種美好的誘惑。民族只是爭取這種權力的藉口。

專制的共產黨

一個政黨會變成怎麼樣,到頭來還是看裡面有些甚麼人和甚麼想法,任何一個政黨灌進了一堆實責之後,不論他本來是甚麼,最後都變成一黨專政的法西斯。

畢竟沒人在意自己加入的是不是共產黨,大家在意的是用甚麼方式令自己可以自動被視為偉大光明正確。又或者在意的是怎樣可以在不需要取得當地人的信任下,擁有某地的權力,又或者在意的是怎樣將一堆意見打成「有些想法無論如何都需要消滅」,有這樣的人就有這樣的黨至於那個黨本來的意識形態怎樣都沒有重要性,有絕對權力就可以將東西曲解。

就算將來有一天你打爆了共產黨,建立了一個,比方說中華聯邦吧?如果人沒有變,權力架構 還是中央集權,大家的想法還是覺得「有些想法是大逆不道」的話,那麼玩到最後還是會變成 內容相同的東西。名字不那麼重要。

就算共產黨下臺了,構成這政權的人,態度,文化和行事方式還是留存。它會重新形成另一個 不是共產黨,但是行為上卻沒有很大分別的新力量,然後問題沒有解決過。

與其說是文化決定論,不如說是,重點根本不在於擊倒誰,邪惡就像霉菌一樣,只要你的環境 適合它成長,你把那東西洗掉之後還是會重新長出來。

共產黨只是一個結果,而不是一個原因。共產黨也是慢慢演化成今天這樣,而不是一開始就是 這樣。一個建立良好的社會的方案中,故可摒棄他們,但說**消滅共產黨就能建立良好社會則不** 然。

共產黨並非唯一專制或者殘暴的政權。在共產黨之前會有這樣的政權,共產黨消滅之後還是 會有。以俄國為例,共產黨之前的沙俄,也不見得好到哪裡去。

龐大領土的政治結構 龐大的中央集權特徵

巨大的領土最終的結果,是形成一個更無可匹敵的中心權力…然後,人民相對更渺少,更無力 更沒有尊嚴,可是我們卻必須出賣自己的性命,幸福和財富,去讓他們得到更多的領土,把我 們的血汗說成是他們的歷史大功。

人民滿足了皇帝和官僚的所有願望後,並沒有得到安居樂業,甚至也沒有能吃飽,他們只會提出更多的願望。而他們自己也陷入爭奪巨大權力和財富的修羅場,不斷鑽研權術,鬥爭,這種願望有何滿足的價值呢?這只會把人類拖進更黑暗的紀元中。

所謂統一,就是將已有權力的勝利者的權力繼續強化,因為再也沒有任何東西能牽制他們,最終的結果,就是大家連跟他們議價的能力也完全喪失,成為奴隸。

不同語言,不同生活習慣,只是置於同一個政治體制下,不能就這樣視之為民族。大英帝國統領澳洲加拿大和英國,大家都說英文,信仰相近,意識形態相似,那也不是同一民族。但中華是很草率把整個觀念套用了。

或者簡單一點,有些人本來就沒有統治這麼多的人口,這麼大的領域的度量,結果表現出來, 他們自稱大國,實際上他們的能力就只具有理解和容納像韓國那種語言和民族單一的國家。 就像小學生做不了試題就抱怨試題太難一樣,不是試題太難吧?

暴力統一

中國的統一是由暴力維持的,各民族和各團體之間並無一起相處的共識,只是被迫生活在一起而已。一旦暴力衰退,積壓已久的怨恨就會反彈,和平分離還好說一些,如果硬要統一的話,血流成河是必然的。蘇聯解體算是十分平和了,各民族大體上做到了友好相處。南斯拉夫則不然,彼此廝殺,慘烈無比。

目前的暴力可以維持統一,可暴力總有一天堅持不住,那一天來得越晚,積怨就越深,反彈就 越厲害。換另一個方案,立刻給大家選票和民主,就算這樣也已經太遲了,大家早就失去了互 信基礎,民不民主都一樣討厭對方。

中國民主化問題

中國大陸…一旦民主化,第一個面對的問題,一定是有一大群人的利益受到另一大群人的挑戰問題也很簡單,那不是「民主和專制」這麼簡單的問題,那是「對自己有利的專制」和「可能對所有人較公平但會損害自己已有利益的民主」的問題。

專制不是出路,問題早晚還是會出來,但專制是當你沒去想這些問題有多嚴重時,一個暫時把 問題無視的制度。

我想至少大陸的民主人仕要認識到,十二**億人規模的普選選出一名總統,這件事是沒有意義的-----**而知道為何是沒意義時,這個地方(省市)的民主才算是萌芽。

中國大陸的規模遠比這巨大得多,這是一個有多個中心點,多個經濟體的帝國。你有甚麼辦法製造一場「從北京、南京、上海、廣州、重慶…」等多地一起聯合行動的「革命」?

我看是沒有吧,若沒有聯動的基制,又何來的集體行動。依賴隨機的,個人自發的,內鬨的機會 比聯合的機會大得多。如果有那麼強多地域的聯動能力,那已經是一個強力的政治組織。

根本就沒有這種組織領導者,革命需要建基的是強大的組織。

···無論怎革命也好,也是一群集體利益者對抗另一群集體利益者,沒有革命會創造一個公義 和平等的世界···就算真的有革命,結果只是有另一群人得到某個集體利益···

至於民主,我想在有甚麼革命之前,有多少人理解民主怎運作才是問題吧?如果大家都不了解怎運作,那最多只能產生名字叫民主的非民主政府吧。

這麼巨大的帝國是不會因為民權運動而民主化的。帝國只會瓦解、分裂,卻不會民主化,在這土地上重建那麼幅員巨大的權力,唯一快速的方法也只有把帝國結構大部份接收回來。

我認為先有民族主義產生(用大陸的說法就是分離主義),然後才可能有民主化,所以基本上我 認為大陸沒甚麼民主化的可能性...

把一個十三億人的國家弄成一個「共和國」,本身是很奇怪的想法,會最終必然會產生力量過 度強大的權貴家族集合體,而摧毀一切的政治成果,並產生難以動搖的家族性經濟控制,腐爛 這國家的根基。

獨立的或然性

我相信有一天廣東要是獨立,那並不是自身主動導致的結局,而是周遭的形勢惡化下不得不 選擇的,一個處理周遭問題的方法。當世道越惡劣,你就會發覺別人會越來越無視你的權益, 而保護你自己的權益的,只可能是自己時…那你就只有一個選擇了。

假設嶺南會有獨立這件事,那麼,一定是在一個痛苦而且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發生的…那不會是喜慶的事情,至少在一個短期內,建國者要承受的是極大壓力和痛苦。但如果世界真的變得惡化了,這件事只怕也是不會可以避免的…那是建立一個新世界必經之路。

國家、文化與國族主義

血統論與國族主義

人的認同本來就是建立在記憶而不是血緣,政治上的歸屬或甚麼千年歷史這些東西。

人的認同建立於他那短暫的人生。不是一些百年,千年前的事情。生命的體驗才是身份的源頭而文化和生活環境構成了體驗的大部份。

外省人和本省人,本來是不同的民族。但這兩三代共同的生活環境而變成「臺灣人」此一新民族 何須用血緣來互相排斥?大家同是臺灣人不因為祖先而因為童年。

每次看到這種 DNA 理論我就火大。那是不斷力求將人類退化成無感情的動物。連牛和貓狗都不如。

牛和貓狗尚且能與人類日久互有感情。**人類卻以為自己的親疏是取決於 DNA**。要把人類賤賣到甚麼價錢才甘心呢?**人類就是相信這種蠢觀念才有世界大戰**。

站在我的立場看,"華人"是文明圈,這跟地緣或者血緣兩者是無關係的,一個能夠寫中文文章,使用中華習俗的白人,或者黑人,我會視之為"華人",一個從少在美國長大的人就算祖 先來自大陸,我也視之為"美國人",因此是文化圈而無地緣血緣性。

廣泛一點說,漢人是一個泛用詞,不同時代的性格和文化特質都有很大的差異。

或者這樣說,自從明朝之後,漢人的思想是被權力主義所鉗制的,在清朝是更甚,「有權者就是正確的」的思想的確壓抑了很多道德觀念。

漢人是文化性的,並不是民族性的,基本上,漢人最客觀的定義應該是「接受了科舉文化的任何人」,因此,舉個例子,一群白人如果願意接受科舉文化,那麼他們也算是漢人。

漢族本來就算不上學術意義上的"民族",只是一大群被征服者的集合體,其間語言、血統、體貌千差萬別,共同點是都被大一統政權長期有效地統治過。

基本上大陸流行的說法是:

身份基於血緣。你的祖先是誰,你就是誰。

你是漢人,所以你的祖先是漢人或者已被漢化。你沒有選擇。

而在大陸以外的說法是:

身份基於個人認同及文化。你從甚麼環境成長,使你認同甚麼文化。你認同甚麼文化,導致你是甚麼人。即使有很重先天環境影響,但這並非天定的。

中華文明的真義

中華是文明,只要一天還是有人能在生活中使用漢字,讀懂我們過去的文化藝術,那麼,中華是不會滅亡的。就算我們不在地球,在另一個星球,我們也是中華文明的子孫。**延續這種東西才是我們作為中華文明一份子該重視的事情,而不是政治上的統治權。**

就說國家認同方面,大陸的理論是「漢人 => 擁有漢族血統 => 漢族 => 漢族就應該被統一」

臺灣的問題正正是接受了這種理論,很多論述都是依著這規則來說,舉一個例子,強調臺灣人有原居民的血統,去對抗漢族血統論。又接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人的民族國家」,結果為了肯定自己的身份,不能稱對方為大陸,對方是中國是因為我們不是中國。

這些全都是建立在對方已歪曲了的論述上,也就是走進別人的遊戲規則裡,就產生了自身的 矛盾。對方的論述本來就不合邏輯,而跟隨著這種論述,結果也同樣是不合邏輯的。對方扯血 統時,你又跟著扯血統,那沒有同樣血統的人不就是一開始就被論述排除了嗎?

- 1. 根本不存在著「漢族血統」這回事,漢人是外來民族對於他們不了解的一群人的集體稱呼, 清朝的漢人觀念是相對滿人而出現,元朝的漢人更是單指華北的居民。因此這是文化性而 不是血緣性的,所以根本不用談血緣。
- 3. 「中華」,假設你不被中國那個國字誤導的話,中華是文明而不是民族國家。中華文明就像基督教,伊斯蘭文明一樣,是一個文明群體,華人本身地理上的等位於「歐洲人」,在文化上等位於「基督徒」,所以根本不應該用民族國家的標準去衡量。
- 4. 臺灣之所以是臺灣,並不是因為多少年前誰跟誰混血,而是在某個時點開始,不同來源的人在這裡開始面對同一個命運,同一群外來壓力。他們的後代因為有著相近的集體記憶, 就成為了一個群體,形成臺灣人的並不是百年前的血緣,而是你們都經歷過相同的感情衝擊…就像你說的,看過 young gun,看過布袋戲,經歷過震災和風災。
- 5. **這些珍貴的感情和記憶才是臺灣人之所以為臺灣人的原因,而不是那些人發神經的政治血緣理論**。甚麼自古以來巴啦巴啦,人是活在當下,不是活在古代。

我認為人類之所以是甚麼人,是「出生之後才得到身份認同,身份認同源自共同記憶」的。

…當這個身份認同導致肯對這同一群人共同的未來而付出者,那就形成了臺灣人。因為有著 共同的成長回憶,而對這些共同回憶者的付出意願

族群衝突本身就是跟隨了有問題的意識形態,產生的自我矛盾,再往他們原本的想法深掘下去:例如血統決定論,那麼自己人自然是吵翻天,因為這個遊戲規則怎玩都是有矛盾的。

身份認同的轉變

人類的身份認同本來就是不斷的改變,在一千五百年前,這世界沒有西班牙人,只有摩爾人、 哥德人,「西班牙人」是他們的後代。

而在二百餘年前,這世界也沒有美國人,在新大陸居住的,是英國人、愛爾蘭人、尼德蘭人等, 為何他們幾十年前是愛爾蘭人,後來卻變成美國人?(情況)也是一樣。

那也是人類適應新環境的資質,培養出適應自己所住的地方的文化、天候、地理的思想。你生在香港,在蒙古大漠住久了,你也要學會跟沙暴和草原相處。

民智未開的時候,就像歐洲一樣,大家都死守著基督徒這身份,並效忠於遠在羅馬的教廷。民智開了之後,人民開始關注的是自己的故鄉,文化,以及整個世界的發展對自己故鄉的影響,所以歐洲初期能夠發動龐大的十字軍東征,之後卻越來越弱,因為大家越來越認識到,「基督徒征服聖地」,不僅對自己根本無好處,甚至虛耗自己故鄉人力和財產。

就像今天很多人都會質疑為何要給少數民族優待一樣,以帝國的立場,優待少數民族是無可厚非的,但人民慢慢察覺自己不是帝國政策的受益者而是受害者時,就會有別的想法。

理性的興起會知道事情不只一個解決方式,過去大家都認為十字軍的勝利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這是對的,因為十字軍如果成功的話,歐洲才奪回跟印度和中國的貿易路線。但最終解決這問 題的並不是十字軍的勝利,卻是航海,而航海則是建立在歐洲各國的在地主義興起之後。

民智一開,就必然會經過這階段,你可以延後他,但延後之後你還是會面對這個階段。最終還 是發覺其實是無法略過的。

愛國是尊重

當初古希臘語的愛國,當然,指的並不是愛一個實際的「國家」,而是一種對於自身的語言、文化、傳統、法律、尊嚴,也就是說,一個人成長的環境,那種保護這環境的奉獻精神,這就是愛國主義。

在十九世紀之後,愛國主義才被不斷扭曲,變成指同意政府的一切行為,排外民族主義,對於國家政權的無條件效忠,甚至排除一切所謂國家的敵人等…權力和仇恨支配了愛國主義一詞。

但愛國精神的真正意義,是對社會的責任,那並不是由任何權力所定義的...

所以,愛國主義的原義裡,「國家」根本就不存在。國家是甚麼,是哪個,都不重要。

就是拿自己國家的國力當理由,去期望,或要求一群從未統治過的人,成長和記憶都不同的人屈服於自己體制的統治下。是否一種愛國主義?

無條件地支持自己政府的一切事情,不問正義與否,包括壓迫另外的民族,只因為那是對自己有好處,那是否一種奉獻精神?

堅持去打壓, 嘲笑, 貶低不願意被納入自己國家管治的人, 甚至說出要把那些土生土長的人趕走, 「只要土地」的人, 是在對社會盡些甚麼責任?

看完上面的事情,我又問你另一些事。

在世界各地,即使自己沒有被國際勢力承認,卻努力推廣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認同,不斷的推銷自己所成長的環境的外放者,不斷為自己國家交世界各地的朋友的人,他們與政府無涉,但他們是否愛國?

雖然國家不怎麼樣也被人看不起。但做好自己的表現,禮貌,品性,讓外國人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值得留意和尊重的人,從而理解和尊重那個自己過去從不認識的國家。留下一個好的印象…這是否在盡一種社會的責任?

我說的事,哪些比較接近愛國?我不評論了,我已提供了定義。

我認為很多所謂的愛國者,根本就不愛國,只是狐假虎威之輩,而很多討厭被稱為愛國者的人卻是貨真價實地在做愛國的行為。

愛國是犧牲

事實上,我不認為鼓勵犧牲自己人和摧殘文化的叫愛國教育,愛國者,是愛自己已有從歷史流傳的文化,愛這裡的人,但是這教育卻很多時候把人(的元素)排除,去到「只要土地不要人」也說得出來...這算是愛國教育嗎?我非常的懷疑,愛國不愛人,那愛的是力量,那是霸權主義。

老實說,愛國主義原本的意義,就是為了愛自己的文化和土地,抵抗統治者的行為。而不知道甚麼時候開始,特別是去到了中國後,愛國主義變成了壓迫和統治他人的理由。

愛國主義盛行的地方,空談自然盛行,因為<mark>真正的愛國是犧牲自己</mark>,而大部份人既想愛國又不想犧牲自己。

廣義的犧牲:你要守法,你就犧牲貪污的機會。你要守法,你就犧牲了透過影響法律去達到統治的機會。你要遵守憲法,就要犧牲無可質疑的統治權力。對於華人官僚來說,要愛國是很大的犧牲。

一旦涉及愛國,事情就會變成宗教,就容易被騎劫或扭曲,而且我想,最廣義的「愛國」,愛的是「人類」本身而不是其他東西,故此,一個能合最基本的品德者,其愛國已無礙。而現在大部份所謂的愛國,都是有更深的利益和立場偏廢的。

大中華主義 大中華的地理政治結構

在大陸,各地的優先主義很任性散亂,流於偶然的激情多於系統性。要說以「本省立場」為單位去看世界,只怕做到的人很少。大陸的想法只是在一個集權的系統下,怎樣保證自己能從這系統上分得更多利益。

你問問,萬一某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然瓦解,各省真的要獨立的話,那麼,他們該怎樣處理那樣的新世界?比方說,在戰略上怎樣自保,防範他國(他省)的入侵,在經濟上怎樣維持,例如福建,江蘇與臺灣等地維持貿易,怎樣得到軍事上的支援?要不要擁有核武?附近的誰會擁有核武?獨立後的政制?是否要實行徵兵制?

應該是沒甚麼人想過吧,所以大家只有求神拜佛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絕對不會亦不可能瓦解, 基本上大家沒信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瓦解後能處理到之後的情況。所以那種還未算是「優先 主義」,大不了算是「省藉情結」而已。

在大部份時候大家還是只能以「中國」為一個整體的立場去看事物,一旦有一些不能排解的矛盾,就以中國為整體來自我安慰。舉個例子,A省在建國時是經濟大省,卻發展一直變得衰落,A省的人很少會想整個帝國體制下的原因,而通常歸究於「大趨勢」,「國家政策」(比方說認為自己省的經濟蕭條是因為國家偏袒其他省,只要國家政策一回來就會復興),「少數人先富起來最後我也會富起來」,「只要是中國整體強大就沒關係」(無視了自己的省可能淪為弱小)。

當「省」的利益跟「人民共和國」不一致這種想法,應該很少人想到那地步。**大部份人的思想還是「國家好->省好->城市好->鄉鎮好」,只要國家強大就能夠解決一切問題。**

大中華的文化策略

以中國自居,對於把傳統文化納入教育,予以抵制,如果想的是將繁體字變成歷史,再收為已用這樣的行為,跟日本侵略中國,然後建立一個新王朝,再把中國過去的歷史當成自己的有何分別?為了要佔據中國正統就要消滅「上一個中國」,但我們不是古人,不是死人,我們全都是活人。一方面強調我們是同一民族,另一方面卻排斥我們的文化遍佈這國家,我們感到的不是包容,融合和統一,而是單方面的消滅。

如果將來我們的後代不懂我們的文字,和我們想的事情有一重隔膜,我們跟被消滅了有何分別?也許你說文字就是不斷改變的,但如果想到將來我們的子孫被「地球」統一了,中文也變成歷史,只會說和看英文,再也看不懂我們曾經喜歡過的書和電影,反而要靠翻譯。就算血統保持,就算他們還是被稱為 Chinese,這是我們想要的未來嗎?

要是不強調我們是同一民族,我們還可以以自己的立場去保持文化,可是大家共用 Chinese 之名,簡體的被稱為 Chinese ,我們死守的文化卻被架空了。被視為一件額外的附加物,被視為不

<mark>合時宜的歷史</mark>嗎?也許還有很多人能接受繁體中文,但學術界和政府的固執令人失望,而你們也沒有能力去對抗你們的學術界和政府,只能接受。

就算你懂繁體,你的子孫不見得也會看盜版香港電影,玩仙劍奇俠傳,自然繁體字就會完全從他的文化中消失。將來我們港臺和中國大陸再也無法同文同種,就像日本人也是在用漢字一樣有任何積極的措施,去保存這文化嗎?這不是順其自然,而只是順一群想要成為新中國文化建立的自私人士,把自己創造新文字的功跡長留歷史,為了他自己當新秦始皇的夢,去出賣了我們現在所認同的中華文化。

經常強調這國家要統一一切,統一文化,統一文字,統一語言,統一國家,中國只有一個,中文 只有一種。對統一歇斯底里的重視和強調,就是意味著我們不會有生存空間,只要我們承認自 己是中國人,就是等待被政府所統一和認同的東西消滅的意思。

我們香港人,說粵語,用繁體字,愛好自由和民主,重視個人的權利,我們每一個認同都不被這國家所接受,都視為洪水猛獸,都設置障礙,不准我們散佈,教育,加以口誅筆伐。

不殺我們,卻不准我們傳承,那只是在殺我們的下一代。

還是非得要迫我們用 Cantonese/Taiwanese 的名義去保存它?既然對於接受繁體字這麼多抗拒, 非要把這打成「古文」不可,那我們除了創造新民族去保留它之外,還能怎樣呢?日文和韓國 的漢字不會因為簡體字而被改變和消滅,反而我們自己的漢字就會因為「簡體是不可逆的趨 勢」而「終會衰落」,外族竟然更能保存自己的傳統文化,真的這麼想要別人當外族不可?

我在日本,看到多少傳統文化能保存,在我們這裡卻被「強勢」所搗毀了,日本人有權永遠保存 他們的漢字,我們卻等待著被邊緣化和消滅?

因為有我們這些自少學繁體字的人,所以你才有盜版的香港電影,臺灣綜藝節目,仙劍奇俠傳給你玩。但,如果我們不是有幸發展出強烈的文化,而文化衰落的話,繁體就會變成一種「死」的文化。

那就不再是文化,而只是歷史,由繁體文化產生出來的種種文學,思想,文化,不論上流還是下流的,都會消失。或者變成了只有少數學術貴族的權利,繁體字是屬於我們平民的,所有人的,不是屬於少數學究的,但在大陸這將會成為少數學究的專利。

溝通和交流只是文字的其中一個用途,文化傳承和認同感的建立也是文字的重要用途。我們現在大家各自有不同的認同感是鐵一般的鮮活事實,我們為何不能互視同胞,為何覺得對方是威脅?而且,多少情況下,來自簡體文化的學生對繁體中文極不友善,說我們寫錯字,不是正統中文,或者投訴難看,看不懂。我們中國有兩種文字,而在中國大陸做的國際文件,就從來都不理會另一種文字。

用政治的手段迫我們當文化的二等公民。連港英政府都願意做中英文平排的雙語字幕,而中國政府卻認為只要一種中文就足夠了,還要用法律給規範起來。高低之別,強弱之別,親疏之別露骨得令人難以置信。

這是戰爭,不是兩國之戰,而是政治和文化在交戰…

. . .

這個國家經常強調統一,也沒有預留空間。統一填滿了這國家的人的心,再也容不下任何事情了,他們對異文化的容納,只限於外國人,對於自己國家的人完全是殘酷無情的消滅。而且不覺得是殘酷,反而覺得那是自然,歷史所促。同化就是消滅,西藏人被漢化還有人知道這回事,我們漢人也一樣被「漢化」,這種笑話卻切實發生。

是中國人就是要必須說普通話,寫簡體字,服從專制官僚嗎?也許你不會這樣想,但有很廣大的同胞正在這樣想。也迫人要這樣想。而政府撐在他們的後面。

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對於美的觀感,每件事的態度,每種事情的處理方式,都有不同。語言,作為文化的重要部份,對於思想方式有著很深的影響。使用接近語言的人類,不同的文化將會漸漸磨平,變得同化。而使用不同語言的人類,比較能保存不同的文化。

也就是說,保存語言,是在增加文化的多元性。

大中華的破壞性

人類的文化本身就很像遺傳基因,當基因變得單一化,反而有害。把所有人變成同一種思想方式,可能反而是滅亡之路。

對我來說我看不到(大一統)這種意識形態的價值,為何非要為了堅守他,而癱瘓文明的發展, 以及讓人類得到更多的痛苦和死亡,最終,他又為我們帶來了甚麼?

就算「愛中國」,也是愛一個可以保護我們自己的語言,文化和財產性命的中國,如果中國跑來 殺自己還笑著去送死,或者將自己的東西任意相送,那不幸地不是「中國」,而只是「一個自稱 中國的別的東西」吧?

中國人(大一統主義者)從來不會嘗試去瞭解,民主化必然是本土化,必然是地方第一。民主的

真諦是自己做主,誰會喜歡一個幾千里之外的統治者呢?更何況是語言習俗都不相同的統治 者。

新的中華論

其實宗教更多是信者平等。我只是說, **宗教是一種必然存在的惡, 而中華是其中一種。**

其實現在的中華論就是會導致這樣的破局,真的要解決的問題,是開發和推廣一個新的中華論重新定義「中華」的本質,以及「華人」是甚麼,使我們能夠從慣青和義和團的詛咒中解脫出來。

或許我們正在這時代也說不定。

假設中華思想本身就是一種宗教,那麼就是一種信奉「天下」的一神教,對照宗教改革時的天主教來說。東方的馬丁路德若然存在,他會意識到,中華思想的陳舊和矛盾,使一個能夠重新容納客觀情況的新中華論必然被研發,一個政治性更低的,文化內涵更高的中華論。

新的中華論,應該去除所有強迫別人接受,無條件的效忠,以及霸權,統治的部份。新中華論應該更傾向「人類自身的選擇」。

是故,不是出於中國大陸者也可謂中華,生於中國大陸者也可以不中華。

用宗教去比喻的話,同樣是中華思想,大陸是「舊教」,認為中華思想就是朝廷神權去控制所有人,把人從政治,文化,語言,體制上一切統一。香港是「新教」,同樣是中華思想,認為中華是一群文化有共通點的多民族,求的是自願的合作而不是互相統治。

舉一個例子,香港的語言文化完整性較強,粵語文化體系完整,在傳媒上入文也比較深入,建立的是較強的共體性。這使香港在政治觀念上較能接受「中華多元論」,而不是「中文=漢語=普通話=中國=統一帝國」的單元論。這已經是一大長處了。

(李登輝名言)

最理想的狀況,是中國大陸擺脫大中華主義的束縛,讓文化與發展的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區享 有充分的自主權。如台灣、西藏、新疆、蒙古、東北等,大約分成七個區域,相互競爭,追求進步, 亞洲或許會更安定。

中華權力慾

個人崇拜

華人從少就生活在約束和規則的壓迫下,所以他們很容易形成個人崇拜。生活在恐懼犯規中的人,他們希望接觸到規模的代表,他不是無形的法律,他是一個有形的人,他可以承諾,只要有我在,你就不會犯規。你就算犯規也會得到寬恕。所以,最後我們發覺,我們需要的永遠是現人神。

懦弱性格

其實害怕失敗不去嘗試任何會失敗的東西的,才是弱者。華人文化的特質是,弱者追求掩飾, 及不面對自己的弱點,最終是導致整個社會的全體變弱。強者是從失敗與嘗試中誕生的,而我 們卻想避免了嘗試這一段。

害怕失敗的思想深植於華人,哪怕只是幾歲的小孩子。

精神信仰

無論如何,精神信仰是一面,中國人的精神有黑暗的另一面…**貪權、經驗主義、迷信權力、好不勞而穫、公私不分、把家族利益放在一切之上**,二十世紀的國運,只是把這些不好的東西用某個方式反映出來而已。

對權力無限信任

中國的建構是一種對上無限信任的結構,這使既得利益非常方便地可以維持,因為它能夠控制和扭曲社會的意識形態。但是,這種無上的信任,導致的事情被發現時,通常已經向某個錯誤的方向扭曲了很久,而大部份人都不知不覺船正在撞向冰山。

其實真正導致這樣的是「讀書當官」這件事,讀書是為了當官,聽起來很理想當然,但你想想背後的意思是「追求知識的人,都是為了追求權力」,會想清楚這件事是很恐怖的。

是的,**追求權力應該是讀書最沉悶的出路**,而不是最主流的出路,但是「讀書當官」這個觀念卻把這點倒逆了,使讀書就是為了當官。**去到今天,不論中臺,讀書就是為了當公務員者大有人在這種情況是應當改變的。**

我另一個讀醫的朋友說,如果沒學會珍惜生命和對人類有感情,從事醫學不過就是高級屠夫,每天切割著沒感情的血肉賺錢。

科舉與權力慾

我寫文章不錯,所以我家人總是覺得,如果有科舉制度的話,我大概有能力謀得一官半職吧? 家人有這意願也**不是因為公務員很有趣,或者做這個很有出息,而是整個社會制度都是為官僚和公務員度身訂造的。**

只是我在想,人的生命何其短暫,我們擁有的是改變這文明走向的機會…如果我們死從這個制度,我們就是把這問題,再一次交給以後的世代。我們不能做更好的東西嗎?

何謂國家?雖然在理論上大家都懂說是「天下」或「人民」,但實際上,大家心知肚明,所謂國家就是權力的來源。而權力的來源,理論上來自人民,但國家總不喜歡人民說些甚麼,那代表了,當國家從人民的意願下成立後,國家就已經開始在捨棄人民了

很多人號稱社會主義者或者左派,最後卻發覺只是對權力有羡慕的傳統書生而已。一被權力收買就完全暴露出傳統的仕人思想。

擁有權力的人,是應該讀書的。但讀書,不是為了追求權力的。科舉已經廢除。不過科舉主義陰魂不散。把精英廢除變成一群追逐官位的人。

在古代,我們說一個貧民致富,他的渠道是讀書,然後當官———奇怪的想法,<mark>為何不是透過經商,當藝術家,發明新的技術去致富?從政是為了致富的嗎?</mark>

誰都想致富,但**致富不應是所有人,以及所有職業的唯一和優先目標**。不是說當官的人要沒有 七情六欲。而是他應該了解,他的這個職業不是用來給他達成致富這目標的。就像當警察不是 為了發財,當醫生不是,當教師也不是,**如果全都為發財而來,整個體制就會歪曲。**

如果當官的目標就是致富,那麼「致富」這目標會一直影響著整個官場,換句話說,**貪污腐敗**, 根本就是我們整個對權力的錯誤觀點而引致的。「權力 => 財富」這個邏輯成立,就是在鼓勵貪 污。

結果大家做的事,不是去開創新的領域,而是去接受思想控制。

權力欲望會形成統治別人和命令別人的想法,而不是說服別人。而最終就會形成不用權力保護自己,就無法生存的權力群體。而不幸地,當他們被打倒後,能夠取而代之的,也往往就是相同的群體,就像一對鞋子被某一個人穿慣之後,就會保留了腳形,另一個最適合穿的人,還是腳形相同者。

想想,自古以來,中華悠悠那麼多年,自然也有很多藝術家,冒險家和科學家。但他們的成就沒留下來。而這國家變得停滯在中世紀,就是這些人全部都被社會妨礙成功的結果,這也釀成知

識份子不去研究技術而去考科舉這種大錯。

漢奸是向權力屈服,想以此得到利益的人。而漢奸這詞語就是將這種趨炎附勢的行為,偷換成種族主義。

漢人先天就是喜歡權力,喜歡權力就會令人淪為漢奸。所以**科舉文化就是漢奸工廠**。

當外族不能抗拒時,他們又會產生新招式,就是把外族當成自己人,當全部都當漢奸時,他們 又會全部一次變身成為愛國者了。例子:滿清。

實話說,為何中國會變成一黨專政的官僚國家?深究下,本質就是科舉制度的復活,一個鼓勵 所有人用專求和親近權力從而穩定統治的結構。共產主義的失敗,並不是在於公有制的不可行 而是慢慢滲入被官僚結構重新騎劫——將共產解釋為公產,將公產解釋為官僚可以隨時使 用的財產。

科舉制度的本質是甚麼?是,只要你接受完一套別人要你讀的意識形態,你就有權被某群已經有權的少數人,取用成為他們的幹部。從這群人則盡可能掌握社會的所有資源。不論是四書五經,還是三民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模式都是沒分別。去到今天大家都想當公務員,也是如此。

統治非自治的社會

(而對於戀慕權利的人來說) 統治是一種生意,從蠢人身上拿到利益,然後用這些利益去賄賂聰明人,再讓腐敗的聰明人去迷惑蠢人。但最後會變成分不清楚誰是蠢人誰是聰明人,然後一堆蠢人迷惑其他蠢人然後失敗,另一群聰明人則是在反抗。

當我們是被「統治」時,我們就喪失了自律。

統治是一種單向的權力關係,人民不是牧畜。不該是被「統治」的,現代國家的人民,是自治,不是被統治,是自己去選擇一個政府,讓它來代理一些雜務,而不是政府擁有人民。

專業和協調也是代理,就像水喉匠,你我都不懂得修水喉,他是專業,他能做你不能做的事。但本質上,他都是你的僱工。

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時今日,我們在政治上最常看到的關係,竟然還是「統治」。

當我們講論現代政治而不是中世紀政治,講的是誰統治誰也真的是奇觀...。

我見華人的政治討論很多時都不是在談自己去統治人,就是應該自己被某個聖人精英統治, 要不就是「那些人應該被聖人精英統治」,就是不談人應該自己管自己。

華人的問題是思想上的懶惰,因為習慣了這種懶惰,所以上位者往往淪為粗暴的「統治」,而下位者也往往淪為盲目,依賴性的被統治,自願成為奴隸。奴隸是自願的,因為他們不願意想自己的義務問題,他們希望只要聽令行事,就能有幸福,這種懶惰造就了奴隸。

正如把政府的問題推給有人反對導致施政效果不好。**這幾十年來華人學會了一種將是非黑白 顛倒的美好模式:把所有錯誤推給反對自己的人。**

我發覺只要有一堆人信奉這說法,當權者做甚麼,都一定是對的。(萬一出錯,也不是他錯)

論領袖與追隨者的話,我覺得**大多數香港人(華人)都是期望有強者、強大集團管理自己,這正** 是香港人(華人)的死穴。

大家像奴才般渴求強大的主子比自己冷飯菜汁,食飽就求主子去攻打欺負過自己的人。這樣的態度,正常的領袖是不想理會你的,只有那些一心操控你、佔你便宜、利用你的獨栽者,才會走過來裝作好人。香港(華人)政府只需要正常領袖就足夠,但我們這些人要做到正常的追隨者,才會吸引正常的領袖獻身社會。奴才就是希望有強者為自己作主,追隨者就是經過思考,選擇理念相同但又比自己強的人做領袖。奴才除了一碗飯之外,是不敢對主子有要求,追隨者是會對領袖「囉囉梳梳」,不怕與其理論。奴才只會在沒有飯食時換個有米的主子,賣身給第二個,追隨者是在發現領袖與自己的理念越來越不同時才割席,與第二個價值觀較近的領袖合作。

香港人比大陸人較易擺脫奴性,希望大家努力吧。

權力的咒詛

民主精神的基礎在於「權力來源論」,這也是為何中華社會是停留在中世紀,因為權力來源論 到今天還是含糊不清的,中世紀的思想習慣把事情理解為誰剝削和統治誰,而不是人與人之 間的契約和權責。所以無法進入公民社會。

民主只是知識,而不是有沒有這個字的問題。而**民主也不過是其他理念之前的門檻。在公民社會來說,那是幼稚園的部份,像福利,養老等問題,則是大學的部份。**

權力的唯一存在價值就是奉獻和自我犧牲。願意自我犧牲及奉獻的人,或許可找到跟犧牲程度相約的權力,然後,不應再有更多的權力存在。

結果一堆人擁有超過他能承受的權力而腐敗,另一群人則追求他們不能承受的權力而變成奴才,人類的社會,為何要圍著權力而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讀書卻是為了當官,何高之有。

本末若非倒置,這國家就不會把權術這種事情當成一種理所當然的事情了。

這是遠源自我們二千年前的一個錯誤的哲學…我們相信一個巨大的權力可以平定所有問題。 一個神權,我們將這個神權放在人類的身上。結果人類根本承受不了那麼大的權力詛咒,二千 年來承受權力者都被權力腐爛,醜陋和變得瘋狂,我們打從一開始就不應相信如此。

我們不需要有聖人為我們負擔大的責任,我們需要的只是每人負回自己那一小份的責任,每 人做回自己那一小份的判斷。

我們的教育總是沒有鼓勵我們負起「一個人」的責任,拿起槍,保護你的家園和家人,做一個有品德的人,因為這決定了自身內心的堅定。承認善良的人,否定邪惡的人,因為這是為了自身和外在的環境。爭取你的自由,因為那是你的生命。去負擔能負擔的責任,因為那是生存的明證

東方的文藝復興

黑暗時期的中國

(如欲先暸解 西方文藝復興 對國家文明的影響,請參閱 附錄 "文藝復興的概論" - p.95)

為什麼中國沒有西方的自然科學比方說,當我們在說中國不能產生自然科學的時候,我們是從結果去看的,在西方文藝復興之後的時代,在西方開始重視科學之後的時代,直至西方把科技成果直接兌現成軍事和經濟力量,顯然地擊敗東方的近代。

我們才說中國「沒有產生了些甚麼」,並認定了中國是不可能產生這些東西的。

但,這是一個基本的誤解,因為這樣說似乎等同把西方當成自古以來都一直重視科學教育的,卻忽略了文藝復興前的黑暗時代。在這個時代西方幾乎都被基督教文化所控制,這在思想和教育上都影響深遠的,我們經常會將儒家為中國帶來的各種約束和阻礙視為理由,卻常常忽視了西方也不見得沒有這樣的阻礙。

你在中國說地球是圓的,大不了被當成瘋子,但是如果你在西方說這樣的話,卻隨時會被綁去 火刑。若今天發展出科技文明的不是西方而是東方,那西方人說自己不能發展出科技是因為 受到基督教文化的窒息,豈不是更合情理嗎?

我的觀點可能比較異端,我會感到並非儒家文化有甚麼問題,而是中國的歷史曲線和西方很相似,不過大家所在的位置不同。西方早就過了黑暗時代,並文藝復興,將上古和中古融合成就了新的文明,至於中國,很可能根本就還在黑暗時代剛出來,未到達文藝復興的時期。

就西方而言,羅馬是西方古文明的顛峰時期,在後來腐敗,積弱,終至崩潰,引發了文明崩壞的 黑暗時期。約一千年之後才是文藝復興,重新提倡古代的價值觀。文藝復興並非提倡甚麼新事物,相對而言,卻是古典主義的興起。

中國的話,我們也可以這樣看,唐代的中國,容納了大量異族的文化,被中亞民族稱為天可汗,我們可以看成是羅馬帝國的時代,之後的宋代,雖然軍力積弱,但是文化藝術經濟卻更是興盛這也很像羅馬後期,甚至是分裂時代,直接最後蒙古大舉入侵將中國滅亡,就像是羅馬帝國滅亡一樣。

之後雖然出現了明朝,但我們能說,宋朝的中國,和明朝的中國差不多嗎?也許很多外表上是類似的,但,儒家科舉,變成了八股文,很多典章制度,也只是僅留其形,沒有了過去固存的意義。

我們讀西史時,我們不把拜占庭視為羅馬,不把神聖羅馬帝國視為羅馬,他們只是擁有同樣名字的,不同的東西。但我們讀中史時,卻往往把自稱中國的都視為同樣的東西,在之前宋朝我們還可以硬說中國只是在改朝換代,但去到蒙古時,明明整個國家被滅。就不能自欺欺人說這

個國家還在延續下去。

雖然很多東西被繼承過來,但更多東西被消滅了,蠻族入侵之前的是古羅馬,蠻族入侵之前的也叫作古中國。古中國崩潰,滅亡了,後來雖出現很多自稱中國的東西,但明朝其實是一個新的國家,他們是從所有東西崩潰之後重新建立的另一個帝國。

自元朝開始,中國才真正進入了屬於中國的黑暗時代,也許我們會想到,元朝和明朝中國都有很多功業,但西方的黑暗時代也是有很多功業,十字軍都是在黑暗時代出征的,很多藝術和技術突破都是在黑暗時代產生的。但在這個中國的黑暗時代當中,不論是人心還是文化的開放性都不斷的萎縮,更多自古流傳下來的物事被扭曲。

儒家被扭曲成八股文,就像耶教被扭曲成中古的宗教迫害,酷刑也開始被濫用,人心變得封閉 對外來文化欠缺接納。人民變得迷信愚昧,並進行鎖國,拒絕對外接觸。視外來文化如洪水猛獸

這可不是鄭和去下西洋就可以抵消的。黑暗時代的本質是一種文化的改變,並非國力的改變,也不是政治勢力的改變,中國傳統上把眼光放在政治史上,把統一視為治,把分裂視為亂,而忽視了人心文化的改變。

羅馬帝國崩潰產生了一千年的黑暗時代,宋帝國崩潰後,也許也應該會有這樣一個長度的黑暗時代。這樣說的話,我們很可能是在黑暗時代的末期吧?現在的中國,雖然引入了外國的技術和經濟,但人心真的有變得開放包容了嗎?如果還未的話,那黑暗時代則也並未結束。

而當我們重新體現自身古典文化的價值,並散佈起來的時候,才是真正的文藝復興吧。

西方的科學是在文藝復興之後才被重視的,中國的儒家文化,不見得不會有一天重視科學理性 儒家文化,原本就是重實務的,但我們在這一千年的黑暗時期當中。就接觸了西方的科技文明 因此我們才覺得我們沒有。文明演得停滯。

其實當我們看看西方文明興起之前停滯的一千年的話,那,我們很可能也只是在那一千年的停滯當中,作為一個中國黑暗時代的子民而生存著,萬一沒接觸到西方文明。也許到了西元 2100年左右,中國不見得不能有一次自發的文藝復興。然後也發展出自身的科技 文明。

這有何不可?

這並不是儒家的錯,是時間,文藝復興釀了整整一千年才得成的佳釀,我們還在釀而已。不過如果有西方現成的文明成果,包括微波爐和抽水馬桶,我們也不必等儒家也發展出自己的抽水馬桶出來。

我們只是比別人慢一步而已,到目前為止也是,我們否定了自己的傳統文化,覺得千錯萬錯,

是儒家的錯,是中文的錯,是孔子的錯,就是自己沒錯。我們既不能欣賞古典中國的遺產,亦不 是真正的欣賞外來文明的發展,我們只是像原始人那樣崇拜別人的工業產物,並幻想著自己 也擁有那樣的工業產物,便等於追上了別人。卻沒有意識到,我們的心還是落後於人。

西方的發達比較源自文藝復興伊後的宗教改革,工業革命只是將這兌現為物質力量的爆發點, 論社會的發展程度來說,宗教改革之後的西方已經超越了中華很多了。

華人其中一個大錯誤就是以為西方超越東方是因為蒸氣機,而不是宗教改革。華人追求蒸氣機的結果就是制度和人文上的極端落後。

西方的分裂

西方之所以興盛,並不是源於一個強大統一的主導意識所帶導。相反,是機緣巧合之下他們脫離了某個強大的主導意識。

書的第一章的標題是「西方的分裂」,說的正是西方文化生活光榮期的伊始,因為印刷術產生 了資訊的急速流通,而這種流通把西方的思想從一神教強力的統制底下。引致了分裂,產生 了宗教革命和宗教戰爭。

從宗教的角度看,歐洲是弱化了,過去被一神教所統合的歐洲,自此不再統合。新教和舊教,教徒之間是相互戰爭的對象,結束了基督教一千年統合歐洲的歷史。

歐洲曾經有統合的語言。那就是拉丁語,羅馬帝國的擴張,從拉丁語成為了歐洲的共通語,拉丁語亦成為了後來大部份歐洲國家的官方語言。然而,在九世紀左右,隨著時間久了,拉丁語漸漸分裂成各種「方言」也就是「拉丁語系語言」。南歐的語言不少都是拉丁語系演化出來的。

即使如此,拉丁語還是保存其共通語言一段頗長的時間,而各國的方言也被視為次等的,粗俗的語言。然則,**這一段統合的時間,歐洲是否一個強盛的年代?相反,這一個統合的年代, 卻是歐洲所謂的黑暗時期。**(先不論黑暗時期是否真的黑暗)

即使英語也很受拉丁語影響。

後來宗教戰爭導致的分裂,間接引致的是本地語言的興起,各地開始正面認同其地域性的不同而不再單以「基督徒與異教徒」的心態去區分自己,使本土語言被提升了地位,也使各地語言文學興起。

由一個傾向相同的一神教文化,去到日後多種不同文化的興起,是歐洲文化史一個重要的里

程碑,在此之後並不是沒有國際語言,之後西班牙,法語都曾經越過他們的國界,但不曾再像拉丁語那麼強勢。擁有眾多語言,分裂的歐洲,開始了他們文化史的黃金時期,歐洲沒有了強力的統合,各國的人口和東亞(即使是日本)比較都不算大國,文化,知識和技術,制度都急速的成長替換。最後進入了殖民時代和工業革命。

東方人常覺得歐洲領先的只是懂得先向外殖民或者先發展工業,可是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才是歐洲興起的開始,而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都是對已經統合的語言文化的一種對抗。

宗教改革之前的歐洲,是能夠發動十字軍,一把遲鈍的基督教巨鎚,宗教改革之後的歐洲再也不能發動十字軍,卻變成多把靈活尖刀,向著不同的方向發展,時而衝突,然後得到更多,變得更多元化。最終證明的是,基督教不僅沒有因為這樣而變得衰弱,反而變成了世界一種強勢的宗教。

相對而言,世界其他較為統合的國家和地區,卻消卻了活力,發展和社會變革相當的緩慢,甚至越見閉塞僵化。集合起來的力量反而變得痴肥,越見衰弱。

比方說,基督教作為一神教存在,並要所有歐洲人基督教化,本來就是想要團結他們。當歐洲 人都信同一宗教,是否就不會分裂,沒有宗教戰爭?

現實是,當利益衝突去到某程度時,明明大家信基督,有些人會將自己視為正統,其他打成異端予以鏟除,有些則會重新去解釋基督信仰,也有像英格蘭般,即使思想跟天主教幾乎完全相同,也建立權力來源不同的聖公會。

宗教改革的三十年戰爭,可不是對伊斯蘭的十字軍東征,而是基督教 對 基督教的戰爭,為了對抗歐陸上的敵人,日後法國、英格蘭也不顧宗教信仰的不同跟伊斯蘭作某程度的合作。神奇得很。

從這點看,西方基督徒配得上「內鬥內行」,「四分五裂」。但為何日後衰落的並非基督教世界, 反而是中華世界和伊斯蘭世界?

歐美文明用東方的定義,根本就是亂世,分裂,多國混戰,可是這亂世卻成就了技術和人文的增長。

中華文明還是遊離於近代和中世紀…西方世界的宗教改革,以及文藝復興,真正動搖的是過去整個社會價值觀,而我們還是,沒有真正的脫離得了。即使香港和臺灣也不是真的好多少。

正面歷史觀對文化進展的重要性

一個歷史學發達的國家,就會不斷找出真相。

然後,人民知道這些真相,就會使更多衝突發生。比方說,本來不同的人都不知道大家是怎來的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你爸殺了我爸,但你媽又搶了我媽的財產。結果大家就會爭執起來。

之後就導致這些隱藏了的事情被解決,不論結果是一方被強迫遷走,或者一方全部死掉,或者大家達成了某種互相補償的共識。反正就是不會容許這件事含糊掉或者當沒發生過。

事情解決了,不能相處的人不是分開了,就是變得能相處了。自然向心力就會增強。

文明就像一個人類的身體,不斷的吃東西,然後消化,最後變成埋在大腸裡的殘渣,這些大腸裡的殘渣就是歷史。歷史學就是排洩,便秘越久,排洩出來的過程就越痛苦,但克服了這種痛苦之後當然就會健康。

不認真研究歷史的社會,跟便秘的身體差不多,沒有排出來,那些髒東西並不會消失,而是在你的身體裡不斷放出毒素。

像清朝,那些研究歷史的人敢大聲說,你們滿洲人是對我們漢人的侵略者這樣?大家考來考去就是避掉真相不談的話,那樣的歷史學就不叫發達,歷史學是否發達並不是看做的數量,而是看做得有多深入凶狠。

中歐史分別

歐洲史和中華史的分別很簡單。

歐洲史就是英國說服了歐洲接受分裂是常態的歷史。中華史就是日本被說服了統一是常態的歷史。

歐洲會產生民族主義是因為中了英國毒。

日本會意圖征服中華是因為中了中華毒。

公民義務

國家的定義

國家不過是人類與人類間的某種契約,跟所有契約一樣,當它不合時宜時,需要解除時就應該解除。國家只是人類用來幫助生存的工具,而不是一種壓抑和控制人類的魔咒。國家這種東西只有很短歷史,人類沒有國家這種東西也生存了幾百萬年,為何要那麼崇拜它呢?

這麼多年的實驗已證明了… 只要我們不擁有自己的權力,最後也是任人擺佈,為人作嫁衣裳。 我們也是隨時被犧牲的棄子。我們的文化不被尊重,我們的存在也不斷被貶低。那我們能有甚 麼選擇呢?擁有我們的權力,建立我們的帝國。

政治的定義

政治的本質是「消解衝突」,如果這世上只有一個人,不需要有政治;如果有兩個人,那麼就是信任;如果是三個人,那就是友情;去到三個人以上的事情,就是政治。因為有了三個人以上,不同人不可能事事立場一致,一定有衝突的地方。

政治不是當官開會,是人與人的相處合作。 我也常說,**製造紛爭並非政治,消除紛爭才是政治。**

理想的模型下,政治家、或者總統,他們的責任是在這些頂尖的人有衝突的時候,幫他們評理, 在大家拉平均來說一人讓一步下,把那些衝突排解。也許是透過感召,也許是透過說服,也許 是透過新的制度,去讓大家的爭端有一個結果。而不致於人才把自己的心力都花在鬥爭之上。

連政治的最基本也不去了解,便去人云亦云的說政治黑暗,那只是一種政治迷信。政治的本質是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之道。說政治是黑暗的話,那麼,人與人相處都是黑暗的。事實不是如此政治亦不黑暗。要說黑暗,第一個黑暗之處便是那種人云亦云,漠不關心,不去了解事情,不去理智思考,充滿猜疑的迷信心態。

我是不明白為何「政治」不是眾人之事,排解衝突,平衡利益的事情,而變成了幾個城府很深的人互相在勾心鬥角?華人很流行說「我不談政治」,卻是因為政治被扭曲成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所謂政治是甚麼…。像這樣,兩個傢夥快要打架,有兩個人各自勸架,然後勸到兩個人都甘心服氣沒在打,省掉整隻牙齒,這才是政治。所以我認為政治不僅不髒,而且會是生活的一部份。

我認為是**權力者用來恐嚇平民的事情,把政治這事情包裝成一種平民不能接觸,說成是平民生活不會接觸到的事情。**但我覺得地方角頭喬東西就是政治。

民主的作用

民主從來都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民主只是"面對"問題,把國家最醜惡的部份翻出來,至於專制的優點,則是"否定問題存在",把國家最醜惡的部份藏起來。所謂眼不見為乾淨,大家心理比較好過一點。

民主的前題,就是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前題,就是「身份覺醒」,必須先有了作為公民的身份, 建立自尊,才產生公民社會。但建立自尊本身就會和任何未建立的人有衝突。

民主政治的特點,並不是反映民意,相反,而是當選民懶惰時,這制度會立即懲罰所有人。

民主政治的重點是分責...也就是說,因為**每人都負擔上自己的責任**,社會才於焉分權。

選舉責任

不要依賴少數人,也不要期望少數組織,將少數的責任和權力,分擔至多數甚至所有人身上。 才是長久之道。

任何人都會腐敗,包括你和我,這個客觀事實是因為我們是人類。會生、老、病、死,會有動物的欲望和需求,會有情感和生存的渴求,對未來的不安。這些都是我們腐敗的原因,面對這種事實我們在政治上就不該依賴任何一個,即使看起來像聖人的人。

個人在短期裡可以有很傑出的貢獻,但是這是運氣,不是必然,不要將一些需要恆常運作的東西,例如國家,建立在個人英雄之上。

…正是因為我們每一個都是有私心,會錯的凡人,所以我們如果將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或少數人身上,那就是十分危險的事情。因為他一個人或少數人的錯誤,將會導致所有人走向錯誤的 道路,我們信任了那些帶領,但很可能連同信任在內都是一個錯誤。

其實人類要自救,就是要承認,我們當中誰都是人類,誰都有缺憾,我們之間沒有救世主…就 算有,也只是一個誤會自己是救世主的平凡人。而我們真的要救自己,我們要體會的是,怎樣 把事情分割成一個人能負起的責任,並讓人盡可能負責。

如果大家都冷漠了選舉及民主發展。你會看到有一些人跑出來,拿著大家不要的權力,然後從所有人的身上吸血。

政治冷漠的災難

我們經常說,網絡上都是偏激的聲音,大部份人都不關心這樣的事情,也不會那麼激烈。那些人似乎不知道,**歷史上任何一場戰爭和慘劇之前,製造慘劇的通常就是那一大群看起來漠不關心的人**。他們一直沒留意任何事,一直都不知道,所以當他們想要知道和留意時,永遠採取最愚蠢的做法。

正是那些對政治歷史思想漠不關心的人,才會成為各種政治人禍的助力,而不是因為大家太 熱衷政治,而使這些事情出現的。如果你站在那一方,說,其實大部份人都不怎樣思想,沒事的 那是最大的錯誤,**漠不關心和不思考的人民,一旦受到刺激,更容易陷入不理性和狂熱主義。**

. . .

(以下是網友 "hermis" 在 看板討論區 發佈)

只要能製造越多對政治不了解或漠不關心的人,政客就越能主宰這個國家。而阻止他們的方法只有站出來,關心自己身邊的人事物,對不公不義的事情發出抗議。

人類總是容易走向逃避、墮落、懶惰、不負責任,所以民主是無法千秋萬載的。一個世代的人願 意負起自己的責任,會有短期的民主;可是當世代過去,大家變得懶惰,不願負責的時候,專制 又會跑回來。專制不是源自甚麼野心家,專制會出現,是源自人民自己的劣根性和懶性。

民主並不是選最好或最差的,民主只是…你選擇,你接受,你情我願。就算事情是最差的,但人 民還是得自己負責去收拾,不能抵賴給統治者,這樣人民才會反省和改過,也沒甚麼好抱怨。 在專制中,人民可以把所有責任推卸,所以永遠不會反省自己的問題。

理性的選舉原則(負理性的責任)

選票發揮作用的過程是「察覺問題」、「分析問題」、「將問題的源頭提出再說服更多人」 、「提出改良方案」、「以選票實行」。

知道社會不公,是「察覺問題」,但是怎樣引致社會不公,就是分析問題。在這裡發言,就是將問題說服更多人。

可是,去到後面兩部份,大家的能力去到這兩部份了嗎?就是說不出這問題是該怎解決的,是 因為智慧不足,也就是說,國民如果認為現在的社會不公,那怎樣才能夠公義?大家需要知道 和理解的是實際的方法,而不是說「選另一個政治家就行啦」。

. . .

根據心情去投票,是因為你沒有認真想過這是甚麼問題和該怎樣去解決,那當然是不會解決。 當初你投票是為甚麼而投的?你怎投就有怎樣的結果,如果你投的原因是「看不爽」,那麼投 完的結果會令你「看爽了」。

...

但不會解決社會不公,因為社會不公不是你投的原因。如果社會不公是你投的原因,你就會尋

找一些可能現在不起眼,但在這方面有想法的政治人,幫他宣傳,擴張他的影響,使他慢慢的可以挑戰現有的明星們。

...

如果你沒有去發現這些,那你也有責任,你用最懶的方式,只投最亮眼的政治明星,你用最懶的方式,沒有想清楚社會未來該怎樣,只希望投票之後給那位選上的人兄一腳踢,你就閉著眼睛等收成,那怎可能社會有甚麼改變?

選上一個人之後,你就是要不斷的觀察,提點,甚至批評他,並不是你選上他他就會依你的想法做事,他是代表,但是他不可能擁有你們的眼睛。

民主政治的國民的責任可不是只有投票那刻才存在,投票之前,之後,平時發言,都有責任在。 不認真去做就會自食其果。

在民主當中,選到一個人,我們就要同時為選票負責任,他做的一切,投票者也該分擔。即使不 選他的人,也要服從民主制度,應該說服其他人支持自己的想法,以及更重要的:接受很可能 自己的想法並不正確的可能性。

所以重點並不是政治情況像怎樣,而是每一個人自己,是抱甚麼態度去看政治。<mark>民主政治提供給大家最大的恩惠,就只是一樣,那便是最差的情況都可以解決的,即使微小的力量,我們也有自己的一票,我們可以說服其他人我們的想法。</mark>

有錯誤的決定,和錯誤的領導者,都不是問題,因為那些都是可以改變的,而且是每一個人都有能力和權力去參與這改變。

而且,即使我們投票選一個人,是否意味著我們要無盡的支持他?相反,我們選擇了一個領袖後,我們就更應該注意其做錯的事情批評,而不是死忠於一個陣營不放,把陣營所說的一切都等同自己的價值觀。銀英傳很簡單的否定了死忠,否定了愛國,否定了一切不把決定建基在道德和邏輯外的理由,我們不是因為我們喜歡一個人而投票,也不是因為他愛一個國家而投票,也不是因為我們本來就是他陣營而投票。

我們投票是因為我們相信我們的力量微小而重要…

民主社會的本質

民主社會的本質就是「誰都有可能被反對」的社會。

意思就是說,在這個社會中,沒有一個人被絕對保護,沒有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一個人會被絕對支持,民主社會的基本價值,是人類的謙卑。人類理解宇宙太少,理解社會太少,理解其他人都太少,再賢慧聰明博學的人,對於萬物的認識也僅是皮毛。

基於這個原因,沒有人能夠做到絕對正確的判斷,任何人都會出包。不論是判斷上,還是情緒上的。所以我們不會有任何人,有絕對無上,不被質疑的權力。

個人可以很聰明,很有能,很有影響力,在一個民主社會中,有些人的影響力不見得比專制的 帝王大官少。但他只有一對眼睛,公眾有千萬對眼睛,他們就像感官一樣,將感受到不妥的地方 如實的報告回去,那就是質疑。

當大家都不認同一件事,在民主社會中,就會確認那是錯誤的,哪怕執行的那個人,在以前有 多好的經驗,多大的威望,他也必須去想,他是否錯了?

這種精神就是民主社會的精神,**這並不單純用在檢討權力者的身上的,也用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相處上**,當我們活在民主社會中,當我們發覺旁邊的人對我們所做的事情,都感到疑惑時,我們總是應該靜下來,脫離感性和偏執的控制,想想,是否自己做了些不該做的事情呢?

既然誰都不會絕對正確,那我們又何妨多一點對於批評,即使是不合理的,也予以多些禮忍的 雅量。不是因為要接受批評,也不是因為批評是對的。

單純是人類本身很渺小,我們很渺小,我們的爭吵和固執,是那麼小的事情,不值得那樣。我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辦。

所以···民主制度其實就不過是給凡人們相處的制度,既然每個人都有缺憾的,我們就接受這個 現實,而不再幻想有一個神奇的領袖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那我們唯有接受這種吵吵鬧鬧但總 是能克服困難的凡人方案。

站在旁人的角度,要讓民主社會理想地運作,就要把自己看到的東西,坦白地描述出來,給予別人最真誠的感覺。當一個人理解到自己做的事情有問題,下一次有所改進時,人的品質,社會的品質,就於焉提升。

政治發展要素 - 人格培養與地方衝突的處理

大家所相信的「經濟發展會導致政治發展」這個想法是錯的...

···推動政治發展的反而是因為經濟出了問題。人們才有改革的想法,因為這時候大家才會察 覺到,第一,過去一直相信能導致美好生活的體制原來是有毛病的,第二,那個體制也不是導 致美好生活的原因···

收入減少了的人追求改革,收入沒減少的人則認為現狀沒問題,他們的衝突,如果是階級性的就會導致民主化。地區性的就是分裂或者強化分權,比方說一個國家有兩個區域,A區和B區A區和B區在政治上的處境不同。A區經濟高度繁榮但政治影響力弱,B區則相反,那麼一旦經濟不景,A區只有損失(他們經濟會損失但政治影響力不會提升),而B區則沒甚麼影響,甚至相對增長,因為他們的經濟本來就依賴政治力(即公用事業投資)維持的。

這樣A區如果有一群智力充足的人仕,他們自然會理解並追求資源自用,沒理由在經濟不景時還交大筆稅款去供養B區。這代表A區會爭取政治權力,而結果會是怎樣?這是歷史上如荷蘭,美國,加拿大等地都面臨過的情況。

最理想的情況是AB兩者達成共識,達成公制的放權,例如變成像加拿大與大英帝國關係的自治領,或者邦聯,聯邦,或者像魁北克那種情況。即集權化的結束和基本外交上的聯合。比較不理想的情況則是B區對此無動於衷,A區爭取下形成的高度排外強行自治,

即如同清末的東亞互保。較差的情況是B區使用政治力 (即軍事,官僚體制) 干涉,形成激烈甚至武裝衝突,即分離主義。而真的有可能武裝鎮壓的話,就是分裂和內戰了。而成功的話就是獨立,失敗的話就是AB區的政治經濟重創,使經濟力回到原初,因為發展全部失去而回到當初的穩定。

如果經濟發展不導致智力的充足發展,則會以為後面的方法,也就是堅持已有權力,予以鎮壓 是成功和有效的做法。而導致後面的結果-----打回原形換回絕對集權的繼續。那才是大家最 害怕的事情,如果智力充足的發展,則前面的方法會可行:可是只怕今天的人還沒清楚的意識

文明是常變的,每個社會發展就會面臨臨界點,就像每個學年的考試一樣。

每次動亂之後就是一個時代的開始…

中華社會長期就是在同一個時代打轉,所謂治亂,其實是每次去到臨界點的結果都打回原形, 一個中古帝國的顛峰,在社會臨界點時,即像李自成起亂等時候。沒辦法兌變成進化了的社會 結果又回到起點------重新建立另一個中古時代的科舉帝國,繁榮,又到臨界點。

而能否突破這個臨界點,視乎的是多少新思想的產生,社會整體力量的強化抵受能力如何。如果公民都畏懼新的思想,那每次到達臨界點的結果則多數是回到起點…而不是去到下一個層

次,因為你對問題沒有新的解決方法。那自然只有讓問題肆虐,破壞你的一切,使你又回到起點 就像留級一樣。老一歲,不過,重新開始同一學年。

而將社會整體的質素提高,加強責任感和正義感,以及知識,和對不同思想的開明包容程度,才是突破這點的關鍵。因為這會產生的是…比方說,因為被啟蒙,而能夠忍住不實施軍事獨裁的軍人。知道不能隨便使用武力的政客,對存亡課題上,具有高度合作性而不必指揮或者統治就能運作的政治群體。不同個體和群體比較願意用包容而不是威壓的方式去處理問題等…這都是面對臨界點時所需要的力量。

千年的實驗告訴我們,避免臨界點出現根本不切實際,…而中華的錯誤是一直想要避免「亂」, 卻不想到應該去「面對和克服」…有些人最多想到要革命,卻不知道重心是,所謂革命只是「推 倒」,推倒再弄出同樣有問題的架構就像寫出另一個不良的軟件。重建的人才在哪?

不著力去培養就沒有,過度依賴已有的權力…人人避免去發展自己成為獨立的意見者,依賴已有的權力,最終的結果一旦生亂就是蜀中無人。變成「亂最好不發生」,那消極得來又毫無意義。那些敢於對抗和質疑權力的人是種子,但你不給土壤他們成長就永遠只是種子,而我認為重點是給他們土壤給他們成熟,在需要的時候,這個社會就是靠這些人去面對動亂,引導一個較好的結果的。至於那些一味只會追崇權力的傻瓜,真的遇到問題時,一點用也沒有吧?他們一旦沒有了可追隨的權力,就甚麼都不是,只懂不斷發洩再發洩,沉醉於他們過往的帝國美夢中。

所以**重心是怎樣提供品格的提升和試煉**,而不是別的東西。早在一百多年前日本的福澤諭吉都意識到這點了吧?

做得不好也不僅是該國家的問題…比方說,日本二十年代的政治去到大正民主的臨界點失敗, 反而從高峰跌落,踢回去軍國主義了這軍國主義受害的便是中華大地。也不是「我不是日本人 日本政治再爛也影響不到我」,實際上你不是__國人也影響到你的。所以實話說,我對中華的 看法是…就算我是越南人,我也很希望中華能以較好的方式渡過社會的進化,不然越南也會 遭殃吧! 我們想要國民有正面的思考,那我們社會的領導者,本身也要有正面的思考才行…他們該想 的是怎樣令人類變得更幸福,更溫暖。如果領導者們本身想的也只是怎樣擴張自己的權力和 財力,怎樣統治他人,那他們本身的思考已甚負面,又怎可能要求國民有甚麼正面的思考?

安貧樂道這回事,官自己不做。他們想要的是社會不要有任何變化,使那社會任何時候,都在其掌握範圍裡。

一個社會要進步,權力必然地不斷的換手,比方說從貴族走向官僚,官僚走向中產階級,中產階級走向資本家,資本家走向知識份子,知識份子再走向平民…如果有些人的權力得到永遠的保障,那社會必然會停滯。

領袖模式 (Political Leadership)

領袖需求的起因

人類之所以需要領袖,就是因為人類不能全然理性,**領袖是用感性去將不理性的部份互相填** 補的,用一些過度刺激的信心,去彌補一些過度恐慌。

領袖的可耗性

領袖的本質是消耗,他是消耗自己的誠信和信任,去騙人,捨棄人,賺取別人的同情,賺取別人的虚假希望,就是為了達成一個目標。在成功的時候他總是喪失了很多珍貴的戰友和朋友,親 情和信任。就像一名將領一樣,他的勝利總是建立在自己人的流血之上。

每一個執政者都是消耗品。四至十年就會被消耗掉所有的名譽而必須退休。有些比較傻的執政者,他們不能接受這個現實,人從當領袖的第一天開始就是一種消耗誠信和信任的狀態。

權力運作

我們會認為,一個平民就沒有權力,當你當了經理就有權力,當了董事長就更有權力。在網絡上當了版主就有權力。在政府上,當了官就有權力。在政治上,當了總統和議員就有權力。我們把「權力」和「職務」劃上等號。所以我們經常會陷入混亂,因為這根本沒理解到權力的本質。

權力是放在其他人身上的力量。那是和環境與人相關的力量,哪怕你是美國總統,如果有一天你去到一個荒島,遇到一群不知美國的土著,而你又聯絡不到美國,你就甚麼權力都沒有。

最基礎的權力就是暴力,奴隸制,你幫我倒茶不然我就殺了你。 如果這世界上只剩下兩個人,一個是美國總統,另一個是摔角手。 不幸地,這情況下,摔角手應該會比美國總統更有權力。

可是,如果一個人不怕死,寧可被你殺也不幫你倒茶,你就算有暴力也沒有權力。 只有對方認同了幫你倒茶這件事,你才有權力。

官僚的權力是怎來的?是體制,法律,以及執行法律的「吏」,也就是警察或者檢察。因為你不服從他們的命令,他們就有辦法,間接通過警察的暴力,直接處理你的財產和自由。

你不交稅,他就可以查封你的資產,所以你不能不交稅。 你犯法,警察來關你,所以你會服從。

可是,如果一個人沒有資產在銀行,警察也抓不到他,官僚對他的權力也是零。 法律並不因為存在就會被遵守。

• • •

最後,民主權力是怎來的? 這個就留給大家自己想了。

所以,權力都是源自別人的認同,所有服從權力的人,都源自「相信一件事會發生」。假設一個權力貌似存在,但沒得到過別人的認同。那個權力就不存在,因為沒有人會服從,甚至沒有人會理會。甚至大家根本不知曉那「權力」存在。

權力並非本在永在,或者經由某些儀式或制度就能存在,相反,那些制度和儀式,只是一個說服大家接受那權力的過程。若那制度和儀式被大眾質疑,不被信任,那麼這些制度和儀式也不能形成任何權力。

權力是他人的力量,若他人不為你所用,你就是無兵司令了。

如果一個權力是源自人民的一票支持,他就會向人民屈服;如果一個權力是源自外國,他就會向外國屈服;如果一個權力是源自軍隊,就會向軍隊屈服

政黨運作(政黨輪替)

民主化成功的標準,並不是單純的投過一次票就可以了,而是要**讓國民對這個體制有信任感**, 認為這個制度能夠長久地處理未來的衝突。

•••

國民需要的是「自己想要的領導者」不等於「國民想要的是民主」,民主的基礎,不是怎樣選一個你喜歡的人,而是怎樣面對投票出現了自己不想要的結果。

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對於領導者的信賴,多於他對民主制度的認識和信賴的話,那他就很有可能在自己所信賴的領導者不被選上時,連帶否定了民主制度。

用政黨輪替作為判斷標準,是因為兩次政黨輪替後,這國家的所有人都曾面對過一次「自己支持的領袖選輸」的事情。如果他們大抵能夠接受那個制度令他們所支持的人選輸,而不致於演變成暴力或者反民主思想的話,民主就會穩固。

這不必「所有人」如此,只要兩次政黨輪替都不致發生軍事政變或者大規模死傷的暴力衝突, 這民主就會開始踏上軌道。我預期有人會回應說,有很多人不服輸在網上打嘴炮,那我先答了 這題:在任何民主體制中打嘴炮是應該發生的事,所有民主國家都一樣,他不是用狼牙棒直 接把你的腦漿打出來就沒問題。

就算嘴炮打再多也好,實際上不會有軍事政變,大家還是認為重點在於怎樣贏得下一次選舉, 那就已經是遵守遊戲規則,那樣的話,民主已穩固。

民主制度並不是極權放權產生的,而是由民眾開始意識到自己需要負擔對國家的責任才產生的,民主不是權利而是責任。

自有了民主之後,國家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民眾都難辭其責任。

民主運作

民主政治當中,政治的構成是蜘蛛網狀的,根據每一個不同的課題,依相近的原則,組成一個個的政治單位。(即指 = 政黨附屬團體 參與小區事務)

每個單位與單位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契約,個人與單位的關係也是契約。

所以最基本的判斷方式,就是「該政策的直接承受者有權參與決定該政策的政治架構」。你會發覺,這是不可能強制參與的,參與者或多或少都一定是先承認和自願加入這制度,這制度才成立。

因此,只要一個範圍裡的主要成員都同意自己擁有決定該事的權力,並同意及參與此制度時, 投票才有意義。

民主是建基於「承認結果上」,並不是屈服,而是投到自己比較不想要的結果,也能接受這點最重要。如果說 52% 和 48% 的人,不是單純支持和反對的問題,這其實毫無意義,真正重要的是,是雙方對民主制度的承認程度。

民主精神的制度,遇到這種情況,並不會將重點放在「52% 我就是大多數,你要聽我話」這點上,而更重視的是「48%的人不同意」這點,因為民主制度的重心並不是怎樣去給予權力,而是尊重反對聲音。當反對者接近一半的時候,這意味著這結果即使是「理論上的大多數」,也有近半的反對者,是不穩固的多數。弱勢多數。

因此,遇到這種情況,往往會傾向將議題再議,給予公眾多點時間去討論,在尋求更明確方向後下次投票。「大多數」並不是指多過一半,而是指「社會採取這決定也不會產生嚴重分裂」才叫大多數的情況。所以民主並不單靠投票就可以完成的,而是一整套對待不同意見的原則。

52% > 48% 迷思在於專制主主義的思想,專制主義強調「我是較強/較正確/較多人」,因此另一方應該聽從命令。民主主義卻是在於盡量取得同意者的支持,以及盡量得到不同意者的諒解。 支持者會負責進行政策,反對者也接受結果,但同時監察支持者的失誤。事實上支持者和反對者都是在合作,而不是敵對。

民主制度一旦出現有兩方都有足夠的力量,互相都不能承認輸給對方,杯葛選擇或者否認結果 民主制度即時崩潰。民主只能建立在互相承認之上,一旦互相不承認,則根本就不會有民主制度,而是分裂成兩個制度,兩個政權,兩個國家。

看到這一點你就會理解到,**獨立運動或分裂成兩個國家,正是源自「這同一群人的衝突大到無法處於同一體制裡」**,這才是重心,如果你和我和某人,三人互相見面就斬,就算你叫我們投票解決問題都是多餘的,因為我們即使只有三人也無法相容於同一體制裡。如果我不服從你們兩人的投票結果,我也不可能成為這制度的成員。

因此民主會產生分裂,這裡其實省略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雙方的立場和利益有強烈的衝突」,在專制之下並非沒出現這件事,而是強勢方會使用武力鎮壓弱勢方。嚴格來說,是將弱勢方消滅。專制有能力治標,但治本則和專制與民主無關,而是怎樣調解這種衝突。

民主制度其實就像婚姻,結了婚之後你不懂和人相處,就會產生離婚危機,所以民主只提供框架,容人之度是民主的精神所在。一旦沒有容人之度,整個社會彌漫著太過自私橫蠻的風氣話 民主則自然就會消失而退化成專制。

腐敗的民主最終會退化回專制,民主並不是永生不死的。

議會運作

美國立國了一百年還是有一堆人帶著左輪手槍進議會,只是這種歷史比較少人理解,不是沒有。

當初英國議會之所以分兩翼辯論,本來就是為了將議員分隔在「拔劍不能斬中對方的攻擊範圍」才這樣分,本來大家代表的人不同,吵得想要斬掉對方的事情很常見。但這樣的議會才有意義,那就是給不同立場的人來喬事情的,不是給同立場的人來家家酒的。

事實上現在臺灣的議會沒甚麼混亂…不過就算混亂也是好事,而且是合理的,所有民主國家都偶然如此。因為議員的責任本來就是代替人民去爭取權益,他們在議會裡的爭端劇烈,卻可以避免這些事情變成街頭武裝暴力或者更府要用軍隊對付人民。

政黨會怎樣做,是因為人民自己想要看到甚麼。制度和政黨不過就是反映人民的鏡子。說政黨差勁之下,底下那些平民們,想去解決問題的人多還是推卸責任的人多呢?這就是答案。

我們要有一個觀念,我們要的是社會民間的太平,而不是皇城議會裡的太平。議會天天打架外面也很舒適。皇城天天和平外面卻風起雲湧,兩者相比,當然是選擇前者了。

所謂政黨惡鬥,不過就是不同想法和意識形態形成壓力的一種消磨方式。當有政黨的時候,那些不同的意見,就會由一群民眾的代表出來互鬥,如果沒有不同政黨的話,那就變成了民眾和政府,或者民眾和民眾之間的鬥爭。

官僚制度

官僚,就是將人變成機器地盡責任,而這種責任,就是使他們做埋沒人性的事情的原因,因為他們本身承受的責任,是非人的。因此,不能給官僚太多的責任,和太多的權力,將整個國家官僚化的結果,就是將整個國家非人性。

當一個社會的人都渴望當官時,那意味著,該社會將義務都放在沒權的人身上,將權利都放在有權的人身上。越有義務,越沒權利,越有權利,越沒義務,這樣就一定是一個不正義的社會。

官僚制度主導的社會,會創造一群「不是被官僚統治」就是想去當官僚」的人民,我說的就是這樣的人民。他們欠缺獨立自主的精神,只是想統治人或者被統治。

笨政策多數是在集體決定下,互相不想負太大責任,互相推卸,又有太多人不能得罪的情況下產生的集體愚蠢。呆伯特有一句說得很清楚,就是當房間裡得出一個結論,是幾乎房間裡所有人都不同意時,就證明你是處於官僚制度當中了。

官僚之所以會有笨政策,不花錢,並不是因為他們不聰明,而是他們做一些錯誤的決定,在集體分散責任之下所要負擔的風險跟平常一個人花自己的錢去做同樣錯誤的決定低太多。

集體愚蠢是因為集體不想負責任,一件事往往向著「最保險」的方向進行,而那個最保險的方向 僅僅是對每一個參與決策的個人,都最不需要負上責任,至於事情本身變壞或者做得不好,是 沒有人需要負責的。當事情是這樣時,集體愚蠢就會掩蓋每一個個體的才智。

我覺得這是必要之惡,所以最好的結果是,沒必要的情況下都不要擴張官僚機構的數量和權力

我覺得華人最莫名其妙的理論是,讀好書的才能當官,所以官僚是精英(道德和能力上),所以 精英一定能把社會管治得最好這個邏輯。說得露骨一點,華人社會對官僚的迷信就是貪污和 利益輸送的溫床。社會這麼白癡不騙你騙誰啊。

官僚不是開拓者而是守成者,他們需要依賴既成的制度,無法創立制度,也無法找出制度的毛病,而政治家的責任則是不斷從民眾的不滿和聲音中找出和反映制度問題,不斷完善。政治家是 Debug 型的工程師,而官僚是計劃型的工程師。

人才與官僚

最優秀的人才,本來就應該在民間企業中,成為企業的骨幹或者領導者,在自由的環境下發揮 他們的主動性和創意,實驗新的技術,方法,管理,使他變成利潤去推動社會發展。而不應該陷 入政府的層層制財和官僚架構之內,壓抑他的主動性。

如果一個國家把所有最優秀的人才都納入公務體制,結果就是所有的創意和行動力,都會扼殺在那個低流動性,少做少錯,官僚主義的體制裡,人才會變成庸才,不變成庸才也有志難伸。 打從一開始,公務員架構需要的就是一些安份守己,可靠地盡了自己範圍裡的義務的人,所以「很會考試」的人是很合理的選擇。

最優秀的人才,未必很會考試,很多有能力的企業家讀書都不怎麼樣,他們有決策力有膽識有魄力,不太愛遵守既有的規則。而官僚系統需要的是會遵守規則的人,也就是乖乖牌,他們不需要有很厲害的決策,只要不要想太多做了不該做的事情,或者太貪心拿工資以外的錢。作為回報政府也保障他們的退休:因為他們不應該有多少額外的收入。

企業是為了增長和牟利。 政府是為了保險和永續。 企業要的是創見,政府要的是安全。 這兩者是不能搞錯的。

公務系統必然是高成本,低效益,而且保守的,那意味著他對社會來說不產生利潤,而是負擔。 公務員的數量之所以有限,正是因為如果人人都是公務員,整個經濟就會崩潰。

所以,用考試的方式把愛讀書的乖乖牌弄成公務員,這方向沒錯的。有問題的是為何年輕人不當公務員,就沒有希望。有志向的年輕人無法實現自己的志向,很早就委身給沒甚麼自由和個人發展的官僚體制中。這是很病態的發展。

社會沒進步不是因為優秀的人才沒進去當公務員。 而是因為優秀的人才在民間沒有發展空間。

改革與官僚

在近代,這個官僚體制出現過崩潰,其他思想的人才重新有機會發出聲音,那些掌握政治力的人,用自己的思想,代表了中華思想,然後就怪責大家有問題。其實有問題的就是那些自以為考到科舉就是精英的人。他們掌握了發言權,把自己的想法跟中華文化劃上等號。去到今天還是這樣,很多人以為改革社會,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去當官,「融入體制之中」,「先在體制勝利了的人才有權說改革體制」。

結果體制能改革才有鬼,給你在官僚體制登上頂峰之日,你已經變成了百份之一百的官僚了。

會感受到社會和制度問題的人,任何時候都會存在。但只要不讓他們有聚集起來的機會,他們 在感到孤立之下,心理上就會漸漸覺得自己是異端,並變得沉默,本來會發言說的話,也不會 說出來。

然後,再運用他們想要改變社會這種潛藏心底的想法,很容易就能夠把他們吸收到權力架構當中,給他們一些不重要的權力,讓他們的生命最終流落在一些實現地方性的,微小的理想上對於大是大非的問題死心。終生投入於一些營營役役,對制度毫無威脅的事務上。

也就是中層公務員,讓他們抱著能夠在系統中某一天改革系統的希望,消磨他們剩下的人生。然後在退休的一天,發覺當初進入公務員系統那種理想完全沒有實現,剩下的是一筆令人捨不得消失的退休金,最後成為體制永遠的支持者。

參與體制去改革體制,這種想法自古以來都有。也因為同樣原因,成功的人幾乎沒有。

西方是大家在大家實力差不多的情況下,不同的思想有機會走不同的路,然後優勝劣敗。至於中華則是一方實力獨大,即使那個思想有再多的問題和錯誤,也可以憑藉背後的政治力導致「劣勝優敗」,不是大家只有一種思想,而是一種思想在迫大家都走他所認可的那條路,把所有其他思想都邊緣化而已。

民主和改革會帶來利益,但那是長遠的,想要破壞民主和改革很簡單,只要刻意製造一些和民 主與改革無關但有害的東西出來,民眾就會遷怒於改革之上,然後把一切毀滅。 華人經濟觀的思維改革(避免經濟單一化)經驗主義主導的經濟觀

任何理念、系統或者經濟都不可能永久持續,總是有故障的時候,這點是很多人不理解的。受限於經驗主義,很多人以為自己過去信奉而成功的是鐵則,而如果有人不成功的話,他們會相信是這些人無法執行他過往成功的原則而導致的。同樣地,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有些人看到別人成功,自己不成功,也會把別人的規則抄下來覺得是鐵則。

最好的例子是讀書,會有很多人生不順的人有一種幻覺,就是當年如果努力讀書,今天就不會 這樣。而對子女的讀書要求非常刻求。自然地,最後大部份都會證明,讀書也不會解決問題。

至於沒搞懂這點的人,會說是新一代不爭氣,草莓族,一蟹不如一蟹,或者他們沒出息。不論哪種說法都好,假設都是用回過去的經驗,就能解決現在的問題。

他們是錯的。

現實就是環境和世界變了,過去行得通的,現在不可行,過去的成功變成了今天的詛咒,因為 過去成功的方法今天過時了,保持著這些方法就是跑輸的原因。滿清征服南明的理由,就是後 來敗給西方的理由。你今天贏的原因,就是未來輸的原因。

當大部份人不理解這點時,就不會有任何改變,面對失敗,只會用過去的經驗去把失敗擴大, 舉一個例子,現在的經濟不好,大家都去考國考,但他們考進了,卻不會改善任何環境。反而令 一些本來應該改變環境的人,在環境中找到一個安身之位後,就放棄改造了。

談到研發的事情,第一件事想到的是「別人去做」而不是「自己去做」,這才是問題的遠因。

這麼多人寧可背不起也要買房,背房貸,也很少人會去把同樣的錢去投資科技,實話說對於有形資產的信仰是深深植於我們社會的。

錯誤經濟觀衍生下一代的就業問題

…傳統意義上,所謂「勤力工作」,指的是就是增加工作量,也就是「增加生產力」,每天工作八 小時變十二小時,這就叫勤力。而這樣的結果就是增加生產力。生產量超過了消費量,然後再 增加生產力,那就是把情況惡化。換句話說,動力不僅不會解決問題,還會把問題變嚴重。

所以所謂的努力,都是在於「想新方法,實驗新方法,擴大可行新的產業」之上,而不是在於「更投入去重覆已有的工作上」。

因此如果要說懶惰,則任何沒有想要想新方法,只是想不斷重覆自己過去的收入方式,就能夠使經濟變好的人,都是懶惰的。他們懶惰的並不 是手的懶惰,而是腦的懶惰

至於自私,任何人只想自己的謀生方式可行,就不管整個社會別人該怎樣謀生,也無法把社會 及經濟當成一個整體去經營,那就是自私。比方說,自己有一盤收入不錯的生意,看到有人建 立新的事業,不僅沒有認為這是在為社會謀轉機,反而嘲笑那些自己不理的新事業不踏實,不 能賺錢,也不願意在自己賺到的錢上對新事業進行投資。

這種自己有了謀生的手段,就對於社會的整體發展,不聞不問,關我屁事的態度,不去理解新的產業,不去解決世界市場的變化,不願意進行任何投資,扼殺創新,嘲笑不理解的新興產業…就是在扼殺社會的發展,就是自私。

至於下一代的懶惰和自私,我沒認為這不對,可是並不是單單下一代自己的錯,上一代到底在為下一代灌輸也甚麼?上一代有為下一代灌輸社會和經濟是整體,共存共榮的概念嗎?不是,上一代只是不斷的強調個人要在體制上爬的「唯有讀書高」觀念。

那是懶惰的,因為根本沒認真去想產業,把未來推給一個含糊的方向,「讀書」,為甚麼而讀?讀些甚麼?讀來有甚麼用?一概不管,就只是說「讀書」。這種不去想像未來產業的變化,死守過去做法的思想,難道不是懶惰?

而且這樣把人硬要教成國考機器,使年輕人追求的,並不是發揮想像力,創造能夠振興經濟的新產業,而是擠進公務機構裡分享稅金。或者在大公司工作,活在一些大機構的保護傘下安然活著,因為大家都想自私地不冒風險-----新產業別人來做。這又不是自私嗎?

結果下一代懶惰和自私,是上一代的懶惰和自私教成的。有些人可能真的是無可救藥的。 每一代都有,但更多人是被環境和教育變成這樣的。

但被錯誤的方向教導了,導致向著錯誤方向努力的人,他們很努力,卻練就了一堆錯誤的技能 和價值觀。那他們卻是受害者。

換句話說,一切不開明,拒絕改革的人,就是懶惰和自私的人。賺再多的錢也彌補不了這罪孽。

把問題單純歸究在「消費」「不勤力」的人,正是此類。他們必須理解,他們應和年輕人是一起解決問題,而不是置身事外。

傳承創新觀念

人去到每個年紀有不同的責任和處境。

去到五六十歲的責任,自然不是創新,不過不等於他們就是只要繼續他們之前做事的方式就好如果你去到五六十歲,作為一個成功人仕,那麼責任就是扶助新一代的成長。

西方在技術上勝於東方,是因為創業投資的風氣較盛,前所未有的技術,前所未有的營運模式 較容易得到支持而成長。所以他們能有較多的新科技和新的商業模式。

我們常說「創業投資」的風氣,歐美很盛而臺灣很弱,而創業投資當中有所謂的「天使投資者」, 天使投資者本身會是在創業很初期,風險很大,差不多不斷在賠本的時候,就予以頗為優厚條件的投資。而機構或者基金投資者則會在能營運起來才介入。

這些天使投資者投資失敗的機率非常的高,成功率低於 5%,當然成功的話可以是一本萬利,可是這也不會是普通的投資。一個大計劃的初期,也很難形成甚麼短期可見的盈利模式,之前我跟一些外國人討論,到底這些天使投資者想的是甚麼?

外國人說的是:「常見就是一些有錢的老人,看著年輕人活躍地為理想去搞些甚麼,覺得不論成敗,都是值得支持的事情,反正錢留著沒用,賠給年輕人的理想不是壞事。」

換句話說,不一定是那件事很可能會成功,不是因為前贍到像臉書那樣的東西會大紅,而是年輕人有個新的想法、新的理想、新的技術想要實現,雖然未必知道他會否賺錢,但讓他試試又何妨?

這種便是他們體會到,在那個年紀,事業成功之後,會負的社會責任,他們自己不能創新,但他們能提供創新所需要的資金。同時作為投資者,提供他的人脈和經驗,讓有志氣的年輕人繼承**這些人很常就是把大部份的遺產死後捐給蒸善或者社會。**

至於華人,去到這年紀,更注重的是怎樣讓自己的後代繼承家業,或者留下更多的資產(主要是房地產)給自己的子孫吧?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像香港新一代的藝人… 他們之所以當藝人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父母是演員,至於他們自己是否志趣在此,很可能並不重要,大陸的高官,不少父母就深有背景。這種背景的傳承在華人很明顯。

他們的父母把自己的事業投射在後代身上。又或者,一個企業王國由同一個姓的人傳幾代,即 使那後代並不是真正適合的統御者。

若將同樣有志向的年輕人,視為繼承者,五六十歲成功時要做的是,就是支援有志氣的年輕人 而我們習慣把有血緣關係的人視為繼承者,包括要求後代繼承自己的志氣,結果五六十歲會 處理的就是怎樣訓練後代傳承家業的問題了。 革新需要成本,不論技術,新的商業模式或者任何新東西也是,先透過工資去累積資本,然後革新,等到工資可以累積出資本時,只怕已過了十年二十年,那件事已一點也不革新了。

華人的養老觀念

大部份人需要的是安全感。生育是為了安全感。在各家自掃門前雪的社會,除了至親之外,有甚麼可以保證在你需要別人幫忙時,你能夠找到幫忙的人。這問題不解決的話,大家都會選擇多生育。

不是認同感,是安全感。說得簡單一點,等你年老的時候,誰來照顧你的問題。有子女的話他們未必孝順,不過沒有的話,那麼孤獨終老的機會就會很高。

美國的養老院怎樣我不清楚,華人的養老院的生活水準很一般。況且,養老院的背後需要有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我們這邊沒有。

比起人口的多寡,社會政治的結構才是影響這件事能否存在的因素。**養老是公民社會發展得** 很完善才能成就的發展,而比較接近中世紀社會的我們,幾乎只能依賴後代。並不是人口少了 就會較好,中世紀的社會少一半人口也不會好到哪裡。

基本上華人的思維還是離不開「秩序與穩定」,所以這個循環是不可能脫離的,也很遺憾的是, 今天不努力生育的人,未來將會被社會背叛和報應。因為社會對於減少生育帶來的衝擊,準備 非常的不足。

自己處理自己的話,**那他們就是選擇生育,理性地,一點也不瘋狂**。這就是自己處理自己之下的答案。自己處理自己就是為自己的未來做準備。

老人化問題

一個社會老年化,維持公民生活的比重,會有更多放在資產(利息),文化(知識制度價值)及社會保障(再分配)三方面。所以現在的社會,實話說是絕不能和諧的,因為不滿是源自這些壓力的副作用,一旦和諧就只是將這些壓力推到更後…推到一個更難處理的時空。

所謂社會壓力的副作用。其實就是社會老年化的必然…比方說,「以資產養老」就是導致房地產價格上升,「以文化養老」會產生母語和本土文化運動,「以社福養老」則刺激政治改革和所謂的維權。今天中國談論的問題,其實全都是大家預知社會老年化的先聲。

所以如果人類的社會不是向上推進,就是到了極限而崩潰。貧富問題,土地改革都只是一個循環…

因為我們的收入沒有收到保障,所以我們需要儲蓄。當我們手上有多餘的儲蓄,我們害怕的就是他會蒸發。因為害怕他會蒸發,所以必須保值,為了保值,就會購買房地產,因為再也沒有任何別的東西能夠保值,是為了解除對未來經濟的不安而使很多人極力的累積房產———包括政府,沒有人會對我們的生存作保證。

置入大量房產的利益輸送,的確可以穩固自己大家族的權益,可是**人類是應該由社會和國家** 去保護,而不是家族去保護的。一個人在背後靠山大就可以得到保護,沒有靠山就要被國家欺 負,這樣國家的作用是折了一半。

專制政府的老人政策

…對於(專制)政府而言,(老人政策)是完全不需要解決的。因為,當你已經老了,兒女又少,開始出現老有所養的問題時,你既沒錢也沒體力亦沒青春,就算你對政府背叛你這件事再有不滿你又能對政府做甚麼呢?

一群老人能對政府做甚麼?暴力抗爭?罷工?老人就是甚麼都不能做。倒過來說, 萬一走向了民主制度, 則會出現另一個問題: 國家的政策一定會向老人傾斜(他們的票數多), 經濟會被醫療這項最重要的老人福利所壓死。這只能說是大自然的必然。

(專制)政府真的要做的事情只有一個,在問題來到之前,你盡量不想起老有所養這個問題。那麼,就沒有問題。

所以對我來說,(專制)政府給的一切退休承諾,都是騙局。

這是很實際,可預期的未來問題。

皇帝有需要退休金嗎?

這跟民主制度無關。你想想**專制國家為何都會走向老人政治?**理由也是完全一樣的,**老人要保障自己,就要抓著權力。**

民主國家是保障了所有老人。而專制國家就是保障少部份老人,以及他們的兒孫———分別 就是這樣。換句話說,**專制國家的老人更貪心。**

社會養老的條件

西方目前走進的觀念是:社會養老。

也就是說,<mark>照顧老人是社會的共同責任</mark>,因為有很多不可抗力的因素,使個人性質的養老很容易出意外。舉一個例子,你養了兩個兒子,你教他們很聰明,很會讀書工作,教養也很好,但是, 他們在一次車禍一起死了。那麼,投資上去的經濟價值也會一起蒸發,養老立即變得不可行。

投資在資產之上,也是一樣,如果你沒有房貸,你能夠買到物業?但是一旦涉及房貸,受到經濟和金融波動時,你的工作蒸發,房貸也會因為價值重估而出現問題,很可能完全血本無歸。那麼那個靠物業養老的計劃,也會完全破產,這不會因為你努力認真工作,就會解決的問題。而且,資產養老產生的高租金,高房價,是會摧毀產業的。

所以目前最新的思潮,傾向的是:把社會當成一個公有資本去培養,然後再由社會去老有所養也就是說,把社會的技術,道德,制度等好好培養的話,它應該是有足夠的能力支撐老人的晚年的。

華人的教育觀念

不重邏輯

我一直很奇怪為何華人學文科的人可以完全不學邏輯學…

文理分科分到完全抹殺掉對方的存在好神奇…文科不讀邏輯,理性不讀歷史,結果就是高技術工人,卻不是知識份子。

華人的弱點是,只要大量引經據典,不合邏輯的言論還是大有市場。反正面對權威,不論是真是偽,大家都會立即腿軟。

不合邏輯的言論之所以有市場,是因為華人文科教育當中非常怪異地完全把邏輯排斥出去。 一大堆談歷史和社會的人,一輩子都沒受過邏輯教育。卻隨便使用邏輯一詞,把自己覺得對的 就說成「合邏輯」,建立現在這種教育形態必須大幅檢討。

結果產生一堆又臭又長的文章,去不斷的循環論證。所以變成長文世界。

我們常說大部份人愚蠢所以他們需要統治者,但我們的教育本身卻從不注意怎樣將愚蠢變聰明。

一般的邏輯並不複雜,只有幾條重要的律。華人有那麼多時間去教授一堆忠黨愛國的東西,卻沒有時間去教導那幾條律。

之所以我們說政客無恥,為何不想想,問題是在於不無恥(有恥)的政客無法說服我們?

有恥的政客總是會告訴你一些不中聽的東西,無恥的政客會告訴你,社會必然會越來安定繁榮

未來經濟一片大好。

某程度上,之所以政客無恥,是因為人民本身也喜歡無恥的政客。

既得利益者不少也是邏輯薄弱,他們並非故意對付你,而是他們也不知道怎樣教自己的子女。 他們是連自己也迷失其中。

(這樣的教育制度下,)統治者自己也會越變越蠢。

我們不習慣邏輯思考,事實上,教科書在小學竟然沒教邏輯。

邏輯應該是德育的一部份。

我認為這應該在較少的時候教育,而且視為最基礎的教育,<mark>因為他是讓人辨別是非和真偽的基本知識,這和語文、認字,是同等重要的。</mark>

不重賞賜

社會經濟的改變,和上進機會的停滯,是問題的遠因。一個人認真努力的練好品性和讀好書, 等著他的卻不是機會,而是更多的貶低和無奈。這社會懲罰和妨礙努力上進的人,獎勵耍賴和 自私的人,結果也反映在學生的心理上。品性良好努力的人,只會被覺得是辛苦命,學生只會 覺得他們的生命根本不值得羨慕。

否定一個人的價值

我們的文化並不鼓勵我們盡量欣賞每一個人,也就是說,掃街的掃得認真,不欣賞,學問做得好不欣賞,程式寫得好,不欣賞。一切有成就的人或者努力的人,盡可能挑出一些東西去鄙視。假設甚麼都挑不出來,他就一定是偽君子。

看著別人有成就,我們社會傾向找出「他沒甚麼了不起」的理由。 看著別人失敗,我們更是額手稱慶,你要冒高險你失敗你該死。

最終我們不欣賞人的一切理想,唯有會畏懼,渴望擁有,崇拜的就只剩下純粹而不可能否定的力量:不論是暴力,權力或者錢。否定了這三者以外的一切價值。

鼓吹集體主義思想

對於**歸屬感的培養和重視,華人可謂是十分低落的**,或者說,根本一整個政策就相當的無視歸屬感。在政策上也很欠缺寬容,甚至我覺得教育政策上有意無意地,根本就很壓抑歸屬感的培養。

比方說校際比賽的時候,往往不鼓勵學生自發去支持,要不就是完全無視,要不就是強迫性 (即是學校強行組織學生應援),這些都無視培養歸屬感的。

另外,<mark>欠缺母語教育</mark>(這點似乎中港臺都一樣,或者香港好一點),使學生在產生對自己所屬地 區語族的並沒有被正式認同,也引致了很多人會把通用外語(例如國語,英語)當成高級語言, 而把自己的母語視為二流的語言,或者方言。也培養了一種崇外的價值觀。

不肯定母語的價值,甚至視為溝通的阻礙,這引伸到更多的價值觀衝突。這會妨礙歸屬感的培養,因為歸屬感是排他的,如果你要強化某種歸屬感,就難免弱化另一種歸屬感。讓每人能擁有自己有而別人沒有的東西,並肯定其價值,是培養歸屬感的重要元素,但華人教育界或者整個社會,在這點上根本就是抗拒。

明顯地,我們的教育傾向似乎是不尊重個體差異的,我們總希望歸一化,讓孩子變得「和其他孩子一樣」,不贊成標奇立異或者太有個性,同樣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的文化和語言和其他人有甚麼分別。而這樣的教育哲學,就產生了一群歸屬感薄弱的人,簡單一點,就算孩子自少慣用左手,我們還是硬要改成右手。

這樣歸屬感當然薄弱,因為「自我」其實大部份被消除了,人不過是「群體」的一員,但這並不等於大家都為群體而團結,相反,只是培養了一種狐假虎威的個性,期望群體的成就能夠為個人帶來利益。

(如欲暸解 教育如何改變社會的階級流動,請參閱 附錄 "教育與社會的流動性" - p.114)

社會運動 - 英雄主義的禍害

談到六四…我說**憤青和民運人仕,其實是同一個來源**。都是指向一件事,在今天的網絡語言中「不惜一切也要統一」,或者「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可以發覺到其實都是同一個心態,就是大家對於流血這件事,在發生之前,是有相當的熱衷的。對於任何不指向以武力的行為,你會很常發現大家其實心理上還是鄙視或者看不起,多數會出言嘲諷。

在心理上,大家期望出現,及欣賞的,還是武力的革命這件事。而不流血革命這種事情,則傾向認為是可笑,不可能,不切實際的。

先是相信武力萬能,非武力無能,然後又體現到武力不可能屬於自己,最終形成的就是大家覺得反而墮落了的犬儒心理。因為這樣的想法,只會產生一個結論:除了依附既成權力之外,沒有任何政治理念是合理的

一切事情的原因,是在於中國大陸,是一個「英雄教育」的架構。

這是學生的反應源頭,源自對英雄的景仰,對於非英雄的鄙視。使事情多數會走向激化 學生所做的就是這樣的事情,使用強硬的態度

從一開始的策劃當中就沒有想退路的問題,只要這正確能去到最後,自身就是正確,而且是英雄,這個的吸引力對參與者非常大。這也是為何會產生興奮狀態的原因,因為大家根本一開始想的事情,就不是怎樣去 bargain ,相反只是借 bargain 為形式,去取得一個最終的全盤勝利,可是那個勝利是甚麼,當事人也說不出來。

要說他們是謀求私利,那應該是錯的,事實上大家在鄙視謀自己利益這件事時,卻不意識到「追求固定目標,謀求自己利益」是一種理性的行為。因為這樣的人才知道甚麼時候見好就收,容易達成共識。

而民運人仕求的不是可見的「利益」,而是不可見,不明確的「勝利」,**民運人仕是「求勝」而不是求利。這使問題變得很難解決**,因為你不知道他們要求的到底是甚麼,他們也沒想過他們要求的是甚麼,只是想要事情發展到他們覺得自己贏了,但事情該怎發展才是自己贏了?這是英雄教育會帶來的事情。

今天說「統一了臺灣中國自然會變得更強」,其實和當時「民主了中國會變得更好」是同一件事的變種,有前者思想的人,對於臺灣的作用以及怎樣去運用臺灣沒甚麼想法,想的是「要了再算」。

而民運人仕想的也是那樣,到底民主怎樣反腐敗?誰提出過?對於民主的想法也是「要了再算」,甚至是怎樣實行,也沒有提出,而打算把這件事交給別人---也就是共產黨去想去處理。

重點並不是要達成甚麼,而是要感到勝利。所以這是大家變得那麼興奮以及到處爭取話語權

的原因,說的話也很大,因為想的事情太大。

如果說,解放臺灣,要犧牲十萬人,會有多少人說好?我想說好的人應該不會太少。可是如果說到解放臺灣「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要拿槍當前鋒部隊登陸」這麼切實的時候,大家是否真的又會這樣不惜犧牲?民運人仕面對的就是同樣的心理問題,革命是要流血的,但他們很遲才意識到革命要流的是誰的血的問題。雖然很荒謬卻是常見的參與者心理。

所以我不認為是領袖不爭氣,因為不是領導的人的問題,而是被領導的人的問題,換一個用利益去想事情的人去當領袖,就可以有更好的效果,可是,這樣的人當領袖,大家在那心理下,會讓他當領袖嗎?

所以最終多少會選出一個像柴玲的人當領袖的…

去到今天事情有改善嗎?其實我不認為去到今天,再來一次六四,學生的反應會有甚麼不同, 不過我想中央政府的反應就應該會有分別…

革命與憤青 - 暴力的破壞性 ^{革命的暴力性}

別說**戰爭時期,就算是盛平時期如今天,有多少人對於自己看不過眼的問題,都是採取「如果那些人死光或者用槍迫他們做就沒問題了」的態度**?這種壞人都死光,天下就太平的想法,是人類最基礎的想法。當很多事情想來想去都想不到解決方法的時候,暴力就會被相信為解決方法。

同理,戰爭也一樣,看看前南斯拉夫的戰爭就懂了,很多時戰爭就是把社會發展出現的問題, 去到完全沒辦法解釋怎解決時,就直接歸究在「壞人」身上,然後就要去打倒「壞人」。猶太人是 不是德國的問題,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希特勒讓德國人在生活諸事不順的時候,將這先遷怒猶 太人,再把這歸究於外國。

製造憤青的有利條件

環境導致憤青,憤青不太製造環境。

畢竟回頭看的話,你會發覺,像日本和德國的<mark>憤青抬頭,前提就是經濟上他們陷入一些不可解</mark> 救的困境。人類這種生物,一旦生活安穩經濟上也沒甚麼好憂慮的,也不容易走向極端。

但是長期處於沉重生存壓力底下的人,他們走向憤青是因為他們走向其他方向,都不是出路。所謂的有志難伸,是形成憤青最大的要素。

前題還是經濟,經濟走向不健康的道路是遠因,但這也是最難解決的問題,在大景氣蕭條,大家生活困苦中,完全無動於衷的富人,不管他是地主,資本家還是官僚。這些會是憤青的溫床,但你說要打倒他們的話-----那你就已經走向憤青那一邊了。

如果經濟的問題沒有一個可行的出路,社會就只會遊離在無能衰敗,或者憤青治國兩個極端之一。

憤青的政治押注心態

其實去到今時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背後,還是一直被憤青用力地捅。

甚麼人都可以得罪,就是不敢得罪憤青,因為第一,憤青是會傳染的,不論是用文學的方式,討論的方式,教育的方式,電視的方式都會傳染。不要以為任何的思想控制或者傳媒控制能控下來,你或者可以防止民主自由的思想散佈,但絕不可能阻止憤青思想的散佈。

因為憤青的基本就是將自己遇到的一切不快都歸究於「外敵」,至於原因是不是外敵,都是死無對證,所以成為憤青是容易的,脫離(仇恨)是難的。因為你得要證明給自己看,問題不源自那所謂的外敵…國家強弱是沒關係的。

憤青的願望就是等待國家強大,然後強大得讓他們足夠去犯一次夠大的過錯。而當然一個國家有機會強大才會有憤青,而**這些憤青期待的是累積多些資本,以便一次燒掉**,打個比方就是說,去麥當奴打工十年,把儲起來的錢拿去賭場豪賭。

如果赢了,他們會賭得更大,直至賭輸為止。這是孫子兵法說過的,百戰百勝者,國家必亡。因為越贏的國家國民越有信心去打仗(日本已表演一次給大家看),他們認為自己過去贏了,現在在贏,將來更會贏,當然,孫子是對的,這樣玩的人有多少本錢還是會完蛋。

只有輸一次大的,讓大家長期心灰意冷,把憤青的一切希望都在長遠而沒有機會達成的等待 中粉碎。充份理解到自己不只是弱,而且可見將來都不會強。絕對崛不起。

(二戰時很熱血的日本兵,天皇跑出來玉音時都心碎了)

當情青的理想全部滅,覺得國家不再能崛起後。通常反而那些國家就開始有救,這樣的事情真的是屢見不鮮。

我倒覺得很簡單,一個國家只要少了一堆覺得自己永遠是對的憂國騎士團壓住其他人說話, 就會變得理智一點。

革命的成因及參與性

一大群渴望利益和安定的小民,小部份致富的權貴,他們對於革命沒興趣而且麻木。他們希望在體制裡得到權力並安穩過下去。但最後的結果,反而是他們這種心態和行為,導致了革命的爆發。

因此,革命,並不需要很多人的支持。也不會,及不需要很有秩序,甚至根本沒有收拾殘局的能力。他並不如那些影視書本一樣,是一種全民參加的激情運動。大量麻木而沒有想法的民眾,當他們突然利益受到大規模的影響時,他們就會突然稱自己為革命,即使他們完全不懂革命是甚麼。

憤青是不可信,政治不應帶暴力性

其實我從<mark>憤青</mark>眼中看不到人類未來的幸福,他們說自己愛國,希望中國強大,版圖去到哪裡, 打敗誰,屈服誰。萬國來朝。可是他們對於怎樣令人類幸福,給予全體人類一種怎樣的思想,怎 樣的體制,怎樣的道德。以怎樣的技術,解決人類和自然面對的甚麼問題,都完不關心。

他們**並不真的愛國**,他們只是要求別人向國家**犧牲和屈服**,而不是自己默默地為國家**犧牲**,他們只是霸權主義,只是在這國家搞不清楚霸權主義和愛國的分別。

充滿仇恨與破壞的政治觀只會造就一個黑暗的未來,他們成功也只會建立一個黑暗的國家, 政治是應該建立在對萬物、自然、人類、文明、自由與生命的熱愛上…

(如欲暸解 日本戰前憤青對社會的影響,請參閱 附錄 "日本憤青與侵華戰" - p.99)

臺灣人的歷史與身份認同

(以下內容取自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中原住民 "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 的講稿)

「中華民國」是台灣原住民族群第五個外來政權

台灣原住民,雖然是遠有台灣最早的族群,但異邦異族的侵入,對外來政權輪替的統治,總是凌駕在台灣原住民族群之上,主宰一切,盡情搜括台灣的土地與資源,壓迫台灣原住民族,400年來歷史的軌跡從改變,從台灣原住民族來看「中華民國」實際上是佔有並取代了原住民族群統治地位的外來政權之一,茲簡介侵入台灣的外來政權如下:

• 第一個外來政權荷蘭〈西班牙〉

自西元 1540 年,葡萄牙人航經台灣海峽,高聲歡呼 Ilha Formosa 美麗之島!台灣呈現在歐洲人航海地圖上,將台灣推上世界舞台,台灣亦成了西班牙、葡萄牙及日本爭相入主的目標,但因台灣海峽天氣和地形險惡,多無成功,1624 年荷蘭人在中國明廷有條件的指使下,登陸台灣大員港,開啟台灣歷史第一個外來政權的統治,荷蘭佔領台灣主要的目的,是將台灣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日本貨物交易的轉口站,荷蘭人對原住民施以捕獵稅、捕魚稅、原住民族經常以反抗表示不滿。同期在台灣北部盤據的西班牙,只在台灣短短時間,後被荷蘭驅走。

• 第二個外來政權明朝鄭成功

明朝鄭成功帥二萬五千大軍由台南路耳門進入台江內海,從赤崁登陸,於1662年2月1日與 荷蘭簽訂台灣歷史上第一份國際條約,終結荷蘭人在台灣38年的統治。鄭成功最主要的目標 是以台灣作為復興明朝的基地,鄭成功以軍隊威力展現統治者的姿態,欺壓台灣原住民族群, 任意榨取利益,掠奪原住民財務,土地與資源,剝奪原住民權益比荷蘭人更厲害。

• 第三個外來政權清朝

清朝來自中國東北地區滿州韃靼人,由於吳三桂尹清兵入關,很快就把明朝消滅,佔有整個中國大陸,清廷雖將台灣列入中國版圖,但是不派朝廷官員到台灣處理政務,僅是派軍隊一萬人鎮守台灣,並不准攜帶眷屬來台,因朝廷大臣一直認為台灣是「花不香、鳥不語、男無義、女無情」一個未開發、野蠻的地方,並實施海禁,不准渡台。

清朝統治台灣,隨即所謂開山撫蕃,開墾荒地,採掘煤礦、打通要道、開闢港口、修建鐵路、擴展貿易,雖說多方建設經營發展,清朝政府稅收增加,卻因清朝無限發展與擴張,原住民族土地生活空間一再被侵犯並擴張,原住民族群忙於奔命於一次又一次的被強迫從其土地上遷徙。

• 第四個外來政權日本

原本與台灣無關,是日本與清朝因爭奪朝鮮的主權所引起的甲午戰爭,戰敗後所簽訂馬關條約 把台灣永遠割讓日本,台灣原住民族群亦莫名其妙地,換來了新的統治者。日本原先以武力鎮 壓各地區原住民,再進行封鎖性的管制,並延密以隘勇線實施原住民出入境的控制,並令原住 民拜日本神社與天皇,進入蕃童學習所接受思想改造的教育,原住民因忍無可忍,因而爆發霧 社事件等抗暴行動。 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兵擴大戰爭面,需求人力更多,徵召原住民當「高砂義勇隊」,參與南洋地區的戰爭。

• 第五個外來政權中華民國

美國在日本廣島及長崎丟下了兩顆原子彈,日本裕仁天皇於1945年8月15日,宣佈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台灣省行政官陳儀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接受日本台灣總督安藤利吉投降後接收日本人留下來的一切產業。

蔣介石與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內鬥,被共產黨打的無處可逃而落難台灣,敗退後一心一意期待 反攻大陸,首先回復了在中國被選出來的總統頭銜及國民黨總裁,建立了一黨專政,以黨領政 的體制,實施比歷代中國皇帝更專制、恐怖的高壓統治,並向台灣發佈長達38年世界最長的戒 嚴令。

「中華民國」統治期間,原住民政策施予漢化教育,強迫原住民認同炎黃子孫,積極消滅原住民族母語文化,原住民常在選舉中被中華民國主宰者中國國民黨利用為鐵票部隊。2000年雖然台灣人民及原住民族,使代表台灣本土勢力的陳水扁當上總統,並於2004年以選票過半光榮連任,但象徵外來政權的「中華民國」卻仍以中國法統的勢力,在台灣屹立不搖。

臺灣人的身份認同

(以下數段由 "Zionward" 網友於看板討論區發表)

台灣跟中國是一邊一國了。

雖然外省人朋友有些真的很大中國,

但不管怎說他總有無限的回憶與成長過程在台灣,這是他無法否定的過去。

固然本省人不好過,但應該要先放下才對。

畢竟惡性循環是需要被打破的。

台灣應該要像美國一樣(或者如 ZM 大所說的新加坡),

被當作移民社會,不管先來後到,

最後就以『台灣人』的立場,去認同這個地方。

李總統說過「新台灣人」這個詞,就是說這個,這才是超越身份與現狀的道路。

外省人來了,新住民來了,老外 CCR 之後住下了,

都變成台灣人。新來的願意定下來,早來的要接納晚來的。

(雖然可以抗議不公,但接納的心與大前提要有,不能失去)

這樣才有得解,而且才會變成,我們這個多族群的情況,不是扣分,是加分。

所以同心圓史觀是正本清源的方式,我們是新而獨立的國家,

要有海一樣的胸襟去融化你的旁人才對。

諸君,請掏出你30cm的炙熱的台灣魂,

用愛去包容你身邊的人吧!

(不是隨便抿恩仇。是了解之後,去愛)

臺灣與日本—日殖時期的皇民化運動

印象中,日本人對臺灣的論述是有多種的,我以所知的再補充一點在網上補充到的資料答一下。

首先有一點我認為必須是指出的,就是「同文同種」這四個字,這四個字並沒有甚麼親切,善待的意思。這是一種有政治意圖的語言,任何跟你說跟你同文同種的人,都是對你有所圖的,簡單來說這四個字翻譯過來就是「裝熟」,裝熟是為了牟利。

所以日本人就算真的認為日本人和臺灣人是同文同種,本身就有政治意圖,說穿了,**同文同種 這四個字**,用途就是在你不願意接受其指揮時用來指控你是「叛徒」,雖然你明明沒想過要效 忠他。

因此就算日本人視臺灣人同文同種,意思也只是「臺灣人應該效忠日本」,而不是說日本人很愛惜臺灣人。當然,也有愛惜臺灣人的日本人,但那是個人的感情,而不是因為「同文同種」。

對這課題有了基本認識之後,不因為我的答案而有任何政治上的擴充猜想之後,可以說說當時的背景。

當初日本得到了臺灣,要用哪個方向,是很分歧的。日本當初只知想要從清朝手上拿到臺灣,卻沒有計劃過要怎樣去經營它。

後藤新平的主張就是和英國差不多,他進行的是產業改造,就像英國對香港一樣,他也認為「臺灣人就是臺灣人,不會也不可能變成日本人」,所以重點在於在不刺激當地反抗的前提下,把臺灣改造成一個對日本有用的地方。

而刺激日本改變這種態度的是民族主義的興起,如果沒記錯的話,現在某些中國共產黨元老的早期言論,就有「支持臺灣獨立」的說法,首先是甚麼背景產生這種說法?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戰後處理的問題。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就是將整個大帝國瓦解,分別是俄國,奧匈帝國,奧土曼帝國和德意志帝國。而瓦解的方式就是將這些國家分割,分割的理據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主張的是「民族有建立國家的權利」,因此他們有權從帝國脫離出來,成立自己的國家。這意味著,「由一個民族統治另一個民族的帝國」這個被公認的思想,從今開始出現動搖。

日本雖然不是戰敗者,不需要被分割,但這產生了影響,因為同一個理論完全可套用在臺灣身上。也就是說,如果日本將來跟某一個列強對上,很可能臺灣就會被煽動獨立。

而這件事也發生了, Edgar Snow 的 Red Star over China 裡就有論述, 寫過**毛澤東在陝北時就發表過言論認為要支持臺灣獨立**, 那原因當然也不是因為愛惜臺灣的人民, 而是「**這能夠有效的** 削弱日本帝國」, 這些思想本身就是希望臺灣能夠產生獨立運動,對抗日本,或者至少對日本

造成困擾。

那問題就回到日本那處,如果日本繼續承認臺灣是不同民族,這種思想一旦滲入就會構成危險 所以日本才改變立場,改過來認為要讓臺灣人同化,**皇民化**就是最終一著。**簡單來說,跟現在** 中共做的行為一樣,就是「你是我民族的一部份,所以你不是一個民族,你不能獨立」。

那麼就唯有將臺灣人變成日本人了,**簡單來說,就像現在中國大陸的所謂「你是中華民族裡的藏人」,你用「你是日本民族裡的臺灣人」,就能理解那是甚麼回事**。這樣的話,如果臺灣對日本不滿,那就不是民族運動,而是「地方主義的分裂活動」,是「西方白人國家對亞洲人的陰謀」。

因此教育要改為讓臺灣人說日語,要他們效忠天皇,以及忠於日本,並在教育上將日本人和臺灣人混合等,這點是無分日本人和臺灣人的,目的就是「讓日本人覺得臺灣人是他們民族的一部份」,又令臺灣人「覺得臺灣對日本也有責任」。

說穿了跟中華的「漢化政策」是在做完全一樣的事情,為的就是維持日本在當地統治的正當性和被認同性。那倒不是只在改造臺灣,也在改造日本,如果你不喜歡日本人,稱之為「洗腦」也可以,因為目的本來就是想在臺灣萬一有獨立運動,日本需要鎮壓時,讓臺灣也有人支持日本來鎮壓,和讓日本人認為「那只是在鎮壓自己民族的地方叛亂,不是在鎮壓別的民族」來將行為合理化。

所以要說日本人看臺灣人是同文同種,這點正是那段教育時期所想要建立的觀念,但目的很顯然的,是為了「維護日本帝國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完整」,這才是重點,要達到這目的,日本人和臺灣人都是應該為此而犧牲的對象。

而日本帝國時期,也經常強調,日本是黃種人和東亞人民的領袖,日本是來領導東亞人民對抗白人。黃種人是同種,漢字文明是「同文」,同文同種是對的,不過重點在於「我們同文同種,我最優秀,所以我來領導你們」。

這在侵華戰爭開始後達到高峰,原因就是日本打一場他們支持不了的戰爭,極需要臺灣的全力支持,所以**要求的是「完全日本化」,要求敬國旗,唱國歌(君之代),信神道教,完全日本化的教育等等,以確保臺灣人不會在戰爭中背叛。**

也就是,所謂同文同種,其實指的是,「日本人和臺灣人都應該效忠大日本帝國」。所以你說對日本人特別好也不一定,畢竟這是日本人認為日本人有責任為大日本帝國而死,而臺灣人也有責任為大日本帝國而死和付出一切。

因此,那是指「你要負我想你負的責任」。

日本殖民臺灣是西班牙式。所以造就了臺灣人比較高的歸屬感,和香港其實有分別。 香港(叫英聯邦)對英國歸屬感較弱。

同樣,臺灣人對日本的抵抗也較香港大,因此情況相同。 日本的帝國議會不接納殖民地議員是一個大敗筆。

臺灣是移民國家,不存在"小中華思想"

韓國和臺灣的分別是韓國一貫有小中華思想,臺灣沒有, 所以韓國對日本統治的反感是在於自己的尊嚴被辱。 臺灣本身因為是移民後代,重視的是生活和安全。

「小中華思想」不是中國化,而是「中央化」 , 也就是自己是可見世界之核心之一的想法。

臺灣卻只有人民,沒有朝廷,自然談不上產生「小中華思想」,因為自知是邊緣地帶。

中國南方如廣東也沒有「天朝心態」便是如此, 因為即使自我認同是中國人,卻從不感到自己在核心, 相反很認知到自己只是核心最外圍的邊緣和前線而已。 但韓國,中原和日本都自感到一個核心。

重點是,環境產生思想,不是思想相似,而是環境相似。 長期在那樣的環境下,就算有信仰也會慢慢瓦解的。

國民黨的起源—中華民族

原本中華的概念是在於華夏本身居於東方所知的文明世界的中心,自稱中國也代表自稱為文明世界的中心,是一個形容詞,中國指的就是「當代世界霸權」。自稱中國則代表是自稱「在這個時代我是文明世界最強之國」,因此,中國並非一個國號,而是一個稱號。

如果用回清朝之前的標準,十九世紀的英國亦可以自稱「中國」。滿清之所以稱為中國並非他們漢化成漢人,而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文明世界的主宰。

梁啟超當初提出的中華民族,真的只是指漢人,但隨著時間,中華民族的定義是慢慢修改過的

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是為了解決清帝國原本就是多民族帝國的繼承問題,毫無疑問地,清帝國是一個由滿族統治其他民族的帝國。因此,才會提出五族共和一說,意思就是將五個不同民族合一,便是漢滿蒙回藏。

但**後來發覺到五族共和本身也忽視了境內很多其他民族,才會產生中華民族的新概念,就是把所有民族都包了進去,整個「中華民族」概念其實是一種理想主義的產物。**在把這個概念包進去的時候,基本上那些革命黨人沒有問過漢族以外的人,革命本身也是一種排滿革命,甚至他們根本就沒深入接觸過漢滿蒙回藏底下後面四個民族。

當初革命黨關心的只有怎樣從滿人手上取回主導權,後面的事其實沒詳細想清楚。

他們當然也沒想過別人是否會接受的問題。情況就像,英國如果在定義上修改,說以後香港人都是不列顛人的一員,或者日本把臺灣人皇民化差不多,那是單方面的吸納,同時也包括他們要接納漢族的文化和文字。

這也是國民黨的成立根據,國民黨的原意就是「中華民族民族主義黨」原本就是想要從不存在 的架構中,建立中華民族的政黨,也就是通過政治、外交和武力手段,將中華民族建立起來。因 此,中華民族並非一個有古老歷史的民族,相反是一個很年輕的新生民族,而建立中華民族的 是國民黨。

當初革命黨人當然地,他們欠缺足夠的資訊渠道,也沒有那麼多資料,他們對世界的認識和世界觀,很可能還比不上現在的一個高中學生。孫中山是理想主義者,他當初也沒想過中華民族這樂觀構想日後會產生甚麼影響。

國民黨的奴化教育及官僚運作

(以下數段由 "kuophung"網友於看版討論區發表)

但國民黨的教育是什麼?大中華意識形態洗腦?

背一堆不切實際的中文古文?背一堆無用的中國地理?背一堆國民黨認可的中國史?

搞到人民對於國民黨扭曲的中國地理歷史遠比切身生活環境還熟?

而本土文化或是家鄉地理歷史非得到。

大專院校專門的系所或是研究人員或是涉獵過相關資料的文史工作者才找的到相關資料?才能知道家鄉的地理和歷史長什麼樣子?文化是什麼?國際關係的相關問題? 這直的很荒謬。

國民黨的統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很多時候地方文化團體或社區總體營造在實際運作的時候政府也會運用公權力打壓或抹黑。 因為那種東西在推動十是常常會牴觸到國家機器和統治階級的利益。

文化這東西需要空間,需要自主性,需要人民的參與。

國民黨來台灣後藉由白色恐怖和戒嚴等等...讓既有的階級重新洗牌。 然後國民黨在安插聽他話的家族進入政府機構並給予他們蠻多的特權。

例如:公車特許權,農漁會利益,土地開發權等等…

並藉由資源壟斷操作地方派系,派系底下常常和黑道掛勾。

地方文化團體或是社去總體營造在運作的時候常常是和那些地方派系和官僚和財閥利益牴觸的,所以政府的官僚體系包含檯面下的常常對那些文化團體社區總體營造等等...大力打壓。

就從教育層面而言(若那位會長說的沒錯),

至少日本人的教育是教學生如何思考"人"的生活和精神。

國民黨的教育是教學生如何服從政權服從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國民黨塑造的價值觀)。 這完全是不同的層次。

最後,日本很壞沒錯,但國民黨更爛,態度也和日本人差不多,還是前現代思維。

國民黨與原住民的關係

(以下內容取自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中原住民 "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 的講稿)

…「中華民國」對原住民族而言,是外來政權,其所制定憲法,主要是為其在中國大陸有權統治的中國人而立…

「中華民國」既然已從其有效統治的中國土地與人民離去,並被與之政爭的中國共產黨逐出中國,逃亡台灣,強行統治台灣,又以施行全世界最長的戒嚴,恐怖操縱台灣人民,並以反攻大陸解放水深火熱大陸同胞,及異想天開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些只是作為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政權延長統治台灣的壽數。

. . .

大中華主義的謬論(統臺思想改造)

世界上不同利益團體的鬥爭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所謂中華民族的想法,本來就是本著先把對方說成自己人,然後說自己人不應該鬥自己人,最終這件事不能完成,就唯有失望地說,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宿命,其實我認為這是掩耳盜鈴。

因為這個「中華觀」的理論,講究的是誰是自己人,而只要視為自己人,就道德上不應該怎樣那樣,而不考慮那根本不是自己人,而不是自己人又怎樣?其心必異,難以合作,可能要消滅。所以會有「臺灣人如果不是中國人殺掉也沒所謂」的理論,打從一開始的問題就是將重點放在「你我區分」。

而且更大的問題是,那是一種性善論,認為合作本身是建基於大家是家人的先天信任上,臺灣 人是中國人,中國人和中國人是家人,所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中國人應該和中國人合作,和 全世界競爭。

這才是過時,含糊關係,含糊區別,而不去正視現實,即使大家有多少的不同,都先不承認,然後再將心力放在不斷的削除,消滅不同之上。所以時間都放在消滅異已,統一語言,文字之類的行為上,因為有這想法的人覺得,人之所以無法合作是因為擁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身份認同,而將這些東西全數統一,人就能夠推心置腹的合作。

而我們想像這世界其他人,都是因為他們有足夠的統一,所以他們能合作,而我們還沒有這麼統一,所以經常有矛盾,會內鬥,我們「應該」是一樣的,但我們「暫時」還未達到這「理想的狀態」,因此我們要先不擇手段的達成那個理想的狀態,那個理想的狀態就是所謂的「統一」。

最終已經統一了很多東西,從政治上的專政去到文化上的單極,但還是無法防止任何「內鬥」, 因為我們不承認問題是大家有先天的利益衝突,我們認為大家利益一致,只是愚蠢地沒有認識到「共同利益」,所以必須用強制的手段或武力去犧牲少數成就最大的利益,但我們會發覺無論犧牲多少次的少數,「內鬥」還是持續,那我們就唯有說那是宿命,那是「中華民族的劣根性」。

因此,我是不會贊成的。不會贊成的原因是,這種哲學在兩千年間也沒有成功過,大家只會說「分久必合」,卻不願意談為何「合久必分」,我們追求「合」去到一種妄想的地步,比方說,我們把歐洲聯盟視為「統一」的一種,卻不理解他們的運作方式,偶然又嘲笑一下他們不夠統一導致問題頻生。當事情變差時,我們歸究於「個人」的失德,而不是歸究於思考哲學或者理念,制度的問題,貪官存在是因為貪官自己太貪,不是因為制度無法防止他去貪,制度不能實行是因為那些人不夠忠誠,而不是那制度根本不切實際,而最基本的問題是,把人類的未來建立在這種「性善集體論」,最終卻因為這根本不合現實而喪失理想和失望。

那我就寧可直接把這種理論否定了,既然事實就是有利益衝突,那我們應該面對它,拿出來交 換條件和利益,所以我沒扯甚麼民族,因為我認為用這種方式去說服別人合作是愚蠢兼不合 時官,也沒扯甚麼血濃於水之類的廢話。

以利言利,在商言商,合作的先決條件是承認大家的利益不同。就像大禹治水一樣,不是將不同的利益硬要合在一起,而是想方法去疏導不同的利益而不衝突。閉上眼睛的和諧,最終還是

會堵爆的話,那問題早些翻出來才是有益的事情。

我不認為會做不到,很簡單,地球上有些人類做到了,西方史就是一大堆利益有衝突的國家互相合作而成就出來的。

那證明這不是超越了人類的能力的事情。如果做不到,那只是想法和方法上沒完整而已,至少我自己是沒問題的,那你要說我是中國人的話,那麼就已經是說,中國人是沒問題的,那如果你說我不是中國人的話,那麼其實你們也不是。大陸人或者很在意自己是中國人,而臺灣人或者很在意自己不想當中國人。

活在幻覺當中能創造未來嗎?幻想別人當自己是自己人,一切好談,應該是不會有未來的。談不成就用迫的,也沒有好一點。

至於我,我不介意我被視為中國人或者不是,基本上兩種觀點我都接受。如果說中國人這三個字能有助大家合作,那我認為絕對是好東西,但如果中國人這三個字只是妨礙合作,我也不介意丟掉,如果你想跟臺灣人合作,而他們介意你稱他們是中國人,採取「我們是家人應該互相合作」的頹廢溫情牌,不僅無效還令人生厭的話,那我也看不到為何一定要稱別人「你即使不承認你也是 X X X (例如韓國人)」之類,因為我認為已經本末倒置了,之所以要有中國人這身份是為了合作的,如果無法產生此效果,那就沒必要堅持。

既然西方人做得到,沒理由東方人做不到,如果人類真的不能做到,那西方人也會面對同樣的問題,那東方人也不會屈居劣勢。如果單純只是不想破壞自身的信仰,那不如放棄破壞它,既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既然是科學的無神論者,那麼,自然任何信仰都可以丟掉,包括中華主義,不過就是法輪功的同類而已。

反正共產主義原本就強調只有階級鬥爭而沒有民族鬥爭,自然沒必要強調甚麼民族,雖然我 明白大家都分明當共產主義是豬肺湯。

. . .

台灣是怎樣建立自己的主張呢?

就是李登輝開始強調本土,到民進黨上台,認為台灣人由原住民、日本人、大陸的移民等等組成 就開始關注本土,確立閩南話為台語,和原住民的語言都得到尊重,終於改變了台灣人的想法 不再認為自己和大陸血脈相連,而認為台灣就是台灣。

韓國也有南北韓身份認同的問題

北韓經濟很弱沒錯,但軍事上要對南韓構成毀滅性的破壞是絕對有能力的,三八線雖然地理 上是天險,至少不像渡過臺灣海峽一樣要渡海。而首爾(漢城)更是直接暴露在北韓的射程裡。

南韓雖然視北韓為韓國人,也沒傻到放下所有戒心,南北韓會談當中,南韓就不願意接受北韓要求撤走美軍,南韓人也反美,但他們更知道美國人跑了之後就是引狼入室。堅拒了北韓的要求。

南韓人並沒有被「韓國人」這個身份迷糊掉利害關係,這跟一扯上「中國人」就亂來的兩岸四地 完全不一樣,在兩岸四地中國人三個字是拿來宣佈「你的東西我有權分享」之類不合邏輯的說 話,南韓人會去關心北韓人,但更清楚南韓人的真正同胞是南韓人,而北韓人同是韓國人,卻 也絕對可以是敵人,更不會蠢到想要和對方分家產。

移民篇

臺灣人的懦弱心態

我相信今天臺灣是專制的話, 遇到的問題只會完全一樣。

視野狹窄,保守,失敗主義,沒有上進心也欠缺責任感才是不進步的原因。這不是民主或專制的問題,而是態度消極,畏縮的問題。和銀英傳不同的是,這世界上不是只有臺灣一個民主國家也不是只有臺灣一個小國,人家不見得就一定有臺灣一樣的問題。

所以問題是出在臺灣人自己習於安逸,依賴指揮,保守不求變之上。這些根本不是甚麼民主專 制的問題,而是顯而易見的態度問題。我談的並非「理想」,我是作為一個有經驗的實行者發言 的。

保守懦弱,不負責任,未打先認輸,當然於事無成。

脫離下流社會

甚麼叫下流社會呢?那就是說,我們不能或不願視自己的國家和社會為最好的,最適合自己的地方,而只是視為一個踏腳石、上臺階。用一個比喻的話,就像銃夢裡的廢鐵鎮,在鎮裡大家的想法就只是賺了足夠的錢,移民去更好的地方薩雷姆。

人賺錢,是為了得到更好的社會地位,更好的生活。而事實上,更好的生活環境就是建立在進步的社會上。

給你成為清朝最有錢的人,你可能有很多房地產,很多奴婢,八面威風,四夷來服,可是你傷風的時候不會有阿士匹靈,夏天的時候不會有冷氣機和冰箱,平時想娛樂的時候不可能上網看youtube,身邊的人可能隨便染個病就死掉了,你染了病也只能用很可能根本無效的醫生和藥,政治落後,皇帝隨時可以抄你家,你甚至根本保障不了你自己。

再有錢的人都是依賴著社會生活的。健康的社會,才能夠產生更多更好的東西給有錢人享用。 因此,改善社會的體質,不僅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利益的所在。

只是華人世界在過去長期停滯,大家根本就不考慮社會有突破的可能性,認為人世就只是不斷的治亂循環。而後來接觸西方了,不認同西方的人抗拒,認同西方的人,追求的就是賺到了很多錢之後,索性去那邊植根或移民過去,就像今天大陸多少高幹子弟是在歐美那般。

那就是「下流社會」, 下流指的是, 我們眼中把自己的社會視為下流的, 而我們光明的未來, 就 是自己賺到錢, 脫離這個下流的社會, 走進上流的社會, 也就是外國去。不論那是美國, 歐洲還 是日本, 都是同一種態度。人類賺錢就是為了改善處境, 去到終極一定會觸及一個問題, 「我們 的錢已差不多不愁目前社會一切能得到的服務和消費品後,怎樣再進一步?」

- 1. 把社會的邊界拓展下去,創造更好的產業和商品,那就是阿當斯密所說的「有益的奢侈」。
- 2. 離開這社會,加入另一個更完整的社會

然後我們這邊選擇二的人一點也不少。在一個社會中成為有錢人,以及有錢人自身,他們賺錢的目的就是離開這社會…若所謂成功者,抱持的是這樣的態度,社會自然會陷入瓶頸。

移民 - 逃避責任

回望 1997 年的臺灣…當年是亞洲金融危機時,那時發生甚麼事?

南韓·泰國·這些臺灣今天視為新興的競爭對手的地方,就是在當年受創最深的時候。相對而言香港,臺灣這些,則被視為護盤成功戰勝了危機的勝利者。這就是十五年前(=1997),那個起點跟今天的情況是剛好相反的,那時三星還未是世界手機霸主,臺灣的電腦遊戲比南韓更繁榮,如果你是當年的南韓人,你又如何會預期到南韓在未來的發展呢?不會也有覺得沒希望的想法?

正是當年的挫敗,使南韓痛定思痛,大力的發展新產業,例如手機、資訊文娛,使今天有了成敗。也是當天的「成功」,使臺灣,香港的金融和房地產卻在生存下來後蠶蝕其他產業,使實業變得難以生存和挖空,變成今天的局面。

. . .

其實亞洲國家對於處理「下一代未來幸福的問題」,就是不解決問題,然後賺一大筆錢,留給子 弟去移民外國。國家太大,公民太小,結果沒有人認為自己有義務和有可能改變國家。

南韓承擔國家責任

當年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時,韓國的婦女們可以賣掉自己的金器,貢獻國家解救危機,當年我有些同學去韓國,看到當地的青少年為了渡過難關,節斂的過活。

這些都是真事,這些都是問你問我都做不到的。

也許一些婦女的金器價值,相對於國家的財政,根本就不值一提,但那種願意共渡時艱的精神只怕是華人的我們所共同欠缺。

韓國人有很多跟華人社會相似的地方,比方說,升學主義,過度補習,在社會中有很多潛規則,愛拉裙帶關係。人民依賴政府,老是山寨美國,日本的東西,政治混亂,政客貪污腐敗,互相指債,地域分裂爭鬥等,可是說,我們的惡習,他們都有。

但有一點卻不知道我們是否有,但他們一定有。

在遇到困難的時候,韓國人卻可以像那樣,婦女們寧可賣掉自己的私產也要團結互相扶持,<mark>韓國人明白一點,就是在這世界上在危難時會支持自己的就只有自己的同胞,而自己也是唯一能支持自己同胞的人。</mark>

他們對這點有深切的認識,在面對經濟危機時特別有力。

而不是在危難的時候,率先逃避,單純把問題全部推卸在自己敵對的政治力量之上,把時間花在互相嘲笑、冷笑、指責上,是的,我說的便是華人們,華人的特色是不去解決問題,遇到自己不認同的東西就給予「我笑了」、「令人發笑」、「可笑」這些評語,而不做任何事,甚至嘲笑打算做任何事的人。政府只是配合他們這種態度去做事。

韓國人憑藉的是社會的力量,在外人眼中,他們排外,偏執,自大,不擇手段,可是他們不擇手段是捍衛自己人。而不是不擇手段對付自己人。

這個分別夠大了嗎?不擇手段對付競爭對手是卑鄙,那不擇手段對付自己人的又該叫甚麼?

會視臺灣會對手,代表他們的腦袋還很正常,沒蠢到低估一個有潛力的競爭者。

臺灣的勞動力與生產力

保護主義

韓國經濟學泰斗張夏准,就主張過,差不多大部份成功變成已發展國家的工業國,都是實施過保護主義。而保護主義,使國內較低產值的企業得以生存,勞工能夠不用直接面對外來勞動力的競爭。

要薪資成長,須建立在三個前題下:

- 1. 勞動力並不處於過度供過於求的狀態
- 2. 工人有集體談判權
- 3. 工人的工資上升,不會將企業由盈轉虧

因為工資上升會導致生意做不下去,就會倒店,立即導致釋放了更多的勞動力出去,惡化第一點。所以薪資上升的前題,就是這些企業還是有利潤,而不是賠本的。

不採取保護主義的話,第一點是解決不了的,只要世界繼續和平,每一個動亂的地方回復安定時,教育開始生效時,就會產生大量貧窮而有待使用的廉價勞動力。國際資本手中的現金就足以驅使他們工作。

如果不採取保護主義,那勞工就是要直接和這些勞動力競爭,國內市場的商品也必須在這些 低廉勞動力產生的商品競爭,在供過於求,永遠有比你更便宜的人力的情況下,薪資何來提升 的可能性?在蘇聯瓦解後,大量前親蘇國家的勞動力,傾注進去整個世界勞動市場體系裡,若 市場是門戶大開,薪資自然就會被拉平。

現在經濟全球化,但法律和人權則不是,所以你競爭的對手,很可能是一些被極度壓搾的勞動力,極低薪,極高工時,沒有休息時間,童工等,單純用數字去算成本效益,血汗性質的勞動力足以震撼任何其他勞動力。

你不可能限制在國外的勞動力,你只能限制這些勞動力對你的影響,**最終你想保持現在的工作情況,而得到較好的工資,不致於陷入地獄式的惡性削價戰中,只能選擇保護主義**:收取重度的印花稅,限制移民和外勞,限制資本流出境外,操控匯率等。人工製造一個國內市場的利基。

產業本身沒有利益,是不會有薪資提升的,薪資本身就是建基於利潤上,如果做生意能一本萬利,那就只是集體談判權的問題,但臺灣目前卻並不是這種順風的時代。

工業化教育的問題一勞動力可代替性

傳統的家庭式企業,可能會把員工當成親人,有福同享。但現代化的企業,是無情的機器,別說員工,連創業者和董事,都可以隨時被拋棄了(想想 Steve Jobs)。底層的員工也只是機器的零件,是勞動力商品,就像電腦裡的硬盤一樣,把東西 copy 走了就可以丟。

公司的財產是運作的制度、習慣,關係網絡等,一間成功的現代企業,裡面任何一個人都是可代替的,包括董事也可以全部換人,所以對每人的待遇,看的就只是「供求」,而不是人性常理。

技術人力供應多,薪水就會向下調,是知識和技術變得不值錢了,在三十年前,技術員在千中無一下,當然是需要用薪水去爭取,用加薪去保留。在三十年後,**在教育制度的大量生產下,僧 多粥少,供應多過需求。**

對於公司而言,請一個員工基礎的理由,就是員工提供的價值,大於請他的費用。你努力工作,就是在增加對公司的價值,而如果你辭職也沒甚麼地方可以跑,根本跑不掉,企業自然地享受你更有效率,更努力工作所產生的利潤,而不需要回報你。

這是重視教育的副作用,只是我們以前天真地認為,當甚麼人就該有甚麼價錢,但市場經濟是任何東西供過於求,價值就會貶低,就算是石油,如果有一天發現一種方法能便宜地把大便變成石油,那麼石油價格也會崩潰。

同樣,如果人人都可以當醫生,醫生就不值錢。 這就是自由市場。

採取西方的教育制度—多元化創意教育

西方國家也曾經像我們一樣推行「工業化教育」,在五十年代的西方,工業化教育的理論相當 的流行,單純把知識和技能當成生產,而社會將會消費所有的知識和技能。

問題是,市場會飽和,所有東西都是供求的問題,知識勞動力,高級勞工,專業人才,一樣會供 過於求。工業化教育的結果,就是到處都有一些具有專業技能的勞工,因為競爭太大而互相割 價,最後就變成了低價勞動力。用了前半生苦讀的知識,因為需求不足,而沒有發揮的空間。

去到這部份,西方就意識到,重點而不在於怎樣產生知識,而是怎樣生產能將這些不斷貶值的知識,變成更多不同產業的人。比方說,將過多的醫療人力變成美容,健康產品,將過多的教師變成補習天王等等。

去到這一點,就無法再用苦讀和考試去產生。相反,熟知消費者要求和感受的人,富有創造力和行動力的人,對自己志趣有強烈理念想要去實現的人,富有積極性的人,就變成了重點。

那就和苦讀和考試式教育是相反了,不斷被強行安排時間表,一天到晚都沒有自主權的孩子,習慣了一切都是被人安排,自然更難發展出積極性。因此,減少這些沒必要的強迫性,讓他們自己去玩,從玩耍中,他們會學會很多不同的東西

不是說東方的教育和西方的教育,哪個就比較對,而是社會需要甚麼人才時,就需要怎樣的教育。今天臺灣不是欠缺技術人才,而是欠缺有足夠的勇氣和視野的創建者時,這種教育就不足使用。

當然這種教育也有後遺症,那就是沒有平等,有些人先天就是甚麼才能也沒有,給他自由也不知道應該幹些甚麼。這些人可能比較需要有人告訴他們做甚麼,迫他們去做,否則就會迷失方向。那麼這種教育就不適合這些人。

他們會既沒有專業知識,也沒有行動力,既當不了領導者,也當不了骨幹或部下。那麼在這種 教育下,他們墮落的機會比較大。在工業式教育下他們大抵還可以有一技之長。

假設世界再一次陷入戰爭,再一次重建,無疑地,工業式教育會再度興起,因為我們很清楚需求在哪裡,只要盡快生產這些人填滿需求就好了。但當市場再一次飽和,我們還是需要能突破的人才,那麼就不是我們這種教育所著意生產的。

美國的教育會產生一流的企業家,頂級的所有人才。 最好的老闆,最好的投資家,以及最能獨立處事的員工。

但同時也會產生一群完全被遺棄,品德和能力都崩潰的廢材。可是在資訊時代中,一個這樣的強者,頂得過百萬個廢材。現在是三十個臭皮匠也頂不上一個諸葛亮的時代。

我們的質素比較平均,可是這種平均並不是好事。

臺灣產業需多元化

臺灣產業需創新

…對於安全地賺錢的索求,就容許不了創新和風險投資。比方說,韓國在投資在電玩業,直至 今天成為了強大的盈利產業的時候,臺灣卻在半信半疑下遊離,因為不理解這些產業,所以不 敢冒風險;因為不敢冒風險,所以很難去嘗試;因為難以嘗試,所以創造舉步維艱。

costdown 不是原因是結果,因為越不是走向創新,就越是走向和模仿者競爭,模仿者只會越來越多,不創新的話,臺灣的競爭對手就不是南韓,而是越南、大陸這些新興工業國,模仿者的勝利者,就只是誰能用最低成本把東西造出來。這種競爭,勝利者是誰割肉割得比較痛。

僧多粥少就必須導致削價。這是沒有選擇的,因為模仿別人技術和行為容易,創新之所以難以模仿,是因為人從來都不能靠模仿,去克服創新的最大妨礙———頑固保守。

別忘了韓國也是在亞洲貨幣危機當中重傷的一個國家,那時候韓國痛定思痛,進行了大刀闊斧 某程度上是高風險的改革和投資。如今臺灣面對一種慢性的陰乾時,也必須反省出一個解決 方案。

臺灣有沒有救,並不在於是否跟外面的人交易。相反,而是在於能否克服受限於過去成功經驗的制肘,不再複製過往的模式,而大膽地嘗試新的產業和新的方式,給予新世代去嘗試更多新的方法,從跌撞中找出出路。這比較實在。再怎樣杯葛韓國,韓國的錢也不是主要從臺灣賺的,臺灣的競爭對手也不僅是韓國。

把視野放到整個國際市場上才有出路。這不是跟韓國的意氣之爭,而是更嚴刻的未來生存問題 丟臉的並不是在於跟敵人交易,而是滿足於已有的成功之道,享受過去勝利帶來的剩餘戰利品 而在危機迫近的時候也不願有任何改變。

重拾對創新冒險家的信任

一個冒險想改變現狀的人,不僅不會受到支持,反而會受到懷疑。就像上面一篇這串文章所說 就算有實力有影響力能改變些甚麼的人,都無法保證百份百的成功,而他的失敗一定會帶來 某些損失。

臺灣對這種失敗有多少的容納力?現在的問題需要勇敢的冒險家才能夠解決。可是任何冒險,都是只有小部份會成功,大部份會失敗。

Steve Jobs 和 Bill Gates 的背後是大量失敗的創業者。

可臺灣的社會,能信任這些冒險家嗎?那篇文章說過,在外國,失敗的嘗試者也不致於身敗名裂,一沉百踩,雖然他失敗了,而他的勇氣和付出也多少會被賞識。能夠在別處東山再起。而在我們這裡,是否更可能換來一句「早叫你不要冒險你還做,活該。」?

而去實幹革新嘗試的人,在這社會卻會變成悲劇英雄———他不僅要當一個英雄,還要因為當英雄的人不會被信任,而背負著大家的嘲笑和咒罵。一個無法互相信任的社會,最終最能生存的,是當腦滿腸肥的既得利益者,悲劇英雄不是死光了,就是投入既得利益的溫暖懷抱裡,而不是在冒險的世途上受寒冒冷。

因此,不要只想改變大老闆們。真正要改變的是整體之中的我們。

領導者和被領導者,關係不一定是「從屬」,也可以是「同伴」。如果臺灣人與臺灣人間,無法超 越政治等立場衝突,理解到唇亡齒寒,從而建立起這種互相信任同伴的關係,一切都是無解的

臺灣的保衛意識

臺灣的優先主義

民進黨的方向比起國民黨要明顯一些。就是臺灣優先主義。

臺灣獨立事實上也只是臺灣優先主義的一部份。

除卻某些人會覺得獨立比較重要之外,很清楚地認為「臺灣利益最重要」這點,其實才是在意識形態上的重心。因為臺灣的社會同質性算高,所以這種理論可以沒有很大矛盾地執行。

正如一切政治力量一樣,綠營本身也不是單一意識。臺灣優先主義之下會派生很多不同的想法 其中也有些很激進的「臺灣孤立主義」,那自然別說大陸民主化,他們根本不在意大陸發生任何事。最激進的那些連美國也反,完全不顧**現在臺灣的生存境地有多少是依賴美國而存在,如果沒有美國,臺灣不是被大陸就是被日本吞拼。**

如果綠營當中產生了李登輝等級的戰略家,那麼他應該能理解到**臺灣的利益是建立在東亞地區的力量制衡上,正確點說,就是建立一種讓每一方都認為臺灣的存在是對自己有利的情勢。** 在這個條件下,他確會考慮支持「其中一個」民主的中國政權------而你可能不喜歡的是,那很可能不是完全繼承目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自然地臺灣孤立主義或者後者,是思想有很大差別的兩人,他們可能同屬綠營,做法卻會有很大分別。因為他們的目標也有很大的分別。一方面認為的是最好大陸是從來不存在,另一方面認為臺灣的命運是無可避免地被大陸影響,不如主動地影響大陸。

把兩人看成同一人,是看不到重心的。而且這兩人也互相就是競爭和敵對的對象,也同時是同伴。當其中一方說服另一方時,就會聯合在一起。而能否說服,就是看哪方面比較可行。而是否可行,到頭來還是看大陸表現出來是怎樣的情況。

中國經濟崩潰,中南海局勢將會惡劣

若果中國大陸還能發展二十年,這二十年大家都會不會太差。中國大陸的經濟還能發展下去, 政治爭端就只是嘴炮、不會動刀槍,而大家也有生產力輸出的地方、有投資的市場、社會的問題會慢慢的修整。但是,如果中國大陸的成長期在某天結束,香港、臺灣,和中國大陸的所有結構問題都會同時浮現,帶同我們所有人的利益衝突。

(如卻瞭解中國經濟,可參閱附錄 "中國與美國的經濟分別" - p.109)

…中國大陸週邊各國的經濟陷於停滯,還可以以中國大陸作為希望,即使這是只惠及具資本的投資者而不是平民。但是,如果中國大陸本身也走進了停滯,那麼,大家的出路在哪裡?不可能是印度。

東亞的經濟發展時期。**若連中國大陸也開始發展停滯,整個東亞潛藏的所有問題就會浮現,**不要忘了,經濟發展時期是一個掩蓋一切問題的時期。

不,是因為**這個時代要結束了。**

我指的不僅是香港而已。

如果我接下來所想的還是沒有錯的話,下一個十年應該是悲劇。

我會認為是盡早大聲的指出那會倒,使人們在它倒下之前,提早的離開,並趁早籌劃和建立新的居所。畢竟,大**廈可能早晚會倒。但倒了後人還是要有地方避風避兩,與其否認大廈會倒的現實,不如先建立新的大廈去代替之。**

經濟的發展促進了交流,而交流就會令人理解到大家的利益和文化是有衝突的,然則,在經濟發展時,大家皆蒙其利,則這些衝突都變成次要。可是**共同利益一旦不再存在了,或只有一方蒙利,一方不再有利益,那些次要的衝突就會浮上面來。**

變強的一方會驕傲,變弱的一方會謙卑,變強的一方會把過去的朋友慢慢排斥掉,變弱的一方會結交新的朋友。被控制的一方會試圖反抗,控制人的一方會內部爭權奪利而弱化。成功往往就是崩潰的開始,失敗則帶來新生,人性的本質不變,人類的行為也類似。

東亞基礎的問題在於思想落後。我們擁有現代的技術,現代的資訊,甚至現代的文娛,生活方式 服務業,但是背後的思想卻很多還停留在中世紀。西方在近代史中經歷多番痛苦才解決了的 問題,我們只是長久地避開了,例如,像日本的世襲議員這種事情。

中國戰爭

一個貧窮的中國大陸,比起一個富裕的中國大陸,更有可能攻擊臺灣。因為所謂錢,只是一種 兌換的價值,不能兌成價值的東西是不值錢,但不等於那沒有破壞力,雷電,海嘯,地震都不值 錢,但那絕對可以破壞人類的文明。

貧困的中國大陸,只意味著在上面的人力,物力,都被用在不受世界認同,對普遍人類沒價值 的東西上。

但不等於那不能摧毀臺灣,說得簡單一點,**要摧毀臺灣,不用登陸,把原子彈丟過去就行。當大陸陷入一個輸無可輸的貧困狀態,如果摧毀臺灣能給他們多兩個月殘存,大陸絕對會這樣做**, 是玉石俱焚,但沒有任何軍隊和國家,比能玉石俱焚的軍隊的國家更善戰。 貧富是一種價值,貧窮不是指一無所有,而是其擁有的偏離世界上大部份人類的價值,相信我 貧困的中國大陸對臺灣的危險性,遠高於富裕的一個。

他們沒有可損失的東西,則攻擊臺灣就是一種有贏無賠的免費賭博。

今天中國大陸有值得保存的東西,臺灣才反而有生機。

臺灣的軍事防衛策略及方針

現實有很多政治和外交的顧忌和手段,軍事是政治的延伸,也是政治的籌碼,但軍事的用途可不是就那樣打過去那邊軍力比你弱,問題就解決了。

走回香港來說,軍事佔領下的香港,經濟價值會完全摧毀,引連的自然包括所有鄰近的地區。 現在的中國大陸並不再是過去文革時期的那一個,那個中國大陸在深度自殘下自然不畏戰, 但今天可是另一樣。今天大陸已變成市場經濟,戰爭會怎樣將所有成果毀滅,大陸自己心知肚明。

這這段話,是對這裡的臺灣人說的,這是我看了推文之後作的回應,在八卦版我看過**很多次有些人表達臺灣認為解放軍來,臺灣就該東手就擒的失敗主義言論,這又引至這一篇文章裡,用同樣的眼睛去看香港。**甚至有人在推文指責臺灣人太低估戰爭。

在我眼中看,以為只要動武臺港就只能乖乖聽話的人,何嘗不是太低估戰爭?他們也太低估戰爭對中國的代價了。輕率地以為軍事手段是這麼容易使用的人,也真的是戰爭的源頭。

簡單來說,這些人的言論,就是想表達「中國對臺灣動武,臺灣的投降無可避免,不如不抵抗, 完全屈服,可保自安」,在這串推文中不過是借香港當例子去影射臺灣的情況而已。

不過很抱歉,我必須指出,不論我當學生,或者當教師,也從沒有看過屈服可求自存這種道理。你越對武力表現出軟弱,那會導致別人看在你投降份上,對你溫柔一點嗎?

極之愚蠢。你越軟弱,就越鼓勵別人用武力對付你,因為別人知道只要一用武力威脅你,你就投降,屈服,腿軟,然後就會對你予取予求,當對方對你的苛索去到你不能接受終於要反抗的地方時,他們就會真的動武,因為別人只會收到一個訊息「武力威脅和動武可以實現他的一切願望」。

在學校裡被欺負的是哪些人?同樣是弱者,有些人會反擊,有些人則不斷想用屈服求存,我所 觀察到的是,後者會變成更常見的施暴對象。**國家也是一樣。你越想和平地生存,你就越需要** 表達你反擊的能力和決心。 二次世界大戰時,姑息納粹的張伯倫,認為戰爭可免則免。不斷讓利,結果反而使納粹更有決心去進行軍事行動,反而使戰爭變得更恐怖,邱吉爾表達的立場時,就算整個英國淪陷,他也會去加拿大繼續對抗納粹,反攻過去。真正分辨強弱,帶來和平的並不是軍事力,而是決心和膽識。

保持和平的方法是讓使用軍事行動的人,承受更大的風險和代價,這點是我必須在這裡說的, 搞清楚,香港不獨立也許就真的沒有軍事行動,但臺灣如果失去一切的盟友,自己又表現出軍 事上的軟弱的話,那就會變成軍事行動的餌食。

很現實的,這有感性以外的理由,那就是**臺灣遭逢軍事行動的結果,就是整個華南沿海的經濟** 完全摧毀。甚至將這三十餘年中華大地的經濟苗芽被蒸發,日本、韓國、越南不是白痴,如果你身為這些國家的領袖,看到臺灣被征服,那麼你最理想的答案只有一個:盡快擁有核武。

中臺關係

臺灣的大陸策略 - 建構新中華論

「臺灣人」並不是民進黨理想中的臺灣人,或者國民黨所宣傳但自己也有疑惑的,孫中山所說的那種「我們語言,文化,血統都一樣」的「中國人」。

臺灣人不僅是兩者的混合,也有一些藍綠都沒有意識到的部份。基本上我頗為反對泛綠某些言論指,臺灣的身份認同問題,是源自國民黨的教育,現實一點來說,臺灣人沒有認真的去建立過一個完整的身份認同論述。才是混亂的原因。在政治運動之外,意識形態的學術建構也是很重要的,在歐洲的民族運動幾乎都是先以學術建構作為先鋒,而在臺灣這點就做得不好。

對中國大陸的看法,始終是不能有「可以脫離中國大陸的影響」的想法,我不會視大陸和臺灣是同一個國家,也不會視兩者為同一個民族。

但兩個相鄰的國家,相鄰的民族,還是會有很深的互相影響。就像波蘭與德國,日本與韓國,葡萄牙與西班牙,兩者的命運也是難以脫離的,不少泛綠的論述都傾向是「獨立方能不淌中國這渾水」,這個說法和日本脫亞入歐的理論相似,但最終的結果,日本也發覺自己無法脫離中國大陸的影響。而必須予以武裝干涉。

臺灣作為鄰國也必然地如此,事實上,當中國大陸地區出現不穩定的時候,臺灣的存在將會是對地區穩定重要的棋子,臺灣的人口和經濟量固少,但其重要性在於政治上可以不受到大陸的波動,而這點不是那個說要快要超越臺灣的上海可以取代的。香港也不太能做得到。

大戰略上,臺灣不能忽視中國大陸發生的事情,就像英國不能忽視歐陸發生的事情。如果抱持著孤立的想法,在任何時候都沒有去認真想中國大陸的問題,當問題發展到最後,臺灣會發現自己陷入一個十分不利的境地。臺灣是否獨立不是重要的,臺灣對待大陸的態度才是重要的,真正的問題並非視大陸為敵人,而是臺灣必須有一個完整的「大陸戰略」。

臺灣的民族主義的發展,有利有弊,民族主義的發展可以強固臺灣的生存能力,使臺灣在事務上有更大的自由度。缺點是很容易變成歇斯底里,不問情由的排外主義,孤立主義,舉個例子好了,萬一大陸出現甚麼問題,上海有需要向臺灣需求一定程度的庇護,對臺灣而言是重要的外交事件,而這很可能就會被排斥外人的孤立主義破壞。站在臺灣的戰略立場來說,保護上海是有很大的必要性,但如果這觸發了「統獨爭議」,那就十分愚蠢。

但如果這件事在今天發生,我想臺灣還是會觸發這樣的問題。未來我就不清楚。

中國大陸諸地和臺灣與其說是家人不如說是鄰居,同伴,即使是家人也可以互相殺傷和背叛,但是比起家人更不可能脫離互相的影響。臺灣卻沒有表達出到這點的理解,問題更不是在於統獨,論述上該針對的是「改構中華思想」,而不是「獨立」 ,就像李登輝所說,追求獨立就是思想上還是不認為自己已經獨立。把戰略目光限制在這麼狹窄的眼界上,最終的結果就是自己主動的丟失在所有事情上的主導權。

獨立與否在我的角度看其實並無對錯之分,但「完全排斥大陸」卻一定有問題。

李登輝的臺灣主張

「中共的霸權主義心態如果持續不變,不但台灣會受到影響,亞洲的和平恐怕也將遙不可及」。 「兼具霸權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大中華主義,對其他亞洲國家而言,仍然具威脅性。其他國家也都對中國大陸多少存有恐懼心,倘此情形繼續存在,亞洲將永遠不會有安定之日。」

「希望來自中國大陸的霸權早日消失。」

「若台灣不存在,為大陸所制了,則中國將淪為霸權主義橫行的地區,對亞洲及全世界造成嚴重威脅。」

「台灣對日本而言,是攸關日本生存命脈的重要屏障。」

臺灣需和中國作利益上的對立

李登輝是臺灣不可多得的戰略家,愛國者和政治家。

他把一個在社會演進的臨界點上,將要變成穩定的國家穩定了起來。沒有李登輝的話,臺灣有很大的機會在九十年代之後陷入像菲律賓七十年代或者智利的情況。李登輝將經濟高度發展之後的後遺症降至最低,他眼中看的才不是甚麼資訊中心這種短視的想法。

臺灣和大陸的對立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用甚麼形式存在的問題。臺灣是因為和大陸對立而生存並繁榮,一旦不再跟大陸對立,臺灣的生存價值也會消失,變成了一個可有可無的屈服國,不應該發展的邊緣地帶,以及在戰爭時被外敵首要攻擊的目標。要將臺灣變得對大陸沒有威脅的方法,並不是將臺灣變成友好,或者使臺灣人全部洗腦成中華統一主義,而是徹底地架空臺灣的經濟。

大陸人可能不介意臺灣變成人間地獄,但臺灣人不可能接受的。**這種差距使臺灣人必然對大陸人有敵意**,因為大陸能夠明白臺灣因何而生存的人不多。也不介意臺灣人是否生存。

批評李登輝的話,就設身處地想想如果身在李登輝的環境,你會做些甚麼,那你會發覺李登輝在做的是最合理的選擇。如果他的立場是為臺灣人著想的話,也只有這個選擇。而且,李登輝其實已經盡量不去刺激大陸,大陸對李登輝的抹黑和過度反應,是源自共產黨在六四後有必要透過抹黑來防止一些真正有危險的思想產生。

使眾人的目光集中在其實根本不重要的事情,例如臺獨或者民主化之上,去掩飾真正的問題。 而大陸也只是在運用臺灣人對大陸應有的天然對立,去宣佈一些對自己有利的言論,大陸和 臺灣在政府上沒有任何敵對的需要。但他們有必要在民眾前各自做大戲。

最終這種對立不一定是惡性的,問題只是這是戰略性的對立,還是情緒性的對立。**戰略性的對立最終的目的也是要求建立一個讓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環境,英國就清楚知道,英國跟歐陸強權的對立其實就跟臺灣與大陸的關係一樣,他們不是「憎恨」歐陸,而是有必要牽制,最終的結果可以是維持了歐陸的和平。對立也可以有益處的,但首先臺灣人要理解臺灣「為何」要對立,而不是為對立而對立。**

李登輝老了,他也不可能再看很多年,暫時沒見到有李登輝的繼承者,當然他的繼承者可能隱藏在大家都沒看到的地方。李登輝其實很注意不去刺激大陸的底線,所以大陸也沒被迫做出太過過激的動作,1996年大選丟的是空包彈,大陸也只是為了擴大氣氛。那是給民眾看的。

大陸人反對臺獨的原因

大陸的左派其實很希望得到外來的援助,也就是說,如果有臺灣的資金和力量,以及作為基地協助大陸民主化。就像蔣介石的時代一樣,是大陸的左派的渴望。

• • •

臺灣人不能理解為何很多大陸人渴望資訊自由,渴望溫和的民主化,卻會大力反對臺獨。就民主精神看,臺獨是應該尊重的,然則,對於大陸還未成形的基層知識份子而言,萬一臺灣獨立,這也意味著有可能從臺灣獲得的大陸民主化支援會完全不可能出現。也就是說被丟棄,孤立。

這也是臺獨運動一個死結,為何大陸人甚至香港人,海外華人,都反對臺獨的原因。民族感情是一種解釋,至於親共或者強調自己是共產黨同路人之類的,我相信應該不管青紅皂白都會反對臺獨,那些我不予討論。

只是,並無意趨炎附勢的大陸人,為何都會反對由民主造成的自決,為何反對公投… 溫和派不是在意獨立,而是在意被拋棄的問題。是害怕臺獨運動流於無情,只顧獨善其身,那 是單方面希望能夠得到一點協助和支援的想法。

臺獨的本義

臺獨理論根基

臺灣獨立運動是一種結果,一種表態,臺灣人有某些需求,所以支持這樣的結果和立場。如果你能以別的方式去滿足那樣的需求,會有相當一部份的人,是可以接受臺灣獨立以外的選擇的但如果你提不出更好的方案,當然,臺灣獨立便是最好的選擇,對我來說,政治理念也是一種「商品」。

可能紅綠藍都不喜歡我這番言論,不過我認為,怎樣建造「更好的商品」,會比「把別人不喜歡的商品強行推銷」合理得多。別人說不喜歡就是不喜歡,再說一千句別人也只會嫌你煩厭。

如果你是認真的想歇止臺獨的話,那麼,你得先將你的想法建立成這樣:

「臺灣獨立運動是值得尊重而且有意義的運動,但是,我有比臺灣獨立更好的方案提議給臺灣人」

如果你無法承認第一點,你就不可能揭止臺獨。

• • •

並不是說,你容許了對方的想法,別人就一定會聽你的,但是,**如果你覺得對方的想法是大逆不道的邪惡存在**,或者打從一開始根本不應該存在於這世界上,那對方幾乎可以篤定必然會 反抗。

因為你根本**就否定了對方的生存權,你打從一開始就把大部份臺灣人當成敵人了,每一個人都是你口中的「少數陰謀份子,少數臺獨份子」的時候,這根本就是掩耳盜鈴。**當你以為「沉默的大多數」都在反對臺獨時,沉默的大多數在哪?

另一種愚蠢的做法,就是說,我是中國人,你也是中國人,我當你兄弟,兄弟有甚麼不可以商量的,你對我為何這樣冷淡?那是你不對。

. . .

說到底,這些全是不了解自己是客人,去到別人的地方,這又是**因為「臺灣是中國的」這個前設下,從來都沒有「賓主之別」這想法。**

• •

先清理了這些自身的問題,讓自己不再是一個「喧賓」,主人才不會害怕你會「奪主」。

這些東西都戒掉了,大部份臺灣人都不會對你有排斥,這樣才可以開始談問題。

•••

(臺獨可以分以下兩部份看)

第一,臺灣人需要的是甚麼?第二,臺灣獨立運動,目前有甚麼對臺灣人利益不利的缺失?

這些,臺灣人能告訴你很多,但你要耐心去聽,舉個例子吧,臺灣人說,我想要不受戰爭威脅的安全…

如果…你(=大陸立場)打從一開始將你自己的安全,放在臺灣人的安全一個對立的位置,臺灣人會理你才有鬼。他憑甚麼要放棄他的安全,成就你的安全,你說臺灣人自私,那你搞清楚他們的自私是建立在兩年的兵役制下的。

你要交易就是要提出一種雙贏的方案,而不是單純的認為,你不臺獨甚麼都好,大家互相吃一枚核彈都沒所謂,想法應該更正成,「我們一起想一個互相不威脅對方安全的方案怎麼樣?」

又比方說,臺灣人想要參加國際地位的權力,想要進入聯合國,然後你就答,啊你直接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就已經是聯合國了啦。這就完全搞錯了,那有甚麼(能)保障臺灣人、能為臺灣自己的事務在聯合國有發言權?沒有吧?這根本就不是解決方案。(中國不可能代表台灣)

如果現狀是「臺灣沒有發言權」,而統一後是「臺灣可能有發言權吧?」,那也是完全的廢話,臺灣需要的是「臺灣一定有發言權,一定能保護自己」,是一定,不是「可能」。

如果你有一個方案,能滿足臺灣已有的要求,臺灣人是否會堅持獨立?即使是最堅持的人,都難免會有動搖的,當然他們可以說,你這個人不可信,沒有承擔去實現你說的話。

但你的方案如果真的理想,他們只能說你實行不到,卻不能說你的方案是錯誤的。

這是消極面的,另一方面就是積極面的。

即使站在臺灣人利益的立場,臺灣獨立運動本身並不是完美無缺的論述,因為當中還是有很多缺失的。

首先,目前的臺灣獨立支持者,並沒有一個統一的臺獨論述,每人對於臺灣獨立的定義都不太一樣。針對這點,相比之下,任何能夠滿足臺灣人其他要求的方案,會比一個含糊的臺灣獨立方案更具有吸引力。

因為臺灣獨立運動不同人的說法互相甚至是有衝突的,最後能取的方案,必然是一個相當溫和 是眾方案的最大公因數,這意味著,你根本不必理會最激進的論述,你只需要證明你的論述比 其他論述務實。

另一方面,例如對大陸關係當中,其實臺獨論述也有不少認為,並不是敵視大陸,而是應該要存在一個對臺灣友善,能合作的中國政權。因為無論如何,跟全大陸為敵,對於臺灣而言,即使

不是有害的,也一定是無益的,臺灣先天的語文,地理和文化優勢,使大陸成為最理想的市場,相當一部份臺灣人希望的並不是「根絕大陸」,而是「有一個不對臺灣有軍事威脅的大陸」。

再進一步便是長遠發展的問題,臺灣單獨的生存不容易,臺灣需要盟友,盟友是誰?怎樣取得地區的平衡?臺灣並不可能單純孤立生存,難免要涉及和干涉鄰國的內政,這包括了大陸,韓國等,一旦出現這問題,臺灣或多或少需要加入某些地區同盟,中國是否一個十分可靠的成員

這些都只是例子,你要想,可以想得更多,如果你想說服臺灣人,你就得從臺灣的利益出發,建構一個大家合作的藍圖和計劃,如果這個計劃有充足的邏輯根據,那就是所謂的「比臺灣獨立更理想的方案」。

• •

民進黨的難題

(以下數段由 "ytpicnic"網友在看板討論區發佈)

台灣的獨立運動與民主運動是結合在一起的。或者說,台灣的獨立運動是依附於民主反專制反獨裁這一歷史革命的契機之上,所以這可以說是台灣獨立運動最大的動力來源,當然也是其最大的阻礙力量

民主的效應在民進黨早期給於其巨大的幫助,這個結果便是把國民黨趕下台,結束台灣一黨 專制,實現民主轉型,並通過選舉成為台灣執政黨。

其反面意義則在於,台灣民主制度的深入發展構成了民進黨領導的獨立運動最大阻礙 這牽涉到,選舉,民族認同,歷史文化傳統等等多方因素 民進黨在短時間內無法獲得這種獨立運動的社會力量來源和普遍共識,(隻有)在現有民主制 度下,一再突破和傷害民主制度本身,走向當年所宣揚的民主法治反面,變得反民主,反法 治,鼓動族群對立,意識形態對立,鼓動民粹

比較世界上很多國家與地區的獨立運動,首先完成的是民族革命,尋求自身獨立,之後再解 決民主問題。美國等除外,但美國在建國之初並無制度可言。美國大憲法也是建國之後才制 定的,借助於舊有政權外殼,實現這一轉變。台灣是比較特別的案例,也決定了其獨立運動合 法性根源性缺失

所以這裡並不能把民進黨與獨立運動割裂開來。**在民主轉型之後,民進黨面臨話語上的缺失**,因為獨立運動無法在民主框架下延續,獨立,與誰獨立?

顯然是有問題的。而早期因為民主反專制支持民進黨的社會精英,也會在此期間分化,流

失,作為先驅者與英雄的民進黨不復存在,缺乏穩固有效的票源,以維系執政地位。 因而依然延續並堅定了獨立之路,換句話說,這是他們的資本。假如民進黨放棄了獨立,那 他會慘敗收場

臺獨與港獨

雖然我算是偏藍,不過我不打算支持一些根本就有害的想法。

我是香港人,香港人多數親藍,因為我們也需要盟友。我的意向清楚,我希望香港和臺灣是盟友因此太綠的主張就難說了。

但一般的泛綠,例如臺獨我都覺得是很合理的。

太綠,指的是比方說把香港人當成中共的一方的那些人,或者說繁體字臺灣有就好,香港轉去用簡體的那些「全面拋棄論」者。我覺得那太自私了,臺獨跟拋棄其他華人是兩件事吧?

獨立後的臺灣也需要朋友的。就算獨立了,地緣的制衡失控,臺灣也不可能長治久安的。加強地區的制衡,才是臺灣的生存之道吧。「制衡」=「國家/區域安全不能建立在單一國家/區域之上」。那其實這樣的想法就與 綠黨 也很接近

是的,所以我從來都沒反對臺獨,也支持臺灣以臺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對我來說,重要的僅是唇亡齒寒的關係。臺灣獨立總比被統一要好很多倍。

對我來說,臺港唇齒相依,臺灣被統一,香港的價值也會大降。

感覺上有點界在「統獨」之間:台灣香港同盟,獨立於中國/中共之外。沒辦法,這是市場。

應該說,統獨都不重要,臺灣死了香港就危險了。只要臺灣存活,香港安全。兔死則狗烹,我們要生存,也要有被利用價值才行。

而且我覺得臺灣獨立,不見得不是一個中國,中國是文化不是國家。至少臺灣有繁體字,中國 沒有。

如果中國統一了,繁體字卻變成文物,我覺得這統一根本就很荒謬。若不分**裂這國家,中國文** 化卻反而會被統一的國家機器輾碎。

那不如分裂還比較能保存中華民族吧?

不過政治人物(指藍綠營),往往想的不是文化保存而是政權的保存與爭奪。只要臺灣能繁榮和

強大,誰爭到我不在意。臺灣有的是良好的制度,只要保護住這制度穩定生存下去就行了。選 贏撰輸也好,敵人不在你們島上,是在外面。

那麼,<mark>記住我一句話,你支持誰,而他選到了,就更應該批評誰:那就是民主。</mark>而不是死心塌地 無條件支持他一切主張。選輸了再選下一次,而不是世界末日。

(如欲進一步暸解臺港關係,請參閱 附錄 "臺灣與香港的誤會" - p.104)

臺灣的獨立取向

…獨立本身並不代表對經濟一定有好處或者壞處,而是看獨立之後所建立的地區形勢,該獨立國家能站甚麼位置,選擇了站甚麼位置,最後得到甚麼利益。

有時機,有好的位置可選,並選對位置,就是贏家。舉個例子,

臺灣和香港,發展契機是越戰,而他們發展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站在美國的陣營。而是戰場附近美國的盟友,休息整補的地方,在這場戰爭當中便是因地緣之便而受惠,得到美國的市場開放,和消費資金的流入。

有同樣的地緣,站在越南一方,就不會受惠。同樣站在美國,但處於不相關地點的國家,也不會 受惠。前面是選錯了位置,後面是沒好位可選。

至於「獨立」本身的影響,是增加了陣營的分割,香港沒獨立也好,重點在於香港能夠有和中國大陸不同的外交取向。如果香港當時要跟中國大陸一致地向美國宣戰,那就不能選擇站在美國的一方。那當然也無法受惠於美國了。

但如果整個中國大陸都站在美國一方,越南有別人支持,那香港就算同樣站在美國一方,也會 受惠,但無異會被中國大陸分薄。臺灣也一樣。

時機不可求。判斷怎樣去站對邊,是最重要的,小國本身的劣勢在於,他不是老大,一場戰爭發不發生輪不到小國決定,好處是在於,小國在選擇立場時沒有太多國內的矛盾和利益衝突在牽制,可以很容易的找到會贏的那一方然後靠過去等收益。

但你會看到,重點始終還是判斷誰在對你有利,怎樣對你有利,而幫助那一方,對方是否會照顧你,還是下一個就對付你。

如果沒有這種判斷的腦袋,站錯邊,導致最後連主權都被贏家踐踏而消滅掉的小國也比比皆是 不然就是因為找錯了朋友,朋友自身難保,自己也只好後悔。北韓就是後者。

北韓既是小國,也獨立了,兩旁的國家發展得不太差,自己也幾十年沒戰爭,為何還會搞成這

樣?那就是對時勢的判斷太過遲鈍的結果。所以不能一廂情願地認為事情是源自獨不獨立, 更重要的是清楚的判斷力。

政治有地緣性,香港和臺灣都關係到中、美、日三方的利益。我們作為這地區的人民,卻不去想他們各自的利害關係,搖著耳朵不聽,一味散佈末日理論的話,那我們就只是害自己任由擺佈而已。

運用他們的利害關係去達致我們的生存和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當成亞洲孤兒,自怨自艾。

臺獨需得到外界支援

我認為臺獨運動跟民進黨是兩回事,首先,最基本的,陳水扁當上總統也沒有像很多人(不妨看看那些年前網上的文章)大呼陳水扁當上總統,臺灣就獨立,解放軍打過來一樣。

一旦涉及現實的時候,大家說的比做的多,正如中共不可能輕率動武,即使去到臺灣真的獨立 也是一樣。臺灣也不可能輕率的作出動作,因為中共的影響其實並不那麼大。反而問題在於美 國的反應,很可能到時美國就會向臺灣施壓,甚至運用經濟手段,因為美國反對任何影響地區 平衡的行為。

如果沒有辦法加入聯合國,沒有辦法取得其他國家的認同,建立關係,並取得援軍的話,臺灣即使宣稱獨立,也是沒有意義的。即使很多綠派都認為臺灣之所以不能加入聯合國是因為未獨立,獨立就有權擺脫大陸的干涉,但我覺得,從來干涉他國內政或者圍堵另一個國家,是和「那國家是否某國家宣稱的一部份」沒有關係,我是完全把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兩個國家看,後者也一樣完全可以作為侵略者的角色去做他們現在做的所有事,也一樣會成功。

因為這不是講理據而是講力量和危險性的,只要中共有一定的危險性,以及能提供一定的利益而臺灣提供的沒那麼大的話。那國際上沒法取得支援的臺獨,跟保持現狀幾乎沒分別。如果不是更差的話。

問題是,是否臺獨是不可行的?我認為臺獨是「對外」而不是「對內」的,臺獨是否成功跟臺灣人是否 100% 支持臺獨無關,也跟十二億人的意向無關,而是在於中國和臺灣以外的國家,國民的普遍觀點。

也視乎臺灣人的排外傾向有多嚴重,因為越排外就越難以換取外國人的理解和同情,臺灣人應該相信民主政權,傳媒,以及文化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而很不幸的是,不想理解外國也不想被理解的情況是盛行的,如果單靠臺灣人就想達成臺獨,覺得不需要外國的幫助,而認為可行,這種想法有一定的流行性,而我卻覺得,這樣只會令臺獨變得孤立。

臺獨運動是應該以爭取廣泛支持為主,而不是堅持意識形態,所以我認為因臺獨而辱罵大陸

人的行為是有害的事。臺獨應該包括爭取大陸人的同情,而不是把大陸人看成敵人,然則能做到這點的人數量頗少。過強的意識形態,或者陣營意識,是臺獨運動的最大阻礙。臺獨運動在 感到不被國際支持的同時,也要意識到為何不容易得到國際的支持。

問題是,也許是我低估了,但目前而言,似乎還沒有形成此類國際戰略觀。我對藍綠並無偏好, 但也許李登輝會觀察到,民進黨執政下去,對於臺獨運動可能並非推展,事實上除卻中共打壓 之外,是否有很積極地去拓展國際空間?

至少我在香港看,只感到臺灣政府現在幾乎無視香港而已,不管是因為相信香港對臺獨運動毫無影響,還是覺得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應該絕無被理解的可能性。總之,在香港甚麼也不做的話,只怕連法輪功的影響力都不如。這樣真的能導致臺獨嗎?即使再做五年十年也好,只怕擺姿態的行為會增加,有實效的行為並不多。

即使在島內再造勢也好,臺獨是否成功並不在於在島內有多少的爭論,而是在島外有多少的支持。如果綠營未認識到這一點,也許需要一些刺激或者挫敗去讓他們學會。如果目標是臺獨那讓臺獨陣營從挫敗中成長也是重要的,這也是民主政治的優點,兩個陣營消長,其實是可以協助兩個政黨各自清除瘀血的。單一政黨,再怎樣在黨內清算,效果都很有限。

當然從短期利益計算,一次敗選自然是大害,但長遠地看,看整個臺灣,整個運動,而不是看每個人的得失的話,李登輝的想法應該對臺獨有長遠的好處的。臺獨運動並不需要在這十年,二十年內完成,多用四,五十年時間去完成,結果會更穩固。而且,是先以行動拓展了國際的生存空間才進行獨立,而不應該希望獨立就能夠拓展生存的空間。

可能這是他的意圖吧?我只確定一件事,李登輝說他是臺灣之子。沒錯,先不論他的手段,他是愛臺灣的人這點我從不懷疑。如果是這樣的話,在有生之年不斷平衡這個島上的政治力量,正是臺灣的政治穩定生存下去的出路。

從我的言論看應該很難看出我是否支持臺獨,那開宗明義,我的答案是我是「同情」臺獨。如果臺灣人是這樣選擇,我會認同,但如果這些聲音並不佔大多數,我也看不出實行的必要性。

處理海外衝突(以釣魚臺為例) 釣魚臺對臺灣的價格

看完這篇和相關釣魚臺的推文。真的要說八卦的話,我覺得需要說的是泰國的歷史。

會說泰國歷史的原因,是因為臺灣在領土問題 (如釣魚臺,南沙群島) 的處境跟十九世紀末的 泰國很相似,都是一個在實力上弱勢的國家,卻夾在對領土有興趣的強權之間。

泰國在十九世紀末期,同時面對著英法的壓迫,在新帝國主義的高峰期。隨時都有可能被殖民化。當年法國很積極的壓迫暹羅,也就是現在的泰國,不斷製造事端,他們的砲艇直接的駛進曼谷,清邁等重要城市。要求泰國割讓領土,另一邊的英國,也希望擴張英屬緬甸的範圍。

當時泰國的統治者是拉瑪五世,也就是「國王與我」裡的主角,在這個相當嚴酷的環境裡,最終保住了泰國獨立而不被殖民化,雖然失去不少領土,但始終保持作為東南亞當中唯一一個倖免被殖民化的國家。

相對於日本和滿清,泰國直接面臨英法的勢力,體質和實力也弱於以上兩者,他們是憑何避免殖民化保住疆域的?那就是利用他們對局勢和外交的理解-----就是英法之間互相都不想對方在東南亞的實力過度擴張。也就是說,英國不想法國從泰國身上取得太多好處,法國倒過來也一樣。結果,泰國成功讓英國認為泰國對抗法屬印度支那擴張的「緩衝國」。

臺灣在釣魚臺的問題上,是否也應該參考一下泰國的態度?

置身兩大國的主權爭議當中,支持任何一方都沒有意義的,釣魚臺是一個無人島,是海上一塊石,之所以會有意義,只是這塊石在人類國際關係當中所代表的經濟權益,無涉道德或信仰問題。

重要的是,甚麼決定最能夠保障自己的利益和日後的生存。比起日本或中國大陸都想取得釣魚臺這點,這問題是可以倒轉來想的,「日本不想中國大陸取得釣魚臺,中國大陸也不想日本取得釣魚臺」,更不要說背後還有一個在暗地插手的美國。

臺灣的釣魚臺政策應該以這點為出發點,謀求自身最大的利益,也許釣魚臺用某種標準(例如國際法,歷史)去看,真的是中國或者日本的,但那毫不重要,真的讓釣魚臺被兩者任何一方獨佔,或者二強瓜分,對臺灣都是沒有好處的。

相反,現在這種相爭狀態,有很多臺灣可以利用的空間,**弱者有弱者的生存方式,只要你意識 到強者之間也是互相牽制的話。**

處理釣魚台問題的方針

…釣魚臺的爭議,是一種「純利益的爭議」,不涉及任何道德或者道理,而是聯合國弄出了遊戲 規則,中日臺三國根據遊戲規則來玩,零和遊戲地,爭一個巨大的利益。

如果那是日本的,那麼就是說這些東西全都是一億人的財富。 如果那是中國大陸的,那麼就是十三億人的財富。 如果那是臺灣的,那麼就是二千三百萬人的財富。

至於對臺灣有沒有意義?既然這裡的經濟潛力,對於一億人或者十三億人都有意義,對於二千三百萬人的臺灣來說,人均能得到的就是人家的五倍,六十倍。假設臺灣真的能爭到的話,那絕對是一塊巨大的肥肉。

這是單純的錢的問題,利益的問題。

甚至退而求其次,臺灣假設和任何一方合作,而透過任何協議,能夠分到當中「四份一」的財富臺灣也絕對是大賺特賺的勝利者。宣稱有主權,不一定是為了全佔,也可以當成籌碼去跟別人討價還價,但你放棄了的話,那就是拿到零。所以包括最弱的臺灣在內,沒有任何一方會想要放棄的。

如果臺灣說自己全要,應該不太可能,但是臺灣若令其中一方成功,然後分贓,則應該雙方都會願意。

我不知道馬英九是怎樣想,可是不管是臺灣現在和未來的領導者,他需要在意的是「臺灣能夠 在這件事拿到多少利益,和怎樣保障那些利益」,就算真的有道理存在,就算上帝突然有一天 跑出來,說那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日本的,最弱小的臺灣也只應該向著自己的利益行事 在商言商,價高者得。

說這是死皮賴臉也好, 骯髒的錢也好, 醜陋地剝奪地球資源也好, **臺灣人只需要關心的是自己 未來生存的問題**。

這背後單純給自己的人民更好的薪金,減少稅負,增加福利,很現實吧。臺灣的合作本身也可以算是另一種籌碼,比方說,換其中一方協助臺灣加入聯合國也未嘗不可。

所以唯一叫作和道德有點關係的意識形態,那就是「爭取利益,分給國民」,除此之外一切意識 形態和道德,在這個話題上都是沒意義的。對於臺灣人而言,談論無人島和住著魚的海,到底 是中國還是日本的,也是沒有意義的,臺灣應該想的是最後自己能得到甚麼,能否生存下去。

甚至去到最激進的想法,不**管釣魚臺是誰的,盡可能的煽動中日在釣魚臺打仗,盡可能讓雙方** 互相重創,玉石俱焚,使沒有參與戰爭的臺灣相對的力量增強,增加話語權,也是一個出路。 臺灣應該想的是,自己到底想要甚麼?

對於釣魚臺的問題,我認為這是海盜邏輯。

合作打劫完了一艘船,兩個海盜分贓時,貪心而較強的那個海盜,要宰了另一個把東西獨佔, 是理所當然的事。所以如果把自己落入一個會被宰掉的情況,那就命和錢都保不住了。因此, 會把自己生存的籌碼都拋掉的海盜,絕對是笨蛋。

這件事我認為把自己想像小偷或者騙徒,那邊是兩個大盜(可能是三個吧?還有一個黃雀在後),總之最後想辦法在贓物中拿到最多,又能保住性命就行了。

臺灣生存術

身為弱勢方,你沒有甚麼讓步的空間,不夠狠勁是奢侈。 想方法,這就是生存第一,用細菌或者化武都可以。 污染淡水,投下放射能廢料,脅持對方的海外公民皆可。

你有生存的決心,對方就不會輕易對你下手。 你先保證你自己能生存,然後才能共存。 假設對方毀了你不需要付出多少代價,就沒有共存。

追求共存本來就很難,對方根本不在意你的死活。 面對這種人,要把利益緊緊抓住,然後轉換成反擊的能力。 那臺灣的立場弱勢,是應該要更有危機感的。 一旦情況變劣,臺灣絕對是第一個被出賣的對象。

越是弱小,越需要自下手為強,對方下手時已太遲了。 臺灣不論加入哪一方,都必然地是前線。也就是必然地是自己加入那方的優先犧牲品。 所以加入哪一方都不是解答,抓住利益當緩衝區才能生存。 臺灣需要的是參考瑞士,荷蘭,泰國這些國家的生存史。

釣魚台與臺港的關係

就算中日臺任何一方得到了釣魚臺的主權,我想我也不會是受惠者。那是一個無人島,任何主權宣示都只是在爭奪一件沒有人居住的財產。

但你問我希望屬於誰的,我會選擇臺灣,原因並不是因為我愛臺灣,而是我覺得,當中國大陸 更強勢一點,那麼對香港的干涉和壓制只會更強勢。我不希望這樣。給日本得到,則日本的右 翼主義只怕也會得到支援,他們也不會喜歡我。因為我不是日本人。

比起兩個強者,給三方最弱勢的那個,即使我不受惠,也不致於變成受害者。而且臺灣強勢一點對大陸會產生一點牽制作用的,這樣的話,香港也會比較好過一點。兔死狗烹,臺灣變弱,香港也不會有甚麼生存的空間。事實上,也可以使大陸和日本衝突的可能性減少,這對所有人都有利。

釣魚台與臺港共同利益

香港只需要關心香港的利益。

臺灣需要的僅是先搞清楚自己是為利益行事,而不是真理。爭取利益,而不是爭取釣魚臺。我的觀點是臺灣要爭取自己利益,而不是「保釣」。我一句都沒說過要保釣,不要一廂情願。租個船去逛一圈這種事我也沒有支持過。

臺灣的利益關係到香港的生存,這就是我們的利益。 香港的生存,就是在於大陸甚麼時候再不需要香港。 臺灣不能生存時,香港也會隨之滅亡。

如果臺灣腦袋不清醒,早晚會被吞拼,因為連利害也沒搞清楚。不斷找理由解釋失敗和消極的人是自取滅亡。

(如欲 暸解 弱國外交的成功例外,請參閱 附錄 "泰國的外交策略" - p.108)

臺灣的盟友

臺灣與日本的感情

…在戰後的教育當中,日本不斷被強調傷害了亞洲人民。有些在日本住久了的香港人,當去到 比較純樸的地區(例如靜崗),偶然會遇到一些日本上了年紀的人問他們會否在意過去日本的 罪行,和向這些人道歉之類,對於他們而言,可能是受佛教思想影響,他們印象中大東亞戰爭 是日本的罪孽…

臺灣的知名度提升,對於日本人而言,最大的意義在於「救贖感」,這似乎是日本人對臺灣最重要的好感來源。簡單來說,就是一個人被罵了一大頓之後,被說一句「算了,你也不是完全不對」那種感覺。

這是最先的來源,但這些資訊畢竟也只是少數人接觸,所以對於大部份人而言臺灣還是一個「香蕉共和國」,很多日本人還是覺得中華航空就是大陸的這樣。就像很多香港人搞不清楚瑞 十和瑞典那樣。

而網絡上反映了很多改變,因為日本和臺灣近,不少事件都會互相影響,在網絡上產生輿論。 例如某航空一再出事,我就看到有日本人看到「中華」兩字就開始起乩,但立即一堆人跑出來 護航,首先有人發覺國旗不對 (不是五星紅旗),有些人就解釋臺灣有李登輝總統,「亞洲親日 國」,雖然是中華但是民主國家那樣,每一次這樣的事情發生,就開始大家慢慢對臺灣有了概念。

有些時候也是臺灣人自己上去解釋的,臺灣人會日語的多,能和日本人心平氣和討論的也較多 在這些動作下,臺灣在日本人眼中的形象,是不斷的提升,特別是年輕的一代。因為年輕一代 (經常被人看不起的一代)比較沒有成長世代那種看不起其他民族 的驕傲心態。有些人的心態真的把臺灣當成「是我把你這殖民地帶進現代還不多謝我」的心態 但年輕人就會傾向於「亞洲一個友善而且文化相近的國家」。

其他親日國不是不存在,但是像印度,德國,越南之類,他們的文化確實不如臺灣般接近。

此外不知是否我的錯覺,我認為**日本人對於「還在使用舊體漢字的地區或國家」印象有額外加分。**

盟友的選擇(日本)

我不清楚日本有多強…

我其中一個合作的伙伴告訴我,以前他跟日本做生意,都只有他去日本的,但近兩年,日本人 主動說要來臺灣視察的次數大增。而且他們是從南到北地認真視察一番。希望在這裡找到他 們的未來發展。

我以前有一個據說家族在奈及利亞的上司,說,他看過日本工程師在工廠裡做一個測試,那個

測試十分沉悶,就是測試一個玩具,做的是重覆的動作。結果他親眼看到那個日本工程師,連續十小時把那個動作重覆,紀錄,重覆,紀錄,分毫不差,有如機器一樣。

可能這些只是個別例子。但這裡表現的做事的認真和嚴謹程度,以及在困境中找出出路的意志我想是一種無可代替的特質…

…或許很多人看到日本的經濟強大,科技先進,社會發展完整,認為他們強在這些地方,今天 這些地方似乎不再強大了。則日本也沒落。

我的看法不一樣,我認為強大的根本不在於外在的東西,而是在內在的東西,只要這一種內在的態度不變,則這國家即使中衰也會長期保持相當的實力。擁有剛毅的內在,在時來運到時會變得強大,但是在逆境時也不見得就是弱小。

因此,日本開始對臺灣產生興趣這一點,是值得臺灣人留意的事情,則不管是喜歡還是厭惡日本也好,無論何時都是良好的學習對象。至少日本在面對困境時會想到向臺灣發展,我預期未來日本會對臺灣有一波的投資潮,至於臺灣自己遇到困境的時候,也應該是要主動出去找尋機會才對。

仇恨是不可取的

…沒有一個力量是小得你可以完全忽視的。因為很小的力量都可以四兩撥千斤地讓一個巨大的力量崩潰,只要那力量是在適當的時候和適當的點,發揮出來。

一個地方仇恨橫流,結果只會使仇恨反彈於自身,這點是我自己切身的感受。沒有人沒有仇恨我會痛恨中共,但是同樣,痛恨歸痛恨,諒解他們有多少地方是不得已的也很重要。最終大家所想的是共同的生存,好好過這一生,而不是發動聖戰。況且,既然我理解中共有時也不是真的有太多選擇時,基於那體諒,我可以除去我對中共情感上的厭煩,把那當成一個生命體去看待。

自身的仇恨是難解的,但可以讓自己的仇恨隨著自己人生完結而消失,不帶給下一代。這點我想應該是大家也要想到的事情。

以一個話題為論,臺獨,很多人理解中,臺灣獨立是中臺關係的終點,那必然是一戰,然後事情就只會以一成一敗去解決了。但我的理解,我認為臺灣獨立,最終其實也必然成為中國的盟友這是我對地緣外交的經驗所設下的推論。

這說法一說出來,大概誰都會反對,臺獨者會抗拒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也說沒理由和分裂自己 祖國的人交往吧?

但現實點看,英法世仇千年,還是能同盟,而多數把仇恨堅持到最後的國家,便是在黃雀在後的情況下雙雙被滅,看看古希臘的雅典和斯巴達就知道了。我會認為這是中臺關係最有可能

的結果,**臺灣最終還是會獨立**,但卻成為了中國的同盟。會很古怪嗎?我自己也覺得,但這是 我計算的結論。

如果有甚麼會令事情變壞的,也僅有仇恨了,而這結果不會導致任何一方的勝利,而是導致雙方的同時毀滅。

功利主義就是認為,強盛跟幸福永遠相等。這是我的大義。和大部份人都不一樣。我繼承他們,但不決定模仿他們。

首先我的要務是避免華人間有愚蠢的戰爭。如果你們互相破壞,仇視,我沒成功的可能。所以 我也反對臺灣仇視大陸人。有原因的。並不是道德問題,**道德對我來說也是利益。別人說我沒 固定立場,其實我比誰都更堅定。只是我立場跟大部份人不同而已。**

所以你們該明白,大陸人在這裡的責任。你們有責任讓臺灣人對大陸的印象改善。就像我在這裡不斷更正對香港的誤解一樣。可能你說很辛苦,但這是有意義的。因為你要<mark>為自己的故鄉和國家建立朋友。</mark>

(如欲進一步暸解 臺港關係,請參閱 附錄 "臺灣與香港的誤會" - p.104)

臺灣需要的不是多一個邦交國。而是建立起自己的處世原則。假設臺灣能建立起一種可循的原則,臺灣就不怕沒有盟友。

文藝復興概論

如果就我最近讀中世紀史的看法。與其說是教會刻意製造一個文化斷層。

不如說,在羅馬的制度崩潰後,保護這些文化所依賴的社會消失掉。因為羅馬帝國的崩潰,就是底下所有城市散落,大規模的城市生活根本不能維持,以城市生活為根底的文化也是無所依據。

• • •

當年教會也只是部份地把這些知識保存,他們能保存的東西有限,所以也只會選擇性地保存他們認同的東西。所以與其說他們製造了斷層,不如說他們從毀滅當中,拯救了他們想要的部份,而其他的就隨他們埋沒。後來,當所謂的蠻族的權力安頓下來,又重新開始需要經營社會的知識時,他們發現自己甚麼知識都沒有,而變成了依賴保存了知識的教士去幫他們教育下一代,就形成了基督教稱霸的中世紀。

而中世紀的人們,靠著修士們保存的這些典章制度等,一直經營社會,發覺都是有效的,漸漸習以為常而認為是必然,唯一正確的方法,而不認為有其他選擇和可能性。所以「黑暗時期」比起文化斷層,更大的特徵應該是對於制度和社會發展的惰性。

社會總體的人,認為人類就只要安於自己的階級,信靠主,就可以永遠安穩的生活至審判日為止,千年不變。這種對於改變的完全否定,**宿命論,才是「黑暗時代」可以稱得上是黑暗的地方。** 羅馬的崩潰是在於羅馬本身制度和思想的限制和缺憾,那可以說是不能避免的,但是黑暗時代是計會的惰性。

文藝復興就是在君士坦丁堡崩潰,接觸新大陸不同的民族,等等多重的思想衝擊之後,使歐洲人體會到「社會根本就不會不變」。巴森的「從黎明到衰頹」就有寫到,歐洲人從基督徒這個身份中覺醒出「自己的身份」,是因為那時代很多事情令他們想到,此基督徒與彼基督徒並不一樣而在此之前,基督徒是認為所有基督徒都是差不多的。

假設羅馬從不滅亡,但世界還是永遠依羅馬那一套運作千年,那也只是另一個黑暗時代。因為如果社會一直都是羅馬那模樣,也是另一種僵化,另一種惰性。黑暗時代並不黑暗,但是「黑暗時代」一詞是一種決心捨棄重覆過去的標誌,後來我們不再用黑暗時代一詞去形容那時代,是因為我們已經體會了文藝復興的精神,不再僵化和被習慣拘束,貶低那時代就不再有價值。

事實上,如果不是君士坦丁堡被攻陷,如果不是東方的香料貿易被奧圖曼佔奪,如果不是奧圖曼是不好說話的異教徒,西方根本也喪失了對外發展和向上發展的動力。他們也很樂意在歐洲再過一千年騎士教士和農奴天天在農家樂的生活,羅馬帝國在滅亡之前,早就不再擴張,而安於已有的一切而懶惰。

也就是說,就算羅馬沒崩潰,也不過是停留在某一點而已。就像中華的王朝帝國,即使他們不再羅馬一樣滅亡後陷入長久的分裂,而再統一天下,社會又有何躍進呢?如果沒有黑暗時代,

可能歐洲就是在羅馬帝國分裂成,戰亂百餘年又出另一個羅馬帝國,之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每一個新的帝國比起上一個都進步不大。

那看來沒有哪裡比黑暗時代好,甚至可以說,就是因為歐洲的國家不及東方的大帝國強大,他們才需要發展航海,貿易等方式,去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觸發了文藝復興,如果歐洲一直都有強大的羅馬帝國,在領域上能有他們想要的香料時,那又有甚麼誘因讓他們作出大航海呢?

歐洲的文藝復興,是在環境和利潤下偶然激發出人類對抗惰性,最後產生社會大規模變革的效果。而導致人類衰落的,也不是甚麼黑暗時代,而是人類對既成制度的習慣和依賴。

日本情青與侵華戰

日本的憤青

在大學讀歷史時我有讀過日本近代史,主要是由明治維新到昭和初年的歷史,所以,**在任何時候,我都覺得這段歷史是目前中國的一個映射。**

明治維新是進步但裡面暗藏著日本墮落跡像的時期,<mark>財閥興起,底層階級的生活變艱苦,暴烈的思想慢慢散佈</mark>,日比谷公園的暴動,日俄戰爭勝利後的興奮。

中世紀的思想配上了現代的經濟和科技下,既有新的希望,也有不切實際的期望,而後者往往是種下了危險的種子。

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是在鋼線上走的,幸運走過了幾個危機,結果卻引致了輕率和自憐心態的混合。

畢竟繼承了前人的努力和幸運之後,那些人就開始過度高估了「必勝的神國日本」

當年的日本...安全感低落,對其他政權或者自己的國民都沒信心。禁制言論自由(但同時也有像南方都市報那類專打擦邊球的報紙),在教育中強調國權,人民對政治漠不關心,城鄉發展差距的拉近似有若無,官僚則輕蔑人民的判斷力,經濟變得繁榮,消費主義興起,誤解和扭曲民主與民權。(日本百貨業大概是1910-1920年左右興起)

當時日本興起所謂的 moga、mobo,跟今天的傳媒常說的「八十後」差不多。而右翼則不斷抗議政府軟弱,發動示威等事情,政府對他們的態度模凌兩可,但對左翼則重重打擊。到處抓人回去談話。

而在日本五一五事變中, 情青軍人刺殺了溫和派的首相, 要判刑時, 不僅得到全國的大聲援, 還有一堆年輕人自己切自己的手指, 寄給法庭, 聲言要代替這些愛國軍人接受死刑。最終的結果就是礙於眾怒而輕判。今天中國的情青還不有種到要切手指, 但如果有了你覺得會怎樣?

日本當時的社會是這樣組成的,**憤青 = 愛國者,不斷將國家推向戰爭,大部份不想理政治的麻木平民,**以及被政府壓迫而邊緣化的社會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

日本的問題是,清醒的人送上去了,會被憤青殺掉,殺到沒有一個人敢違抗憤青。

去到最後,敢說話的人全部都是憤青,剩下來的人,不是不理會,就是不敢說話。在日本侵華時可以說 90% 的日本人民都不知道發生甚麼事,只知道帝國形勢一片大好,無敵皇軍天天報捷,在鬼畜美英的手下解放了多少亞洲人民。

結果只能說,日本人最大的罪就是麻木,大部份日本人並不殘忍,他們甚至不知道發生甚麼事他們就只是麻木,以為只要安份守己,事情就不會變壞。而最後,事情就在他們一直都覺得事不關己的情況下惡化到核心。

(美軍對日本本土轟炸)去到那時候,日本就開始不斷提倡不怕犧牲的武士道精神,大和民族魂 黃種人的優勝之處,也就是精神勝利法。

過去的勝利(日俄戰爭),對西方,特別是俄羅斯的恐懼和疑惑,一種領導亞洲的自豪感和歷史 使命感,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特質,很遺憾地,是「防禦」,他們一直認為他們每一個行為都是 在防禦自己。

我當年寫的論文就以「亞洲式防禦型帝國主義」去形容日本,每一個理由都是防禦,但最終的 客觀行為卻是侵略。

說穿了, <mark>亞洲的教學不重視邏輯, 重視權威。所以自相矛盾的東西不斷存在也沒關係。</mark>去到某個點說, 我是愛國的, 你是不是日本人? 不要再分析了。結案。權威的無限和對反對意見的鎮壓是不可或缺的。

今天沒有是值得慶幸的,但日本本來也沒有,**傳統的日本人原本就很懦弱怕事。但慢慢受了日俄戰爭、北一輝的思想、大蕭條等影響,就產生了這種真正的狂熱者。**所以,我們不能說中國一定不會有。如果有人願意「死諫」,這個國家也會陷入狂熱當中。

所以我從來都沒少看過憤青,他們可能現在很無能,但他們的影響力,只怕比理性的人要強。 理性的人…若是閉嘴了,那麼他們存在也是無用的。

只要有人相信「消滅敵人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會有人迫害,而這樣相信的人永遠都不會少, 所以只要人類還存在,未來還是會有不同形式的迫害的。

戰前日本對戰爭的冷漠

首先我們得看看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日本是怎樣的,你可以這樣想像,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日本, 很像現在的中國大陸。那時候的日本人對於戰爭是欠缺概念,但極度強烈的民族主義盛行,傳 媒等都充斥著對行使武力的期望。到處都有一些愛國憤青。

對於普羅日本人來說,他們並非支持戰爭,但也不會反對戰爭,他們對戰爭的態度是遲鈍和冷 漠的。他們感到日本已越來越強,足以維持一些世界秩序,而政府正在做,到底實際發生甚麼事 他們沒概念,只覺得日本政府正在幫亞洲人出頭對抗外國人。

而日本政府為他們帶來的物質生活,在當時的東亞都比起其他亞洲人好,自然他們會覺得日本政府正在做得對。

這是那些會道歉的人大部份會走過的思路,也就是說,在戰爭時和戰爭前,他們是在一種無知和樂觀的狀態。**傳媒的激進派就是支持戰爭,溫和派也是「應該和平,但去到最後都解決不了就用武力」,結果大家都對戰爭這件事看得太兒戲。**

接下來在戰爭擴大,開始影響到民生時,大家才慢慢醒覺,但大多都覺得可以忍受。直至美國的轟炸機炸來時,普羅的日本人才開始感受到這戰爭的真面目,可是太遲了。

到了這階段,日本則認為自己是被侵略,宣傳著一旦戰敗就會全滅的論調,讓人的心理又走向 另一個極端,就是全力防守,因為他們覺得打輸就是亡國滅種。**因此很多人都沒有考慮戰後的** 世界會怎樣。

然後一覺醒來,面對的是被炸至全毀,被美軍控制,大家才發覺原來戰敗了之後,得面對一個戰後的時代。那對之前冷漠的日本國民來說,是一個相當深刻的教訓,對現在的老人來說,這是他們一生人最困苦時光的共同回憶。

他們茫然地面對一個他們沒想像過要面對的時代。

而他們認識到,日本由一個擁有臺韓殖民地的東亞強國,立即下跌為一個連自主權都沒有被殖民國家。而美軍容許左派在教育界生存,今戰後的教育和傳媒傾注了很多反思聲音。

日本的平民(而不是憤青們)感到自己安全沒有保障,感到貧困,沒有希望,沒有尊嚴,但更可怕的是,他們感覺到他們底下佔領區和前殖民地的人民,之前便是過日本現在這樣的生活。再加上日本本身就彌漫著佛教信仰的因果報應思想,日本人覺得這是他們造在殖民地人民的孽,而果報則應驗在自己身上。

他們對美軍的態度並不是一致抗拒,而是相當曖昧就是這樣,因為自己也做過同樣的事情,在 感受到美軍的橫蠻時,一方面對美軍產生反感,另一方面卻不斷的懷疑那些前殖民地,是否對 日本人同樣的反感?加上日本是一個頗為自閉的國家,對於那些前殖民地的去向,他們根本 就不清楚,別忘了這些人全都是在戰前不關心政治的人。他們連日本有幾個殖民地都不知道。

生活了那麼多年,慢慢的回復和平,安逸,可是他們心目中,日本是被全世界厭惡的國家,特別是那些殖民地,到底是怎樣看日本?從韓國,臺灣到菲律賓,以及被侵略的中國,以及和日本打過仗的英美,這些日本平民從自己是一個大國的幻覺中,突然下跌到感到自己得罪了全世界所有人。

所以他們也會解釋自己不知情,但同時不斷道歉。韓國和中國的反日思潮,在傳媒中不斷出現 更加深他們這樣的觀念。他們害怕所有他們曾佔領過或者交手過的國家,都有這種想法,他們 的恐懼是源自日本的自閉傾向。 以及他們對於二戰後的東亞歷史,並不有很大的概念,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有文化大革命,或者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甚麼回事。也不知道二戰後中國發生甚麼事(他們常以為二戰前後的中國是同一個政府),事實上很多人對之後發生的事情,除了日本本土之外,就只有韓戰,越戰奧運和香港移交而已。(順帶一提,他們對幾乎反日情緒是零的香港,也是覺得是前殖怡地)

所以他們也不了解為何有些被日本侵略過的人和國家,恨意會減少,因為他們日後遭遇更可怕的事情,只是日本人不知道而已。很多對日本比較友善的人或者國家,並不是日本做的很仁慈,而是之後遇到的事情更難受。

罪惡感是一種殘影,也是一種感情的投射,戰爭的創傷。你可以這樣看,有一天,有人叫你按了 一個鈕,按一次,給你一萬元,因為錢的緣故,你按了很多次。

然後你發覺,原來那個鈕每按一次,就會殺死一個人。你有被受罰,但你還是能活下來,有一天你見到那些人的家人,但他不知道你殺了他的家人,你如何自處?

不過,這是只屬於那時代的老人的,那些戰爭後嬰兒潮的人就不會有同樣的感受。所以你想,遇到的應該是六十歲或以上的。

有機會好好的解釋清楚,讓他們安心也算是一件好事。

戰爭良知的重要性

目前的日本已經以戰後世代為主,他們和傳統日本人是有一定的分別的。這點日本人自己的 感覺是最深的,日本人世代之間的代溝並不少。

首先第一是關於「戰爭良知」的問題,雖然我們常批評日本人沒有為戰爭反省,可是其實我們看看世界其他國家,你會發覺其實全世界都是這樣子的。即使是經常用來比較最會反省的德國也不真的是比日本走得太遠。

我們眼中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歐洲人眼中,第一次世界大戰更重要。而德國人戰敗之後,並沒有任何反省,反而變得比之前更憤怒,更想報仇,而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事實上,二戰後的影響,主要分兩種,第一,德國比較是因為柏林圍牆而轉移了視線,害怕隨時 會發生的戰爭(用臺灣的處境來設想),他們面對的不是東德,而是蘇聯,恐懼壓過了民族主義, 才有這樣的結果。但自從統一後,德國也慢慢的「像二戰後的日本」,新納粹主義,對土耳其人 的排斥,很多東西都是死灰復燃。 有時與其說德國人比日本人哪裡好,不如說我們離德國人比較遠,看不到他們的不好。

我們得重視基督文化中「原罪」的概念,人生而有罪,人生就是贖罪,因此基督徒對罪的感念已經是比起其他文化要得深入,但也不是很會反省,因此我想人類的道德是普遍都還去到那個境界,單是要求別人反省不行,我們自己也做不到。

而倒轉來說,盟國各國自身也有一定的戰罪,當然歷史書不談,所有醜惡的東西都放入了野史當中,因此我傾向相信,並不存在民族性的良知。良知永遠是居於少數,不過不同民族文化和制度則傾向讓有良知的人站不同的位置。發揮不同的影響力。

東方文化當中,因為社會壓力很強,空間很狹,普遍出現的問題是良知者的邊緣化。而社會對於邊緣本身的態度就是排斥,這產生的問題往往是近代東亞史中常見的問題。

也就是說,良知不是沒有,也不會比其他社會少,不過他們能夠擁有權力和財力的機會,就比起西方社會少。這點在二戰時的日本是很明顯的,政治人物中有不少反戰派,軍隊當中也有,特別是海軍,但他們最終就算存在也只能服從命令。

所謂「主流」,其實指的是「現狀」,保持現狀的社會,其優點和缺點都會深化,而且屢積,長期對邊緣敵視排斥的社會。就會進展緩慢,日本的進展在戰前某程度上是依賴拔苗助長。

這是東方社會的優點也是缺點,就是抗壓性強,抗壓性強的社會比較穩定,和諧,可是很多人就算能指出問題,也會傾向忽視,問題經常會因此出現而屢積。最終引致一次災難性的影響。

簡單而言,我們常看西方很混亂,但他們是頻繁地釋放社會壓力,那是亂中有序。而東方社會往往欠缺這種調節,隨著網絡的出現,我比較相信日後會改進。很多人看到網絡各種亂象,覺得網絡污染了世界,但我看是相反的,我們看看日本的2ch,看到上面的偏激言論,覺得日本人變了,其實2ch只是一個宣洩口而已。

社會本來就是會出現這麼多問題,面對他而不是掩蓋他,日本人算是進步中。

臺灣與香港的誤會

臺灣恨香港的原因

…台灣不容易接收到(可能也不激烈)香港反北京的消息;自然會把安份地當個中國人的香港人一起討厭下去:華仔去唱「我們都是中國人」;香港藝人上春節特別節目;北京又一直用「一國兩制」這個詞;民進黨又一直批"馬特首";謝金河、陳文茜不斷拿香港蘇富比拍賣、房價股市作為「中國概念式經濟成長」的樣板…自然泛綠「仇中」的思維會延申到香港上。

港人對臺灣人有歧視?

首先,你說的是事實,香港是有歧視現象,而且相當的嚴重。不論是對甚麼人也好,這是一件並 不光彩的事情。但既然事實存在,就更不應否認。

至於香港人是否真的歧視大陸人?這問題得要先問,怎樣才算是大陸人?「大<mark>陸人」其實只是香港人對於他們歧視的群體的稱呼,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大陸人。本來大陸人就包括了太多不同的族群</mark>,一概而論本身就有問題。

第一,如果是來自廣東省,說粵語的人,這些雖然也算是大陸人,但香港人一般不僅是不歧視,在感情上大抵還是有共理心。即使在很多問題上觀念有尖銳的衝突,但香港人對廣東人的容許程度一般比較高。

第二,如果是說外省語,並不說國語的大陸人,比方說是上海話,潮汕語,香港也不會歧視的。 反而通常會把說這些話的人預設成香港人。因為香港原來就是移民社會,這裡很多居民,都不 是在香港出生的,因此這些說不同語言的人早就被認可為香港人這個族群當中的其中一部份。

被歧視的對象,是說國語的人。同樣是外語,唯一被歧視的其實只有國語。

看到這裡可能會引很多臺灣人反感,但隨之帶來的應該是疑問,如果香港是排外的話,為何不排斥其他語言,如果香港排斥的是大陸人,為何他們用母語時所受的歧視情況反而遠比國語少?

大陸人常認為香港人的歧視是因為大陸窮困,但這是偏見,否則就很難解釋香港人的矛盾行為 比方說,在大陸有災害時的捐款,以及文革和各飢荒時期對廣東居民的接濟等。

因為這是香港人區分「同類」和「異類」的標準,香港人大部份都是來自大陸,身份是難民,會成為難民,本來就是為了逃避霸權政治而來的。這跟源頭沒關係,香港人的源頭,從中國的南北,從日本,從印度,越南,從西方各國都有,形成這民族的並不是單純的血緣,而是某種共同的心理。

一些香港人有共鳴的歌曲,例如「香港。香港」,「獅子山下」,都反映了這種心理。香港的精神 用四個字來形容,便是「同舟共濟」,大家都是**拋離了故鄉,夢想找尋一處自由的樂土**,而香港 恰好的滿足了這條件。

(以上歌曲的歌詞,不妨在 youtube 找一下)

拋棄了過往的身份,決定在此建立新的故鄉,落葉歸根,大家雖然有矛盾,雖然貧窮,但至少能 各自做自己喜歡的事,能得到安全,而希望這安全和自由能夠永久下去的意識。就組成了香港 人,因此,對文化和宗教上有很大的包容,容許大部份語言和信仰的存在,也很少人去干涉別 人的語言和信仰,這是因為大家愛惜的便是這自由。

任何認同這個理想的人,只要來到香港,都會被視為香港人。

殖民分兩種,第一種是美州式的殖民,也就是把自己國家的人移民去一個新的地方建立殖民地第二種是印度式的殖民,也就是當地本來有居民,部份移民去使當地居民同化以便管治。

香港是屬於第一種,香港是一個「中國的殖民地」,因為那些殖民大部份都來自中國,但管治的卻是英國人。殖民地的人民如果在祖國能夠活下去,很少會願意離開,他們來到殖民地,通常貧窮而且沒有任何東西。

殖民產生社會變化,因為那不可能再用以前的方式生活,很多人來香港之前能靠農村生活,但來到香港就不可能了。被迫改變了思想和生活方式,因此殖民往往產生新的觀念和想法,而且追求自由。

這樣就產生了殖民地和祖國思想上的分歧。

隨著殖民地的經濟發展,甚至會比祖國還要發達時,新的殖民的心態又會和舊的殖民不一樣。 新的殖民並非難民,來殖民地是為了找尋經濟機會,追求自由的再也不是主要目的。自然,心 態上就不太一樣。

因為社會在不同的線上發展,結果大家產生了兩種不同的變化,雖然是同根生,但逃離的人和留下來的人,都會各自受到環境的催化。逃離的人辛苦地活下來後,刻骨銘心的記著這難得的自由,會加深對自己逃離的對象的抗拒,至於留下來的人,即使本來有一定的反抗意識,也會隨時間而接受現實,跟而削弱。

看起來好像走題甚遠,這和國語有甚麼關係?關係正在此。

會說國語的人。本身就是從某個教育世代產生的,因為自幼接受國語教育,才會日常生活中說 國語。這代表了,他們基本上已接受了後難民時代之後的教育,這個教育本身就是為了避免產 生像香港人那樣的人而做的。 比方說,強調中國對外的仇恨,強調大一統,強調黨國領導的神聖性和不可質疑等,強調軍事力量,強調國家大於地方也大於個人。強調在國家利益面前自由和權利都可以放棄的,肯定六七暴動等。

這些都是香港人否定的事情,香港人是正好相反的,香港人認為仇恨只會妨礙心智,也不認為 有甚麼非統一不可的理由,沒有認為任何人或組織有甚麼必然權力去管治人,個人的幸福,自 由和權利也一定比國家的利益重要。而且十分厭惡大陸在香港策動的各種暴動和恐怖活動等。

也就是說,問題不在於「大陸」或者「國語」,而是說國語本身意味著他們有很大可能性會「擁有跟香港人生存哲學完全敵對的思想方式」。

這種思想分別,舉一些例子就能清楚。比方說,去到外國,同樣是被人歧視,大陸人會認為原因是「因為祖國不夠強大」,而香港人卻認為「想不受歧視就學習對方的文化,想保持自己的文化就難免被歧視」。

大陸人認為「錢能令對方對自己禮貌和屈服」,而香港人認為「錢能令自己受壓迫的時候可以立即離開」。

大陸人認為香港是「因為有錢所以自由」,而香港人認為香港是「因為自由所以富有」。

大陸人認為「我們將崛起並會取代誰」,香港人從來都沒想過要取代任何人,而認為「香港是獨特的,不會超越誰也不打算和誰比較」。

大陸人認為「統一中國才會強大」,香港人認為「統一的話中國人就無路可逃」。

大陸人重視的是「大局穩定才能令社會有秩序」,香港人重視的卻是「每一個人先守基本秩序 社會才穩定」。

…可見,雖然香港沒受甚麼反共教育,但大家的想法根本是完全針鋒相對。

所以,這不是國籍的問題,不是出身的問題,也不是錢的問題。只要一旦開口說的是國語,香港 人就曉得對方有很大機會擁有一套自己不能認同的思考方式的問題。因為大部份說國語的人 口都是在這種教育下產生的,眾不會在倒模一樣,個個有完全相同的想法,可是在同樣的教育 下,想法難免有一定的傾向。

如果你表明你是臺灣人,雖然你也說國語,但香港人會認為,「即使你是說國語的,但你比較能 和願意了解我們」。這也是為何都是說國語,你一旦表明你是臺灣人,態度完全不同的原因。因 為大抵上香港人都了解臺灣人普遍沒有那類想法。 同樣,如果大陸人也表達了理解和認同這種想法,香港人也會直接將對方視為自己的成員,而 不是外人。即使他根本就沒有香港的國籍。

因此,<mark>香港抗拒的其實不是國藉,而是「價值觀</mark>」,價值觀本來不該和國藉拉上關係,但建立 在全國統一教育的這種特質下,價值觀和國藉拉上了關係。

這並非香港唯一的歧視,但這種歧視的原因是最深層,也是最難解決的。

泰國的外交策略

其實我想最基本的是,泰國的現代化其實比較早,而且態度也很務實….

泰國幾乎都能意識到自己並不強大,所以在面對這些殖民勢力時很細心而且小心,因此和英國訂下了貿易條約。當然這意味著泰王有必要放棄部份特權。

比鴉片戰爭,日本開國更早的年代,泰國就已經跟西方人正常地打交道了。當時的大英帝國還沒有太過強大,而和西方的交流也使泰國變得富裕而且軍事上更早學習西方,使泰國面對殖民勢力時,落差沒有中日那麼明顯。

但這並不僅是幸運,泰國附近的緬甸則是反例。事實上,**時至今日的泰國,也是東南亞當中排華最輕微的國家之一。**

泰國也善用了傳教士,所以他們很早就吸收了西方的基礎知識,例如語文,數學。

因為對西方有及早的認識,在十九世紀中期,泰國最有可能被殖民化的年代。泰國在很多時候都明智判斷了形勢,首先,泰國能夠分辨出「英國並不會威脅泰國的生存,法國卻會」這點,因為他們理解到兩者殖民主義的不同,英國的是商業殖民主義,而法國的殖民卻是想要建立根據地。

這點是十分出色的,**泰國在深入了解西方後,理解到目的,才能夠擬定對策**,這跟**清朝把西方看成清一色的「外夷」,或者覺得每一個都是來把你亡國滅種這種想法,**泰國無疑是高了幾級。

日後泰國的改革之會較順利,主要是泰國不少新一代權貴都受過了西方的教育,而使同樣受西方教育的國王在推行改革時,能夠得到很有用的支持和有可用的人才。

這跟清朝靠一群科舉出身的人來做改革,國王本身沒機會受西方教育,是大異其趣的。

也就是說,先不論泰國是否真的順利走過來,泰國至少一直都謹慎地行事,很少因為夜郎自大而犯下嚴重錯誤。而且,中國傳統說「弱國無外交」,但泰國卻絕對是弱國外交的典範。

中國與美國的經濟分別

以目前的世界經濟模式,中國大陸做到最好,能做到的也只會是「依附美國的一個發展良好的經濟體」,即是像日本一樣,依附美國是不可能取代美國的。

不可能的原因正是始上述所說,一整個經濟建立在「信用」之上,而信用本身建立的是債權,也就是說是抵債的能力。

…但毫無疑問,因為經濟的表象而認為中國大陸的經濟有能力挑戰甚至取代美國經濟的人, 在世界上普遍存在。

而狹義一點看,我只說所謂中國大陸經濟是由北京政權直接政治影響下的一整個經濟圈,不 包括香港澳門這些特例。也不包括臺灣,更不包括北韓。

很多人看到的是美金的貶值或者美股的恐慌,而有著「美國衰落論」的論調,而同時配合中國 大陸 GDP 的增長,又產生「中國崛起論」,一整個結論就是把經濟看成龜兔賽跑。

先說一點歷史事實和八卦,要說經濟危機的話,三十年代美國的大蕭條,並非是完全負面的,經濟蕭條本身也是一種社會結構的重整。在大蕭條的時代,美國的影視娛樂反而大幅發展,也強化了家庭價值觀,主要是因為當大家意識到賺錢並不那麼容易時,會更想清楚「到底怎樣把時間用在生活」上。

好萊塢也就是香港人說的荷里活,本身就是在三十年代開始進入黃金時期,其中一個原因,正 是經濟興旺的時代,人們根本負擔不起電影票的價錢和時間,反而經濟蕭條,各項成本下降, 人的空閒上升。導致了新興產業的發展空間。

有一點必須理解的,**經濟蕭條不是破壞社會資本,經濟蕭條是將很多社會資本從「可用金錢計算」變成「無法計算**」,在經濟繁榮的時代,就是人可以輕易把自己所擁有的東西換錢(例如陪家人的時間),也可以用錢輕易購得別人的東西(同上),但經濟蕭條的時代,則是更多東西留給自己用。

財富是沒有「消失」了,只是用另一種方式保存,經濟是流動,而不是財富。經濟好之所以能令社會富裕,是因為流動本身令「想創造更多財富的人可以得到要有的工具和協助」,你可以做一些跟那些事情不相關的事去得到工具。

因此理解了這個概念之後,就會發覺重心,**美國經濟惡劣,不等於美國所擁有的本錢消失了**, 而是指那些本錢不容易和外面交流,大陸經濟暢旺,並不是說本錢會增加,而只是指大陸容易 對外交流。

而所謂信用,比方說我們為何用美金結算,其實是「在需要時立即兌換商品」的力量,你拿著美

金,你能夠兌換甚麼?

如果你拿著美金在美國使用,美國可以提供給你的,是他們大陸上豐富的農業資源,礦產,石油以及建基於這些資源上的工業和第三產業,以及他們擁有的知識,人才,自然和水資源,廣大的生活空間,擁有很強自信和歷史悠久的民主制度。美國大可以孤立自己,他們有能力完全的自給自足。而這個自給自足的體系,都是用美金的,美國不可能廢除美金,所以你拿著美金,就能夠從這體系取用資源。

美金之所以能成為信用貨幣,不是因為幣值穩定,而是因為美國有極強的抵債能力。而且這種 抵債能力是難以傷害的,這才是美金能夠成為世界貨幣的原因。

至於任何容易被傷害,或者有明顯缺憾的經濟體系,就不可能取代美國,日本的經濟雖強,但日元能否取代美金?

基本上,日本也有自給的漁農體系,相比之下也有僅次於美國的海洋資源,工業和人才資源。但日本沒有石油,人口也太多,如果日本打算做一種自給的經濟,那等於要放棄大部份工業。那就已經大大打擊了日本的經濟魅力。

也就是說,你拿著日元,去到日本,他們可以給你的是他們優質的食物,人才,服務,可是他們不保證一定能提供給你工業品,也沒有甚麼多餘的生存空間給你,日本人的排外情緒也比美國容易產生。如果那些油源有甚麼不穩,日本能用來填債的,怕只能輸出人才。

所以日本經濟再好,也不可能取代美國的,因為日本經濟威脅論的時代已是八十年代,很多人 忘了這件事,但當時美國就有這樣的論調,也有很多美國電影寫的近未來,美國是被日本控制 的。不過這真的只是開開玩笑,事情的本質不變。

說人才,本身教育未解放,還是採取單極教育的方式,學術系統既不和國際接軌,內部也有「權力大於學養」的問題。也就是說,你要人才,不是沒有,而是沒有保證,同樣的資歷底下,可以因為制度不公平,能力出眾反而地位低微的人。以及聲望很高卻能力平庸的人。

像三鹿奶粉等事件,問題並不在於「黑心」,而是為甚麼這樣的人可以登上高位,以及底下眾多人員的態度,本來只要任何一個枝節有人發現而且把事情及早補救,就可以解決的問題。最終卻是沒有任何一個枝節的人能夠發現以及成功行動,這便是人才的問題。很多人認為人才是看「誰可以把火箭推上太空誰就有人才」。

但其實更重要的是「用把火箭推上太空的認真態度,去處理倒垃圾這些小事」,「以開明的態度去看所有問題」,因為社會不會每天都推火箭上太空,卻每天都需要有人倒垃圾。

我說的事情,甚麼民主,包容性,好像風馬牛不相及,但看看以下的例子。

社會的包容性低,對於外來物有抗拒態度,也許很多人會反對。但想清楚一件事,你叫一個中國人去美國,長期居住,雖然還是不適應,會接受不了的人並不會很多。在網絡上也有很多去到美國的中國人越來越憤,但這不礙事,因為美國本身也容納他們的價值觀,即使是憤青。

但倒過來說,美國人來中國大陸旅遊是可以,但如果美國不行了,要找一個移民長居的地方, 美國人能否接受一種欠缺資訊自由,人民也欠缺自主權利,而且有很深仇美仇日情緒的生活? 如果有一千萬美國人移民中國大陸,他們能否在此安居安樂?也就是說,美國可以賣中國(她的)居住權,但中國的居住權賣給美國,對方不是情況惡劣到不去會死只怕還是不要。

這些全都是財富,全都是抵債能力,有個美國人欠中國人十萬元,但他說他可以幫那人辦美藉來抵債。這交易很可能成立。

但倒過來,一個中國人欠美國人一萬元,然後中國人說,我幫你申請中國國藉,你幫我抵債吧-----結果可想而知。

只怕對方根本就不想要。**自由市場的原則是,別人不要的商品,就沒有價值**,別說你的玉米和 我的玉米看起來差不多,大家都想要吃的玉米可以貴過黃金,沒有人想要的玉米只是要花錢 去處理的垃圾。

可見生活環境,法制,家庭等本身已是「財富」,不能用金錢計算不等於不是。大家同是一餐吃一個麵包,能夠暢所欲言的人生活質素是比不能的人好,只是自由的價值不容易估量而已。

但就算在自由和制度的問題上全數解決,天然資源的問題還是解決不了的,中國的石油到底還是要經海運才能夠足夠使用,一旦戰爭的話,美軍光是封鎖了馬六甲海峽,問題就已經浮現。

況且還有戰略位置的問題。

抵債的能力本身是受戰爭威脅的,比方說,你擁有甲國的國債,而甲國擁有油田抵債,可是那些油田離乙國很近,乙國和甲國打仗的話,油田就開採不了,那麼,也就是說,你的債權本身是會受戰爭影響,戰爭可以破壞欠你錢的人還債的能力。

我們可以看到為何島國,像英國,日本都有信用優勢,因為他們只要有足夠的海軍,就算發生戰爭,都不容易影響其本土經濟區。

但半島國家和大陸國家,要做到就不容易,因為他們幾乎大部份時間都跟其他國家陸路連結。 而因為人類會比較快用盡居住中心的資源,所以資源例如礦產,多數會處於邊境低開發的地區 而這往往又是跟鄰國的邊境。

大陸國家往往是需要把四周大幅度征服,將所有能夠威脅自己的勢力掃清,才能夠擁有島國一般的安全性。古代中國就做到這一點,因此中國古代的通貨能夠在亞洲通用。

而現代美國就擁有這等的力量,墨西哥和加拿大對美國都不是威脅,也就是說,根本就沒有國家可以威脅到美國本土的資源,美國在最惡劣的時候也能夠以這些農礦資源繼續發展。

美國還有一個難得的條件,就是同時擁有兩條海岸線,東岸和西岸,使美國可以在兩個方向都得兼,北面還擁有阿拉斯加,就算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要封鎖美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美國的強處在於面臨大洋,那可比臺海要闊很多。

要說罩門倒不是沒有,美國的罩門是在巴拿馬。

中國的情況就惡劣得多,中國重要的地區,幾乎都是處於會受武裝衝突影響,臺海其實反而是最安全的。東三省本身就受俄羅斯影響,但更大影響的是兩韓,韓國對中國的威脅,遠超墨西哥對美國的威脅,那個地方屯注更大量的軍力,而且很容易生政治變動。不論南北韓開戰,北韓做甚麼事情,或者南北韓統一,中國都很難說會在這些事情不受影響或者受惠。

南方的兩廣和南海,就面臨一個頗為難對付的越南,很多人用越南和廣西的經濟交流頻繁去說這問題不大,卻不了解越南是不可能向中國讓渡任何權益的。

北方的俄羅斯,他們的資源全都在西伯利亞,而中國在西伯利亞旁卻有龐大的人口和陸 軍-----我就當俄羅斯是中國的好朋友好了。

更不要說對印度洋頗有影響力,積極建立海軍和導彈的印度,美國可沒有把自己背後的海洋靠著一個關係時熱時冷的國家上。委內瑞拉和古巴可不能和韓國印度越南俄羅斯比較。

還要看的新疆、西藏。世界的信用是很難建立在一個經常需要在境內動用軍事力量,不論是鎮 壓還是威嚇,才能夠維持的國家上。一旦發生甚麼戰爭,中國的抵債能力也會立即的斷送,中 國現在賴以為生的輕工業,對於世界的風吹草動很敏感,一有問題,立即就摧毀。

在精神上的不成熟問題就更大,處於這樣四面受威脅的環境下,國內還是很有心情的去反根本不是就近威脅的美國和日本,甚至為了一些不知所謂的理由抵制法國和德國。

說人口論就更奇怪,說中國佔了地球五份一人口,是人口最多的國家,但問題是,其實在全盛期的中國,是佔了地球二份一人口的。也就是說,不論領土和人口在世界的相對比例,其實都

大幅下降了。

其實看這篇文章,也留意到,我不提一些細節的問題,例如貪污、環境污染、出口導向、社會結構失衡、農業問題這些事情,而單純只是說中國面臨的大戰略環境就是這樣的。細節上更多實行上的問題,我就當不存在好了。

萬一真的美國突然失勢了,那不會導致中國取代美國,只會引致中國四周過去受美國鉗制的國家,全部失控而已。日本絕對會力求重建自己的海軍,越南也會對南沙搗亂,甚至跑去建立東南亞帝國。

至於臺灣,我相信立即就會生產核彈。

因為沒有國家有美國的條件…(他們無法)建立甚麼世界金融/軍事新秩序,要引發第三次世界 大戰倒挺可能的。

教育與社會的流動性

教育改善階級的方式,並不在於給予一個人更好的職業,更賺錢的技能,更好的基礎知識,全都不是,而是在於給予一個人,不同的價值觀和不同的態度。這種態度的教育,才是教育最本質的部份。比起任何知識,任何學歷,任何技能都重要很多,也是最容易被看不清楚的一點。

當一個社會態度良好的人多,這些人用人唯才,照顧弱苦,能夠互相合作,不謀小利,伸張公義 則社會也會流動。流動的原因是他們以一件事情是否正確,而不以財富去判斷人的價值,他們 看到經濟不景時,就算冒險也會想方法去升級產業,改善方法,讓大家共存。不斷求生去改變 自己的社會,一定是流動的。

當一個社會態度惡劣的人多,自然是用人唯親,只顧私利,難以信任,見利忘義。社會就會停滯 因為這些人就算很聰明,也只會把聰明用於怎樣維護自己的利益和權力,扼殺所有競爭之上, 看到經濟不景的時候,只要自己過得好就夠了,別人死活,關卿底事?停滯的社會反而更容易 保障不義的權力和財富,更適合他們生存。

這個「態度」才是教育真正的作用和價值之所在,知識,技能,全都是態度下派生出來的產品。 城鄉差距,貧富差距,拉近靠的並不是知識上的拉近,而是態度拉近,一個社會的城鄉貧富差 距越來越大,是因為態度上,大家不覺得這種差距自己有責任。

一個德國的中產階級在街上走,看到一個流浪漢,那個德國人的反應並不是認為流浪漢自己有問題,不爭氣,而是認為,流浪漢淪落至此,是社會的共孽,自己也有一分的責任。

然後撫心自問,我們的社會,對流浪漢是甚麼態度呢?這就是問題的所在了,所以,德國經濟再不景,大家也會想去解決問題,得到更多的人更努力,要負更大的責任。這是驅使社會變好,階級流動,以及解決問題的動力。

而這,正是學校教育當中最重要的部份。

我們既要教窮人力爭上遊,也要教富人承擔更多的責任;我們要教沒知識的人得到知識,也要教有知識的人分享知識;我們要教弱勢者要懷著希望,也要教既得利益者感恩而散佈希望。

若還只是覺得教育教的是知識和技能,無論用哪種方法或者給再多教育資源,都不會促進階級流動,也絕不縮窄貧富差距。